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长夜

[illegible]／[illegible]
张 锦／李 杰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

——《观察家报》



ISBN 7-221-04718-9/I·1052 定价：16.00

长　　夜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郝彩虹　汪海泳　张　锦　李　杰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 -1996—001 号



长 夜

ENDLESS NIGHT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郝彩虹　江海泳　张　锦　李　杰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吴贵刚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吴贵刚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51 千字
印　　张:7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　221－04718　9/I·1052
定　　价:16.00 元

第 一 部

1

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听起来完全正确——但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人可以把他的手指头放在那儿,说:"在那样的一天,在那样的时间和地点,整个故事就那样意外地开始了。"

当我看到销售广告挂在乔治和德莱根的墙上时,也许我的故事就开始了。广告宣布拍卖贵重财产"塔城",它详细说明了面积,英里数和浪[1]数,并附有非常理想化的"塔城"的外形图,仿佛是它最近的样子,实际上已是八十至一百年前的了。

我无所事事,正沿着金斯顿主教大街——一个没有任

---

① 浪:英制长度单位,1浪=1/8英里=220码。——译注。

何重要性的地方溜达，消磨时光。我一下子注意到了销售广告。唉！命中注定的苦差事？抑或是命运之神的垂青？你可以从任何一方面看。

或者你也可能说，当我遇到桑托尼克斯，在我与他谈话时，一切就有了开始。即使闭上眼睛，我也能想象出：他两颊绯红，两目炯炯有神，双手有力而敏捷。他迅速绘制了房子的设计图和正面图。一幢非常别致的房子，非常漂亮。拥有这样的房子真是太棒了！

我一直渴望有一幢房子，一幢精美的房子，然而这样的房子我可从来没有梦想过，没想在里面度过此生。桑托尼克斯将为我建造房子是我俩共同分享的一首幸福的幻想曲——如果他活得够长的话……

在我梦想中的房子里，我将和我心爱的姑娘共同居住，我们就像孩子傻傻的童话故事一样，“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纯粹都是幻想、废话，但渴望的潮水却在我心中澎湃。我一直渴望我从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或者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那么为何不从我第一眼见到埃利时——当时她站在吉卜赛营地的冷杉树影里——开始呢？

吉卜赛营地，是啊，也许我最好从那儿开始。那时，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我冻得有点发抖，转身离开了销售广告牌，我又漫不经心地问了当地的一个问题：谁把附近的篱笆剪成如此杂乱无章。

“这个名叫塔城的房子怎么样？”

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尽管他从侧面看

我。他说：

“那不是我们这儿的人的叫法，那算哪门子的名字?”他不屑一顾，“自从人们住进去，叫做塔城以来，已经很多年了。”他再一次嗤之以鼻。

我问他，那么，他怎样称呼它呢。他的眼神再次从我身上移开，在他苍老的、皱皱巴巴的脸上，是乡亲们具有的那种古怪表情；他们不直接和你对视，仿佛看着你的肩膀或看角落里，似乎他们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他说：

“我们周围的人叫它吉卜赛营地。”

“为什么那样叫呢?”我问。

“某个传说。我记不清。众说纷纭。”他接着说，“不管怎样，那可是事故多发地带。”

“汽车事故?”

“各种各样的事故。现今主要是汽车事故。那是个肮脏的角落，你是了解的。”

“咳!”我说，“如果那是肮脏的角落的话，我会很容易看出那儿有事故将要发生。”

“乡议会早已竖了一块该地常有危险的告示牌子，但是没用，一点用也没有。照样有事故发生。”

“为什么?”我问他。

他的眼神再一次从我身上滑过，他的回答是含糊的。

“总有传闻，他们说这片土地曾是吉卜赛人的。吉卜赛人被赶走时，对这片土地下了咒。”

我笑了。

“是啊，”他说，“你可以笑，但是有些地方确实被诅咒

过，你们城里的聪明人是不会了解的。但至少有一些地方被诅咒过；此地就有咒语。在采石场，当人们挖取石头建房子时，会突然死在那儿。一天晚上，老乔迪跌倒在石棱上，折断了脖子。

“喝醉了吧？”我提醒说。

“他可能喝多了。他贪杯，确实如此。但许多人喝醉了摔跤——摔得非常危险——都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但乔迪，他的脖子。在那儿，”他指着他身后长满松树的小山，“在吉卜赛营地。”

是啊，我猜得出是怎样发生的。那时，我没有过多地注意它。我只是碰巧记住它。那就是全部。我认为——那是，我合适的时候想起的——那是我留在脑海中的一点印象。我不知道是在此之前或之后，我又问那儿是否仍有吉卜赛人活动。他说，现今无论哪儿都不多，警察时常驱赶他们。

我问：“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吉卜赛人呢？”

“他们惯于偷窃！”他不以为然地说。然后他贴近并盯着我。“碰巧你有吉卜赛血统吗？”他逼视着我。

我说不知道。事实上，我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吉卜赛人。也许这就是吉卜赛营地的名字使我着迷的原因。我站在那儿，回头朝他笑笑，被我们的谈话逗乐了。我心想也许我与吉卜赛人真有血缘关系。

在吉卜赛营地，我可以沿着弯弯曲曲地通向“塔城”的小路蜿蜒而上，穿过浓荫的树林，最后通往山顶。我可以站在那儿眺望大海和远帆——真是奇妙的景观。我苦苦思考：不知吉卜赛营地属于我会怎么样……正如……简直是荒谬

的想法。当我再次经过那些杂乱无章的篱笆时，他说：

“如果你想见吉卜赛人，当然有老李夫人。市长给她一座茅舍住。”

“市长是谁？”我问。

他吃惊地说：“当然是菲尔波特市长。”我竟然问这样的话，他似乎非常不安！我推测菲尔波特市长是当地的上帝。李太太某种程度上依靠他，我猜，他为她提供依靠。菲尔波特家族似乎世代都在那儿生活，多多少少统治了那块地盘。

当我祝愿老人好运，转身离去时，他说：

“她的房子是街道尽头的最后那座，你可能会在外面见到她。她不喜欢呆在屋内，有吉卜赛血液的人不喜欢呆在屋里。”

我也一样不喜欢呆在屋里。我在街上溜达，吹着口哨，想着吉卜赛营地。我几乎忘了他告诉我的话，这时，我看到一位黑头发的高个子老太婆在花园篱笆旁盯着我看。我马上明白她肯定是李夫人。我停下来和她攀谈。

“听说你能告诉我有关吉卜赛营地的情况。”我说。

她透过黑色蓬乱的刘海，盯着我说：

“别与它有瓜葛，年轻人。听我的，忘掉它。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吉卜赛营地出来没好事，从来也不会有。”

“我看到它已上市出售了。”我说。

“对，是这样，只有傻瓜才会买下它。”

“谁可能买呢？”

“有个建筑商在打听它，远不止一个。它便宜。你等着瞧。”

“为什么要便宜卖呢?”我好奇地问,“它位置很好。”

她不愿回答。

“假如建筑商便宜地买下它,将作何处置呢?”

她扑哧一笑,非常刻薄和不快:

“当然推倒那些废旧的房子重建。二三十间房子,也许——每间房子都被下过咒。”

我忽视了她的话的后半部分,迫不及待地说:

“可耻,非常可耻。”

“哦,你不必着急。他们从中得不到乐趣,买下它的人得不到,为它增砖添瓦的人也得不到。人失足滑下梯子,卡车在路上摔毁,石瓦从房顶上滚下来摔成碎片,树也一样,一阵狂风使它们轰然倒地,这些都可能发生。哦,你等着瞧,谁也不会从吉卜赛营地得好处。高明的做法还是任其自然。你等着瞧,等着瞧。”她兴致勃勃地点着头,轻声对自己嘀咕着:“干涉吉卜赛营地的人没有好下场,永远也不会有!”

我笑了。她刻薄地说:

“别笑,小伙子。但愿有一天你把嘴笑歪了。无论在房子里,还是在周围的空地上,那儿永远也不会有好运气。”

“那座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为什么这么久了房子还空着?为什么留着它倒下?”

“最后一批住在那里的人死了,全死了。”

“怎么死的?”我好奇地问。

“最好别再谈它了。从那之后,没人愿意来住。让它留在那里发霉、腐烂。迄今为止,它一直被遗忘;这是最好的。”

“但你能告诉我那个故事,”我奉承她,“你了解一切。”

“我不搬弄吉卜赛营地的是非。”然后，她放低声音，换上乞丐般的哀诉，“我为你看手相，可爱的小伙子，如果你愿意，用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个十字，我将看出你的运气。你是近日要远行的人。”

“我不信看手相之类的废话，”我说，“我绝没有银币。绝不破费，无论如何。”

她走近我，继续哄骗说：“六便士，六便士。我只要六便士，怎么样？一点都不贵。由于你是英俊的小伙子，口齿伶俐，将和你离别，我才要六便士。你可能要远行。”

我从口袋里掏出六便士，不是因为我相信她愚蠢的迷信，而是因为不知为何我喜欢这个老骗子，即使我确实看穿了她。她从我手中一把抓走钱，说：

“好吧，把手给我，两只手。”

她把我的手放在她干枯的爪子上，低头注视我打开的手心，默默地看了一两分钟。她猛地扔掉我的手，几乎把手推离她。她退后一步，以刺耳的声音说：

“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话，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吉卜赛营地。不要回来！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别再回来。”

“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应回来？”

“因为你如果回来，悲伤、损失和危险可能会和你同在。有麻烦，极大的麻烦等着你。忘掉你曾见过这地方，我警告你。”

“所有的——”

但她已转身，退回了茅舍。她走进屋，嘭地关上了门。我

不迷信。当然，我相信运气。谁不信呢？但我不信废弃的房子被拖以咒语这样胡言乱语的迷信。然而，我还是不安，仿佛老妖婆已经在我手上看到某种东西。我把两只手掌平伸在面前，再低头看了看，从人的手上能看到什么呢？看相简直是胡说——仅仅是骗钱的诡计——利用你愚蠢的轻信而骗钱。我仰头看天，太阳已钻进了乌云，天气似乎在变化，周围笼罩着某种阴影，某种威胁，风暴就要来临了。正想着，一阵阵大风刮了起来，树枝摇曳，树叶翻飞。我吹着口哨以振作精神，沿着那条穿过村子的路匆匆离去。

走过那个拍卖"塔城"的广告时，我又看了看。我甚至记下了日期。我终生没有参加过财产拍卖，但我想这一次我会参加，看谁买下塔城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看谁成为吉卜赛营地的主人是有趣的。是的，我认为整个故事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浮现在我眼前：我本人是那个准备投标吉卜赛营地的人！我出的价格高于当地的建筑商。他们本希望能便宜地买下它，然而失望地退出了。我买下它之后去找鲁道夫·桑托尼克斯，说："为我建一幢房子吧，我已为你买下了地点。"我遇到一位女孩，一位漂亮的女孩，从此，我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常做这种梦。自然，它们没有变成现实，仅是玩笑。那仅是我想的。

玩笑！玩笑，上帝啊！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

2

那一天，纯属偶然，我来到了吉卜赛营地附近。我开着租来的车，从伦敦送两个人去参加一次大拍卖，不是卖房子，而是卖房内的财产。房子很大，刚好位于市郊。那是个特别丑陋的城市。我送一对步入老年的夫妇去那儿。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得知他们对一堆混凝纸[1]感兴趣，不管混凝纸是什么。以前，我曾经听到我妈妈提到它一次，与碗有关系。她说，将来有一天，混凝纸洗碗远胜过塑料纸洗碗！看来很奇怪，有钱人想来这儿，买一堆废纸。

然而，我把这件事记在脑子里。我认为我可能查字典或在其他地方读到混凝纸究竟是什么，竟然值得有人租一辆车，去参加乡村的拍卖，为之出价。我喜欢了解新玩意。那时，我二十二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我精通小汽车，是个很好的修理工和细心的司机。在爱尔兰，我曾经和马共同生活。我几乎和一个贩毒集团有涉，但我很英明，及时退出了。当一家豪华车出租公司的司机一点都不差：赚钱多，还有小费，不总是很紧张。虽然工作本身是烦人的。

夏季，我曾经去摘水果。工资不高，但我玩得开心。我试过许多工作。我在三等旅馆里当过服务员，在夏日海滨当过救生员；我卖过百科全书、真空吸尘器和其他东西。我还

---

① 混凝纸：用于制造盘、盒等的可塑纸料。——译注。

在植物园里做过园艺工作，并学到一些种花的知识。

我从不固定地干任何事情。为什么要固定呢？我发现我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很有趣。有些工作比其他的工作更艰苦，但我不在乎。我确实不懒惰，我想真正的我是永不安静的。我要走遍各地，博览万物，做各种工作。我要发现某种东西，对，这才是我的本性。我要发现某种东西。

自从我离开学校后，我就想找到它，但我尚不知这种东西是什么。我所找寻的东西仅处于模糊的、令人不满的状态。它存在于某处，迟早我会洞察它。可能是一个女孩……我喜欢女孩，但迄今我遇到的女孩还不重要……你很喜欢她们，但你还是非常乐意去找下一位女孩。她们正像我从事的工作，都很不错，但你还是会对它们产生厌倦，你想换下一个新的工作。自打我离开学校以来，我已经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

很多人不赞成我的生活方式。我想你可以称他们为我的美好祝愿者，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要做的第一重要的事。他们想让我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固定交往，存钱，结婚，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而安定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尽头的世界，阿门。确确实实不适合你！肯定有比过安定日子更好的东西。不仅仅是所有的沉闷的安全感不适合你，古老而美好的福利国家正以愚蠢的方式蹒跚而行！我想，在一个人类已向天空发射卫星，并且大谈拜访恒星的世界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唤醒你，使你激动，心跳，值得周游世界去找寻！我记得有一天我正沿着邦德大街闲逛——那时，我在当服务员，刚好轮休。我在街上闲逛，浏览商店橱窗里的鞋，

非常整洁。像他们在报上的广告词中所说的"时髦男士今日穿什么",通常有一幅与之相关的时髦男士的像。我认为那人通常是无足轻重的人!像那样的广告过去常使我发笑。

我从鞋店走到下一个橱窗,是一家画店。橱窗里仅有三幅画,布置很艺术,用柔和的软天鹅绒衬托着,画的边框涂了金。你了解我的意思。我对艺术没有鉴赏力。出于好奇心,我也曾拜访过美术馆、博览会,但都使我沮丧,确实如此。巨幅的阳光照耀下的岩石幽谷里的战争画,或者是憔悴的死者身上扎着箭的画,还有丝绸、天鹅绒和饰带簇拥着的贵妇摆出虚假笑容的肖像,等等。所有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那时就断定艺术与我无缘。然而我现在观赏的这幅画却莫名其妙地不同。橱窗里有三幅画。一幅是风景画,虽然是相当优美的乡村景色,但我每天都要经过那种地方。一幅画的是女子,非常滑稽的样子,极不合比例,你几乎辨别不出她是个女子,我想你会说艺术是夸大变形的,但我确实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第三幅就是我推崇的画,我怎样才能描绘它呢?非常简单。画上有许多空间,无论你按哪个方向放,都有许多逐渐变大的圆,逐层向外推移。所有的圆都各具不同的颜色,你想象不出的奇妙颜色。各种颜色随随便便地分布在画面各处,似乎并不具备什么意义。但奇妙的是,它们确实具有某种含义!我不善于描绘,我所能说的是人极想继续观赏它。

我僵在那里,感觉奇怪,仿佛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我竟然想穿那些赏心悦目的鞋——我对穿着非常认真。我想衣着体面能给人留下好印象,但我从未想过在我

一生中，会在邦德街买双鞋。我知道他们要价高昂。没准一双鞋十五镑。他们会说是手工的或其他什么的，找个理由，使它值得买。纯粹是浪费钱，没错，鞋外形美观，但为了卓而不群，你得付很多钱。这我当然不干，我头脑正常。

但这幅画，价值多少？我想知道。假如我准备买下它？你疯了，我心里想，你不喜欢画，不是一般意义上，那就足够了！但我想买这幅画……我愿意那幅画是我的，我但愿能把它挂起来，只要想看时，就坐下来看，知道我拥有它！我！买画。似乎是疯狂的想法。我又看一眼那幅画，无论如何，我买那幅画毫无意义，我也可能买不起它。那时，我实际上有钱。押中了一匹赛马，加上平时幸运地得到的一些小费。这幅画可能会花掉一大笔钱，二十镑？二十五镑？不管怎样，问问又何妨呢！他们不会吃掉我，是不是？我带着相当的闯劲和自卫心理，走了进去。

店内肃静，华丽，气氛静穆。墙壁颜色柔和。有天鹅绒长靠椅，你可以坐着欣赏画。一个有点像广告上的衣着精良的模特样的男士走过来照顾我，他以相当沉静的声音评论着那幅风景画。有趣的是，他并不像邦德街商店里的上等人物那样，显得高人一等。他听我说话，然后，从橱窗里取出那幅画，靠墙拿着它，展示在我眼前。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便看。当时使我想起——有时以某种方式，你了解了事物之间的规则，但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其他事物，而不适于画。有人穿着破旧的西服，磨破的衬衫，走进这样的地方，结果证明是百万富翁，想扩大他的收藏品；或者穿着廉价而俗气的衣服——也许正像我一样，通过精明的手段，成功地搞到钱

——走进店内，不知为何，他渴望买一幅画。

“一位艺术家的杰作。”手里拿着画的人说。

“多少钱？”我爽快地问。

回答使我倒吸一口气。

“两万五千镑。”他温和地说。

我很善于保持面无表情，一点也不外露，至少我认为我没有表露出来。他又说了某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是艺术家的名字，我想。画刚从市场上买来，是乡村的一幢房子里的，住在那里的人均不知道它的名贵。我竭力保持愉快，叹道：

“很贵，但值，我认为。”我说。

两万五千镑，太可笑了！

“是啊，”他叹了一口气说，“确实如此。”他轻轻地放下画，把它搬回到橱窗里。他笑着看看我说：“你情趣高雅。”

我觉得他和我有某种共鸣。我谢过他，走回到邦德街上。

3

我不太善于记述事物——不，我的意思是，像一位真正的作家那样。例如，关于我所看到的那幅画，它实际上并不具备与其它事物的联系。我是说，从中得不到什么，它不使人想起什么事物，然而，我觉得它莫名其妙地重要，它寓示了某处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它碰巧是寓示某种东西的事物，正像吉卜赛营地和桑托尼克斯给我的寓示一样。

我并未过多地交待他。他是建筑师。当然，你已知道这一点，建筑师是我从未干过的行业，尽管我有些建筑行业的知识。在我漫游途中，偶然遇到桑托尼克斯。我当时是司机，载着有钱人到处逛。有几次，我驱车出国，去德国两次——我会一点德语——去法国一两次——对法语也一知半解——去葡萄牙一次。客户通常是次老年人，他们的钱和差劲的身体几乎成正比例。

带着像他们那样的人到处转，你开始认识到钱毕竟不是万能的。有初期心脏病的人，随时都要带着许许多多的小药瓶，并且还会为旅馆里的食物和服务发脾气。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有钱人相当小气。他们也有他们的焦虑：税收和投资。你听他们聚在一起的谈话，或是和朋友的聊天。焦虑！使他们中半数人丧生。他们的性生活也不热情。他们或是娶了白肤金发、双腿修长、性感的与男朋友厮混的妻子给他们招惹麻烦；或者娶牢骚满腹的妻子，可怕如地狱，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该到哪里去，不该到哪里去。不，我迈克尔·罗杰斯宁愿单身。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会和美貌的姑娘一块周游世界。

当然一切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但我对付得了。生活非常有趣，我满足于"游戏"人生。我猜想无论如何我会满足的，这种态度和青春同驻。当青春不在，有趣不再成其有趣。

在有趣背后，我想，总有别样的东西——一直在寻觅的人和事……我仍然接着我说的话：我过去常开车送一位老人去里维埃拉，他在那里建一幢房子，去看看进展如何；桑托尼克斯担任建筑师。我不知道桑托尼克斯是哪国人。起

先，我认为他是英国人，尽管他取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有趣的名字，但我现在认为他不是英国人。我猜他可能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种族。他有病。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还年轻，皮肤非常白皙，瘦弱，表情古怪。不知怎么搞的，面相有点歪，两边不太对称。他对待他的顾客脾气相当坏。你可能认为在他们付钱时，降低标准，欺负他。根本不是。桑托尼克斯欺负他们，他总是对自己非常有把握，尽管他们没有欺负他。

我的这位特殊的老顾客，我记得，他一到达，看到工程进展，就气得满嘴起白沫。我手足无措，当时我站在旁边，随时准备以我司机的灵巧方式帮助他。康斯坦丁先生很有可能患心脏病或中风。

"你没有按我说的做！"他半是尖叫地说，"你花了我很多的钱，太多太多的钱！这不是我们达成的协议。花的钱比我预计的多。"

"你完全正确，"桑托尼克斯说，"但钱已经花了。"

"不该花！不该花。你得控制在我定的限度之内。明白吗？"

"那么，你不想建你想要的房子？"桑托尼克斯说，"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建的房子正是你所需要的。我完全有把握，你也确信。别再来你们中产阶级小题大作的节俭的那套。你需要一幢高质量的房子，你会得到它，你要向你的朋友们炫耀，让他们忌妒你。我不会为任何人都建造房子，我已告诉你。那是比钱更重要的。这幢房子不会类似于其他人家的房子！"

“简直可怕。太可怕了！”

“噢，不，不可怕。你的麻烦在于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或者至少每个人都可能这样想。但你确实知道、实实在在地需要，只是你不能把它表达出来。你不能清楚地看到它。但我知道。这是我常常了解的一件事情。人们追求的和他们所需要的。你的感觉就在质量，我会给你质量。”

他常像那样说话。我站在旁边听。不知为何，反正我自己可以看出在松树丛中建的那幢房子，面朝大海，不同寻常。房子的一半并没按照传统的方式临海。看起来像在内陆，在山间，在半山腰，却高耸入云。非常奇特，不同寻常，令人激动。

我不上班时，桑托尼克斯有时和我聊天。他说：

“我只为我想为他建房的人建房子。”

“有钱人，你指？”

“他们得有钱，不然的话，他们花费不起。但我在乎的不仅仅是我建房子的钱。我的顾客得富裕，因为我想建的房子花钱。仅有房子不够，你知道。还必须有背景。这才是重要的。就像红宝石或者祖母绿。漂亮石头仅是漂亮石头，它不使你想得更远。它没有什么意味。直到有了背景，它才有形式和意义。同样，美妙的背景也得有一颗价值相当的美丽珠宝镶嵌其中。你看，我用陆上风景作为背景，它还位于它自己的位置上。只有我的房子坐落其上，它才具有意义，就像它怀抱着骄傲的珠宝。”他看着我，大笑着问：“你不明白？”

“我想是，”我慢声说，“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我明白……”

"可能吧。"他颇感兴趣地看着我。

后来，我们又来到里维埃拉。那时，房子已基本竣工。我描绘不出，因我不能恰当地描绘它，但房子好、别致，漂亮。我看得出。它是使你感到骄傲的房子，是可以得意地显示给人看的，自己看也感到光荣的、和可心的人一块儿住着感到自豪的房子。有一天，桑托尼克斯突然对我说：

"我能为你建一幢房子，你知道。我了解你需要的房子的类型。"

我摇摇头。

"我不了解我自己。"我诚实地说。

"也许你不。但我了解你。"他又接着说，"最不幸的是你没钱。"

"我永远也不会有钱。"我说。

"你不能那么说。"桑托尼克斯说，"出生贫穷并不意味着穷一辈子。钱很奇怪。它出现在你需要的地方。"

"我不够精明。"我说。

"你不够雄心勃勃。雄心勃勃还没唤醒你，但它在那儿，你知道。"

"噢，好了，"我说，"有一天，当我满怀雄心，赚到钱，我会去找你，说'为我建幢房子吧'。"

他叹口气，说：

"我不能等……不，我没时间等。我仅能活一段日子。一幢房子——至多两幢。不会再多。谁也不想年纪轻轻就死掉……有时不得不……没关系，我想。"

"我要尽快唤起我的雄心壮志。"

"不，"桑托尼克斯说，"你很健康，正在享受乐趣，不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说："我不会改变。"

我想那是真的。我喜欢我的生活方式，享受乐趣，身体从没出毛病。我接送很多人。他们赚钱，工作努力，由于辛勤工作，得了溃疡、冠状动脉栓塞和许多其他疾病。我不想拼命干活，尽管我可以同时做两件工作；不过也仅此而已。我没有野心，或者，我认为我没有野心。桑托尼克斯野心勃勃，我猜。可以看出设计房子、建造、画平面图以及我还不了解的其他一切已经使他筋疲力竭。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强健的人。我有时想，他在抢时间，辛勤工作，实现他的雄心，他是在自杀。我不想工作。非常简单，我怀疑工作，不喜欢它。我想人类不幸地发明了工作简直糟糕透顶。

我常常想到桑托尼克斯，他几乎比我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更能激起我的好奇心。生活中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是那些人会记住的事情。人必须有选择地记住一些事物，桑托尼克斯和他的房子是其中一件，邦德街的画，拜访那座毁坏了的房子"塔城"和听吉卜赛营地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我选择记住的事情！有时我也记住我交往过的女孩和我接送顾客去国外的旅行。顾客们都是一样的，乏味。他们总呆在同类的宾馆，吃同类的不可思议的食物。

我仍然有奇怪的感情，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东西，等待着供给我的东西，或者巧遇的东西。我不很清楚用哪种最佳方式描绘出来。我想，实际上我在寻找一个女孩，称心如意的女孩——我不是指一位漂亮、适合结婚过日子的女孩，那

是我母亲的想法，或者我叔叔乔舒亚和我的一些朋友的想法。那时，我不懂爱情。我了解的全部是性。我这一代人，大家似乎都了解。我们谈论太多，我想，听得太多，也认真对待。我们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和我本人——当它发生时究竟怎样。我指爱情。我们年轻，有阳刚之气，我们打量我们遇到的女孩，我们欣赏她们的曲线、双腿和她们投射到你身上的目光。你在想："她们合适还是不合适？我在浪费时间吗？"你交往的女孩越多，你越能夸夸其谈，人们越认为你是个优秀的小伙子，你自己也越坚信如此。

我真不知道这是不是会普遍发生的。我猜想这种事每个人迟早会发生，并且会突然发生。当你想时，你认为你没在想："这个女孩可能属于我……这个女孩将属于我。"至少，我没这样想。我不知道一切会突然发生。我会说："我属于那个女孩。我是她的。我完全属于她，永远。"不，我从没做过这样的梦。一个老喜剧演员不是曾经说过："我曾坠入爱河，如果我感到它再次向我袭来时，告诉它我已移居国外。"——这不会是他的一个笑话吧？我也如此。如果我早知道，要是我早知道一切会突然来临，我也移居国外！如果我早放聪明点，我会的。

4

我没忘记我打算去参加拍卖会。

还剩下三星期。我还有两趟去欧洲大陆的旅行，一趟去法国，另一趟去德国。我在汉堡时，出现了危机。首先，我对

我开车接送的这对夫妻强烈不满。他们的一切行为，我都极为讨厌。他们粗鲁，不为别人着想。我想我对他们的感觉是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趋炎附势的生活。我是细心的人，你注意。我认为我对他们多一天也忍受不了，但我不能如实告诉他们——和雇佣你的公司关系搞僵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于是，我给他们住的宾馆打电话，说我病了；给伦敦也打了同样的电话，我说我可能因病隔离，建议他们另派一个司机代替我。那样做，没人指责我。他们不会太关心我，作进一步的打听。我只是说烧得太厉害，没有告诉他们更多的消息。后来，我再次出现在伦敦时，我就告诉公司说我病得多么厉害。但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我对开车这种繁忙工作已经感到厌倦。

我的反抗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那件事和其他事情，我按规定的时间出现在拍卖大厅里。

在以前的广告牌中间仍贴着"除非经私下协议才出售"。它在那儿，因此还没经私下协议卖出去。我很激动，我几乎不知该干什么。

如我所说，以前我从未参加过财产的公开拍卖。我充满了激动的想法，但它不激动人心，一点也不。它是我曾参加过的最没趣的表演之一。拍卖在半阴暗的气氛中举行，那儿仅有六七个人。拍卖人也和我见到的主持家具拍卖或其他东西拍卖的那些拍卖人大不相同；参加的人声音诙谐，非常强健，满嘴玩笑话。那个拍卖人用阴阳怪气的声音夸赞了一下财产，描述它的面积和其他一些东西，然后，他冷淡地叫人们出价。有人出了五千英镑。拍卖人疲乏地笑一笑，似乎

听到一个不太可笑的笑话一样。他作了几句评价，又有几个人出价。站在周围的几乎都是农村的人。有个人看起来像农民；有个人，我猜是一个较有竞争力的建筑商；两个律师；还有一个看起来似乎是从伦敦来的陌生人，衣着体面，像有固定职业。我不知他是否出了实在的价格，也许出过。如果出过，他可能是运用手势悄悄地做的。无论如何，出价渐渐停止，拍卖人悲哀地宣布还没达到预订价格，拍卖终止。

"乏味的买卖。"我出去时和我身边一位看起来像农村人的伙计说。

"像往常一样，"他说，"经历过多次吗？"

"没有。"我说，"实际上，这是第一次。"

"出于好奇，是吗？我注意到你没出价。"

"不敢。"我说，"我只是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噢，按照惯常的方式。他们只是想看看谁有兴趣，你知道。"

我探究地看着他。

"只有三个人对此感兴趣，我猜。"这位朋友说，"从海明斯特来的韦瑟比。他是建筑商，你知道。然后是达克姆和库姆，代表利物浦某个公司出价。我知道，还有一人也是来自伦敦的黑马，我敢说是位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对此感兴趣，但对我来说，他们似乎是主要人选。房子会贱卖。大家都这么说。"

"因为那个地方的名声？"我问。

"噢，你听说过吉卜赛营地，是吗？只是乡下人那么说。多年前，市议会早该修改那条路——是死亡陷阱。"

“但是，那地方名声很糟吗？”

“告诉你，那只是迷信。不管如何，会如我所说，真正的买卖现在将在幕后发生，你知道。他们会去出个价。我敢说，利物浦的人将得到它。我认为韦瑟比不可能出高价。他喜欢买便宜货。现今，许多财产进入市场，寻求发展。毕竟，不是许多人能买得起这块地，把毁坏的房子推倒，再在上面另建房子，是吧？”

“时下似乎不常发生。”我说。

“太困难了。有税收，还有其他杂事；在农村，你不可能得到政府帮助。不，现在的人们宁愿花费更多，爬到现代大楼的第十七层，享受城里的豪华公寓。庞大的乡村房子是市场的拖累。”

“但你可以建一幢现代的房子，”我争辩说，“劳动力廉价。”

“是可以，但却是昂贵的生意、人们不喜欢孤独地生活。”

“可能有些人喜欢。”我说。

他笑笑，我们分手了。我照直走，皱着眉，苦思冥想。竟没注意我的脚，我沿着树丛之间的路往上，走到树林和荒地之间的弯曲山道上。

这样，我就来到我初次见到埃利的路上。如我所说，她正站在一棵高大的冷杉树旁，如果我可以解释的话，她刚才还不存在，仿佛是一下子从树上出来的人。她穿着深绿色花呢服，她的头发是秋天树叶般的淡棕色，她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看到她，停下来。她看着我，双唇微启，有点吃惊。

我想我看起来也吃了一惊。我想说点什么，不清楚怎么说。于是，我说：

“对不起。我——我没想到吓着了你。我不知道有人在这儿。”

她的声音非常轻柔，仿佛是小女孩的声音，但又不全是。她说：

“没关系。我是说，我也没想到这儿有人。”她环顾四周说，“这——这是个荒凉的地方。”接着她轻轻地颤抖一下。

那天下午，风相当冷。也许不是风，我不知道。我向她走近一两步。

“这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是吗？”我说，“我是指，正像房子是一堆废墟一样。”

“塔城，”她深思着说，“就是它的名字，是吗——只是，似乎并不是什么塔。”

“我猜想仅是个名字而已，”我说，“人们称呼他们的房子叫塔，使它们听起来更加宏伟。”

她轻轻地笑了一下。“我想是这样，”她说，“这——也许你知道，我不确信——这是他们今天卖或者说拍卖的房子吗？”

“是啊，”我说，“我刚从拍卖现场来。”

“哦！”听起来，她吃了一惊，“你——你——感兴趣吗？”

“我不可能买有几百亩林地的废旧的房子，”我说，“我不在那个阶层。”

“卖了吗？”她问。

“没有，没有达到预定价格。”

“噢，我明白了。”她看起来释然了。

“你也不打算买，是吗？”我说。

“噢，不，”她说，“当然不。”她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犹豫片刻，然后脱口说出到嘴边的话。

“我在伪装，”我说，“我当然不可能买，因为我没有钱，但我感兴趣。我愿意买下它。我想买下它。如果你喜欢，张嘴朝我笑笑。但，仅此而已。”

“但，难道不是相当破旧，太——”

“哦，对，”我说，“我不是指让它保持现状。我要推倒这幢房子，用马车全部把它搬走。这是座丑陋的房子，我想肯定也是具有悲哀色彩的房子。但这块地方既不悲凉也不丑陋。它很漂亮。看这儿。朝这边过来一点，透过树丛。看那边的景致，在群山和荒地之间的地方。你看到了吗？别再看远景，过来——过这边来——”

我挽着她的胳臂，带她到另一个地点。因林中草木丛生，我们行动不方便，我挽着她时她没注意；无论如何，不是那种我紧紧挽住她的方式。我仅是急于想把我所看到的指给她看。

“这儿，”我说，“你看这儿斜坡缓缓入海，那儿岩石兀立。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城镇，但我们看不见，因为沿着斜坡、群山高耸。你再看看这个方向，一个模糊的森林山谷。如果把这些树砍倒，弄成绿荫大路，把房子周围清理一下，你看在这儿建房子多么漂亮啊！你不用把房子坐落在原来位置上。可以朝右边去五十至一百码。这就是你可以建房子的地方，非常漂亮。一位天才的建筑师建造的房子。”

“你认识天才的建筑师吗?”听来她很疑惑。

“我认识一个。”我说。

然后,我开始和她谈桑托尼克斯。我们并肩坐在倒下的一棵树上,我谈了起来。没错,我和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突然从树林中出现的纤细的女孩聊天,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我告诉她我的梦想。

“它不会发生,”我说,“我知道。不可能发生。但是想象它。正像我此刻想象它一样去想象。我们砍下那儿的树,在那儿开垦,种植植物,山杜鹃和杜鹃花,我朋友桑托尼克斯也会来。他咳得很厉害,因此我想他将死于肺病或其他病。但他会来,他死前会来。他能建造最漂亮的房子。你不知道他的房子的样子。他为富人建房,他们是渴求美好事物的人,我不是指普通意义上的美好事物,是人们梦想成真的事物,精美的东西。”

“我想拥有那样的房子,”埃利说,“你使我看到它,感觉到它……似乎已经住在这个可爱的地方了。梦想的一切都可以变成现实。人可以住在这儿;这儿自由,没有妨碍,不用被周围的人拴住手脚,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一切,而使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一切。哦,我讨厌我的生活和周围的人,一切!”

这就是我和埃利的开始。我带着我的梦想,她带着她对生活的厌恶。我们停止谈话,彼此看了一下对方。

“你叫什么名字?”她说。

“迈克尔·罗杰斯,”我说,“迈克尔·罗杰斯。”我补充问:“你呢?”

“芬妮娜。”她迟疑一下,然后以相当苦恼的表情看着我

说，“芬妮娜·古德曼。”

我们的关系似乎并没加深，但我们继续看着对方。我们都想再次见面——但当时，不知道怎样开始。

5

好了，我和埃利就这样开始了。实际进展并不很快，因为我们俩都有自己的秘密。两个人都有不想让对方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可能像我们本应做的那样，向对方过多地谈论自己，仿佛那样就可以使我们不致突然停止谈话，绕过某种障碍。我们不可能公开谈论事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你住哪儿？”因为，你明白，如果你问了一个人这些问题，他们会期待你同样回答这些问题。

芬妮娜告诉我她的名字时，看起来很不安。如此不安以致我想了一会，以为那不是她的真名。我几乎认为她可能编造那个名字！当然我知道这并不重要。我告诉了她我的真实姓名。

我们不太清楚那天我们是怎样分手的。非常困窘。天变凉了，我们想从“塔城”那儿漫步下来——但后来呢？我很尴尬，试探着问：

“你住这附近吗？”

她说她住在查德韦尔市场。那是个不远的市镇。我知道那儿有个三星级的大宾馆。她可能住在那儿，我猜。带着同样的尴尬，她问我：

“你住这儿吗?”

“不,”我说,“我不住这儿。我仅白天在这儿。”

然后又是令人相当尴尬的沉默。她微微地抖了一下。刮了一股凉风。

“我们最好还是走吧,”我说,“保持温暖。你——你开车,还是乘公共汽车或火车?”

她说她的车放在村子里。

“但我一会就好。”她说。

她似乎有点紧张。我想也许她想摆脱我,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

“我们走下去,好吗?仅到村子里。”

她立即充满感激地看我一眼。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发生了许多小车事故的小路,慢慢走下山来。正当我们拐弯时,一个躲在冷杉树下的人突然走了出来。“啊!”她的突然出现,使埃利大吃一惊。这人是我那天在茅舍花园里见到的老太太,李夫人。披在肩上的鲜红的披风,蓬乱的在风中飘动的黑发,使她今天看起来更吓人;她表现出的指挥的架势使她看上去更高。

“你们在干什么,亲爱的?”她说,“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吉卜赛营地来的?”

“哦,”埃利说,“我们不是非法侵入,是吗?”

“但愿如此。这里过去是吉卜赛人的地方。吉卜赛人的地盘。他们驱赶我们。在这儿,对你没好处,你们在吉卜赛营地上走来走去,对你们绝没好处。”

埃利没有还嘴,她不是那种人。她温柔地、礼貌地说:

"非常抱歉，我们本不该到这儿来。我原以为这个地方今天被卖了。"

"谁买谁倒霉！"老太婆说，"你们听着，可爱的，因为你们太可爱了。谁买谁会倒霉。这块地被诅咒过，很久以前，许多年前被下过咒。你们要避开它。别与吉卜赛营地有瓜葛。它会带给你死亡和危险。渡过海，回家去，别再到吉卜赛营地来。别说我没警告你们。"

"对我们没伤害。"

"好啦，李夫人，"我说，"别吓唬这位年轻女士了。"

我以解释的口吻转向埃利。

"李夫人住在村子里。她在那儿有茅舍。她看相，预知未来。是吗，李夫人？"我幽默地对她说。

"我有这个天才。"她简单地说，打起她吉卜赛人似的精神，笔直站着，一动不动。"我有天赋，我天生就会。我们都有天赋。我给你看相，年轻姑娘，只要你用银币在我手心里画一个十字，我就可以看出你的命运。"

"我认为我不想知道我的命运。"

"了解你的未来，这是明智的做法。知道避免什么，知道什么将降临于你，如你不在意的话。来吧，你口袋里有的是钱，许多钱。我知道的事情，让你也知道，你会非常英明。"

我相信怂恿人算命在女人之间几乎是一定的。以前，和我认识的女孩在一块时，我注意到这点。如果我带她们去集市的话，我几乎总是替她们把钱放在算命者的摊子上。埃利打开包，放两点五克朗在老太婆的手上。

"噢，可爱的，这就对了。你听着，李老妈妈告诉你。"

埃利脱下手套，把她灵巧的小手放在老太婆的手上。老太婆低头看看，嘀咕着："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什么？"

突然她粗鲁地扔下埃利的手。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离开这儿。走吧——别再回来！这是我告诉你的，千真万确。我在你的手心里再次看到。忘掉吉卜赛营地，忘掉你所看到的。不只是毁坏了的房子，周围的土地全有咒语。"

"你疯了，"我粗鲁地说，"不管怎样，这位年轻女士与这块土地无关。她今天只是来这儿散步，她与周围都没关系。"

老太婆没在意我。她执拗地说：

"我告诉你，亲爱的。我警告你。你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你必须避开危险。别到有危险的和被下过咒的地方去，到爱你的、关心你的、照顾你的地方去。你得保证自身安全。切记。不然的话——不然的话——"她打了一个冷战，"我不喜欢看到它，我不喜欢看到你手上的东西。"

她突然出奇敏捷地把两点五克朗扔回到埃利的手里，咕哝着什么，我们几乎听不清。似乎像"太残酷啊，太残酷，将发生的事情。"她转过身以快速的步伐大踏步走了。

"多么——多么可怕的老太婆。"埃利说。

"别当回事，"我粗率地说，"我想她神志不清。她只是想吓唬你。他们对这块特殊的土地有某种感情，我认为。"

"这儿有事故吗？有不幸的事发生吗？"

"肯定有事故。看那弯弯曲曲、狭窄的山路，市议会该杀，不采取措施。这儿当然有事故。没有足够的路标提醒你。"

“仅是事故——还有其他的吗？”

“喂！”我说，“人们喜欢收集灾难，总有许多灾难可以收集。这就是他们为一个地点编造故事的方式。”

“那是他们说的这份产业将便宜出售的原因之一吗？”

“噢，可能吧，我想。是当地人的原因。但我想它不会卖给本地人。但愿买下它用来开发……你在发抖，”我说，“别抖。跟我来，我们走快点。”我补充说：“在你回到镇上之前，希望我把你落在后面吗？”

“不，当然不。我为什么要落在后面？”

我孤注一掷地作出决定。

“喂，”我说，“我明天还会到凯特威尔市场来。我——我想——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那……我是说，还有机会见到你吗？”我的脚在地上踢来踢去。我想，我已满脸通红。但如果我现在不说出来，我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哦，是的。”她说，“我直到晚上才回伦敦。”

“那么，也许——你愿意吗——我想这是相当不礼貌的——”

“没有，没有。”

“好吧，也许你会来，我们到一个小咖啡馆里喝茶——我想它叫‘蓝狗’。小咖啡馆很不错，”我说，“它——我指，它——我找不到我想说的词，我用我听我妈用过一两次的词——它很文雅。”我焦急地说。

埃利笑了。我想当时听来很可笑。

“我相信它非常好。”她说，“可以，我会来。大约四点半，如何？”

"我恭候你。"我说,"我,我很荣幸。"我没说我为什么荣幸。

我们来到小路的最后一个弯,那儿有了房屋。

"再见,"我说,"明天见。嗯,别再想那个老巫婆的话。她只是喜欢吓唬人,我想。她并不总在那儿。"我补充说。

"你觉得那是可怕的地方吗?"埃利说。

"吉卜赛营地?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也许,很明显,都是小事,但我不认为那地方吓人。一如我以前所想,那是个漂亮的地方,建一幢漂亮房子的漂亮地址……"

好啦,这就是我和埃利初次见面的情景。第二天,我在凯特威尔市场的'蓝狗'咖啡屋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块喝茶,聊天。我们仍没过多地谈论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主要聊我们所想和所感的事情;然后,埃利看了一眼手表,说她得走了,因为去伦敦的火车五点三十分开——

"我想你这儿有车吧。"我说。

她看来有点窘迫,说没有,没有,昨天的车不是她的。她没说是谁的。尴尬的阴影再次向我们袭来。我向服务员招手,付了账,然后,我直接对埃利说:

"我,我可以再见到你吗?"

她没看我,低头看着桌子,她说:

"我将在伦敦再呆四十天。"

我问:

"哪儿?怎样见面?"

我们约好三天后,在摄政王公园见面。这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在露天餐馆吃些食物,在玛丽女王花园里散步,坐

在两层椅子上聊天。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谈论我们自己。我告诉她，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不同的是，我不与之相当。我又告诉她我从事的工作——一些工作——不管后果如何。我还告诉她我如何从不固守某些东西，我如何不安分，到处漂泊，试试这，试试那，非常有趣，她入神地听着一切。

"不同，"她说，"截然不同。"

"与什么不同？"

"与我。"

"你是贵族小姐？"我揶揄地说——"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

"对，"她说，"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

然后，她断断续续地谈到她财富的背景，谈到令人感到窒息的舒适，厌烦，不能选择你自己真正的朋友，从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有时，看看人们似乎玩得很高兴，而她却不能。她幼时母亲去世，然后，父亲再婚不几年，也去世了，我猜她不太喜欢她的继母。埃利主要住在美国，但也经常到国外旅行。

听着她谈话，对我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年龄的女孩竟能生活在如此封闭、限制的环境里。实际地说，她也参加晚会和娱乐，但从她谈话的方式，我看似乎是在五十年前了。没有任何的亲密和趣味！她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大不相同，正如粉笔与乳酪不同一样。听了这些，我除了觉得很奇异，还感到荒谬。

"那么，你没有你自己的真正的朋友吗？"我怀疑地问，"男朋友呢？"

"他们为我选择，"她相当痛苦地说，"乏味死了。"

"如蹲监狱。"我说。

"似乎如此。"

"真没有你自己的朋友吗？"

"现在有了。我有格里塔。"

"格里塔是谁？"我问。

"她初来时，做点轻松家务，以换取吃、住及学习环境——不，也许不全是。但不管怎么说，曾经有一个法国女孩，她跟我们住了一年，我们跟她学法语，然后格里塔从德国来了，我们又跟她学德语。格里塔与众不同。她一来，一切都变了样。"

"你非常喜欢她？"我问。

"她帮助我，"埃利说，"她支持我。她替我安排事情以便我可以出去走走。她为我编谎话。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不可能离开家，来到吉卜赛营地。我继母在巴黎时，她在伦敦陪伴我，照顾我。如果我到处走，我先写好两三封信，格里塔再每隔两三天寄一封给继母，这样就可以得到伦敦邮戳。"

"然而，你为什么不想去吉卜赛营地？"我问，"为什么？"

她没有立即回答。

"我和格里塔商量，"她说，"她相当了不起。"她接着说："她会思考问题，你知道，她会提出很好的建议。"

"格里塔长相如何？"我问。

"噢，格里塔很漂亮，"她说，"高高的个子，白肤金发。她能做一切事情。"

"我想我不喜欢她。"我说。

埃利笑了。

“哦，你会的。我相信你会喜欢她的。她也非常聪明。”

“我不喜欢聪明的女孩。”我说，“我不喜欢高个子、白肤金发的女孩。我喜欢头发像秋天的树叶、娇小的女孩。”

“我想你妒忌格里塔。”埃利说。

“也许是吧。你非常喜欢她，是吗？”

“没错，我非常喜欢她。她使我的生活完全变了。”

“是她建议你去那儿？我想知道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没什么可看的，也没什么可做的。我觉得相当神秘。”

“这是我们的秘密。”埃利看上去很窘迫地说。

“你和格里塔的吗？告诉我。”

她摇摇头：“我必须有某些我个人的秘密。”

“你的格里塔知道你正与我见面吗？”

“她知道我在和某个人见面。那就足够了。她不提问。她知道我很快活。”

从那以后，我有一个星期见不着埃利。她继母已从巴黎回来了，同时还有一位她叫弗兰克姑父的人。她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解释说，她在过生日，他们正在伦敦为她举行一个盛大晚会。

“我不可能离开，”她说，“我不能在那个星期离开。但在此之后——之后，就不同了。”

“为什么打那之后就不同了？”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像往常一样，在格里塔的帮助下？”我说。

我谈到格里塔的方式使埃利发笑。她说：“你真傻，竟会

妒忌她。总有一天，你得见她的面。你会喜欢她的。”

“我不喜欢发号施令的女孩。”我倔强地说。

“你凭什么认为她爱发号施令？”

“通过你的谈话，我就知道她总忙于铺排各种事情。”

“她做事非常讲究效率，”埃利说，“她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也是我继母过于依赖她的原因。”

我问她的弗兰克姑父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说：“实际上，我不太了解他。他是我姑母的丈夫，不是真正的亲属。我想简直可以说他是滚路石，总有一两次陷人麻烦。”你了解人们间接谈论某人和某事物的方式。

“不被社会认可？”我说，“坏透了？”

“不，事实上，我认为并不是坏，但他老是陷入困境，我相信。金融困境。委托人、律师和其他人常把他从他们中赶走，叫他为某些事情负责。”

“对啦，”我说，“他是你们家中的坏人。我认为我与他相处会比与完美的格里塔相处更融洽。”

“高兴时，他会使自己变得令人愉快。”埃利说，“他是好伙伴。”

“但你实际上不喜欢他！”我刻薄地说。

“我想是的……只是有时，哦，我解释不清。我只是觉得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计划什么。”

“他是你们的策划者之一吗？”

“我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埃利又说了一遍。

她不曾提出我应该会见她的任何家庭成员，有时，我不知道是否我自己应提到这点。我不知道她对这个话题有何

感受。终于，我还是直接说了出来。

“喂，埃利，”我说，“你看我应该——见见你的家人，还是你宁愿我不见他们呢？”

“我不想让你见他们。”她马上说。

“我知道我不太——”我说。

“我不是那意思，绝对没有！我指他们会大惊小怪。我受不了大惊小怪。”

“我有时觉得，”我说，“是在偷偷摸摸地交往，我在暗处。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长大了，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埃利说，“我快二十一岁了。我满二十一岁后，就可以有自己的朋友，谁也别想阻拦我。但是现在你知道——唉！如我所说，相当紧张，他们可以随时把我带到某地，以免我见到你。将会——哦，我们还是保持现状吧。”

“适合你也就适合我，”我说，“唉，我只是不想把一切搞得鬼鬼祟祟。”

“没有鬼鬼祟祟。只是交了一个可以聊天、说出想法的朋友。是——”她突然笑了，“可以信任的人。你不知道我有多快活。”

是啊，太重要了——信任！我们在一块的次数越来越多，也越往信任的路上走。有时是我，更多是埃利在说：“假设我们已买下吉卜赛营地，在那儿建造了房子……”

有关桑托尼克斯和他建造的房子，我跟她谈了许多。我竭力向她描绘房子的样子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我想我描绘得不够出色，因为我不善于描绘事物。无疑，对那幢房

子——我们的房子，埃利有她自己的图画。我们不说“我们的房子”，但我们心领神会。

因此，有一个多星期，我将见不到埃利。我取出我所有的存款（不多），买了一枚用爱尔兰沼泽地里的某种石头做成的、绿色的酢浆草花型的精巧戒指。我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她很喜爱，看起来，她也颇感幸福。

“太漂亮了。”她说。

她不太戴首饰，当她戴时，无疑会是真钻石、祖母绿和诸如此类的，但她喜欢我的爱尔兰戒指。

“它是我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她说。

随后，我又收到她匆匆忙忙写的一张便条。生日之后，她马上要和家人出国，去法国南部。

> 但别着急，我们两三星期之后就回来了，在此期间可能会去美国。但不管怎样，我们会再度相逢。我有特别的事情想和你说。

得知埃利去了法国，见不到她，我感到不安，坐卧不宁。我有一些关于吉卜赛营地地产的消息。很明显，它经过私人协商卖了出去，但谁买了它，还没有更多的消息。伦敦某个公司的律师显然已以买主的身份签了名。正在谈论的这家公司相当保密。自然，我没有接近委托人。我得罪了一个办事员，因而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非常含糊。一个非常富裕的顾客买走了它，视其为能增值的好投资。

当你和绝对排外的公司打交道时，你很难打听到事情的内幕。一切都绝对保密，仿佛他们是国家军事情报安全部或其他保密部门！每个人都代表不能签名或不能提到的别

人在行动！结果，拟取得控制权的出价并不奏效。

我陷入烦躁不安的可怕状态。我不再想这件事了。我想去看我母亲。

我很长时间没去看她了。

6

我母亲住在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同一条街道，整个街道上的房子都很单调，保守，绝不漂亮，没有趣味可言。前门台阶粉刷一新，但看起来还是老样子。我家是四十六号，我按了前门的门铃。我母亲打开门，站在那儿看着我。她看起来也是老样子，高大而骨瘦如柴，头发中间有部分灰白，嘴像捕鼠陷阱，眼神永远多疑。她使劲看着我，仿佛钉在那一样。但在与我有关的事情方面，她内心深处藏着温柔，如果不是她万不得已，她从不流露出来，但我能发现她心灵深处的温柔。她永不停止地为我祈祷，愿我与众不同，但她的愿望从未变成现实。我们俩永远处于隔膜的状态。

“哦，”她说，“是你。”

“是的，”我说，“是我。”

她闪开一点，让我进去。我走进房子，经过起居室，进入厨房。她跟在我身后，站住看着我。

“很长时间了，”她说，“你在干什么？”

我耸耸肩。

“干干这，干干那。”我说。

“哦，”我母亲说，“像往常一样，嗯？”

"像往常一样。"我应着她的话。

"自从我上次见你面，你又干了多少份工作？"

我想了一会，说："五份。"

"我希望你能长大。"

"我已完全成人，"我说，"我已选择了我的生活方式。你怎么样？"我补充说。

"还是老样子。"我母亲说。

"很好，就这些吗？"

"我没时间病，"我母亲说。然后，她突然说："你为什么回来？"

"难道我一定要为特殊的事情才回来吗？"

"你通常如此。"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强烈反对我游览世界。"我说。

"开着豪华轿车，游遍欧洲大陆！那是你游览世界的想法吗？"

"当然。"

"那样做，你不会取得成功。如果你扔下你的工作，一天不管，而且生病，把你的顾客突然扔在某个信异教的城镇，你就不会取得成功。"

"你怎么知道那件事？"

"你的公司打来了电话。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有你的地址。"

"他们想让我干什么？"

"他们想再雇用你，我猜。"我母亲说，"我想不为什么。"

"因为我是个好司机、顾客喜欢我。不管怎样，如果我病

了，我受不了了，那又当别论，是吧？”

“我不知道。”我母亲说。

她的观点我明显受不了。

“你回到英国后，为什么不向他们报到？”

“因为我还有别的事要干。”我说。

她抬起眉毛：“你脑中的观念更多了？更多疯狂的想法？从那之后，你一直在做些什么工作？”

“灌汽油，汽车修理厂里当技工；临时职员，在一个邋遢的夜间俱乐部餐馆洗碗。”

“实际上，到山上去了。”我母亲说，带着一种严厉的满足感。

“不完全是，”我说，“它是我全部的计划。我的计划！”

她叹了口气：“你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两样都有。”

我喜欢喝咖啡，改掉了喝茶的习惯。我们坐在那儿，杯子放在我们面前。她从桶里拿出自家做的蛋糕，给我们一人切了一片。

“你有点变化。”她突然说。

“我，怎么了？”

“我不知道，但你变化了。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发生啊。应该发生什么？”

“你很兴奋。”她说。

“我去抢银行了。”我说。

她没开玩笑的心思。她只说：

“不，恐怕你做不了那种事。”

“为什么做不了？这似乎是时下快速致富的捷径。”

"它需要做许多工作，"她说："要制订很多计划。有比你更聪明的头脑的人才能做，而且也不够安全。"

"你认为你完全了解我？"我说。

"不、我不了解。我对你真的一无所知，因为我和你完全不同。但我知道你何时忙于某事。你现在正忙于某件事。什么事，迈克尔？一个女孩吗？"

"为什么你竟认为是个女孩呢？"

"我早就知道它总有一天会发生的。"

"你为什么说'有一天'？我与许多女孩子交往。"

"不是我说的那种意义上的。那只是你们年轻人无所事事时的生活方式而已。你和许多女孩交往过，但直到现在，你才变得认真起来。"

"但你认为我现在严肃了吗？"

"一个女孩，是吗，迈克尔？"

我没迎视她的目光，扭过头去，说："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她是哪种类型的女孩？"

"适合我的那种类型。"我说。

"你准备带她来看我吗？"

"不。"我说。

"不需要那样做，是吗？"

"不，不是。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 "

"你没伤害我的感情。你不想让我见到她，以免我对你说'别'，是吗？"

"你是否同意，我不在意。"

"也许不在意，但那会动摇你的想法。因为你注意我所说的和所想的，所以会在你内心深处发生动摇。我猜测过你的许多情况——也许我猜对了，你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动摇你的自信心的人。抓住了你的心的这位女孩坏透了，是吗？"

"坏透了？"我说着，笑了，"但愿你看到她！你使我想笑。"

"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你想要东西，你一向如此。"

"我需要些钱。"我说。

"休想从我这儿拿到钱。要钱干什么——花在那个女孩身上？"

"不，"我说，"我想买一套上等的衣服结婚时穿。"

"你准备和她结婚？"

"如果她愿意接纳我。"

这使她感到震惊。

"要是你告诉我某件事的话，"她说，"说明你把事情弄糟了，我看得出！你选错了女孩，这是我时常担心的事。"

"选错了女孩！该死！"我叫道。我很生气。

我砰的一声关上门，冲出了家。

7

当我到家时，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从安提拜斯拍来的：

明天四点三十分老地方见。

埃利与众不同，我一眼就看见她。我们像以前一样在摄政王公园见面，开始我们彼此都有点拘谨和尴尬。我有话要对她说，只是不知怎样表达。我想任何一个男人在求婚时都会如此。

她也有点拘谨。也许她在考虑最完美的拒绝我的方式。但不管怎样，我不那么想。我对生活的全部信仰都建立在埃利爱我的基础上。但她具有一种新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一种对自己的新的信心，我几乎感觉不到这点，仅仅因为她大了一岁吗？过一个生日对一位女孩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她和她的家人到过法国南部，她告诉过我一些有关它的情况。然后，她很尴尬地说：

"我——我看到那儿的那幢房子、你告诉我的那幢，你的那位建筑师朋友建造的那幢。"

"什么——桑托尼克斯？"

"是的。一天，我们去那儿吃过午餐。"

"你怎样做到那件事的？你继母认识住在那儿的那个人吗？"

"德米特里·康斯坦丁？噢——不确切，但她见到他——对了——事实上，是格里塔安排我们去那儿的。"

"又是格里塔。"我说，声音里又充满了以前的恼怒。

"我告诉过你，"她说，"格里塔很善于安排事情。"

"哦，好吧。因此她安排了你和你的继母——"

"还有弗兰克姑父。"埃利说。

"一个家庭聚会，"我说，"也有格里塔，我猜。"

"噢，没有，格里塔不参加，因为，唉——"埃利犹豫着，

“——科拉，我的继母，不会像那样待格里塔。”

“她不是家庭一员，她是个穷亲戚，是吗？”我说，“实际上，仅是一位兼做轻松的家务活以换取吃、住和学习环境的女孩。格里塔有时可能为对待她的方式忿忿不平。”

“她不是靠做轻松家务活以换取吃、住和学习环境的女孩，她是我的同伴。”

“她是一个女伴，”我说，“一个导游！一个保姆！一个家庭女教师！诸如此类的词？”

“噢，静一静，”埃利说，“我告诉你，我现在知道你说到你的朋友桑托尼克斯的用意。那座房子很漂亮，它，它非常出众。我可以看出，如果他为我们建造房子，肯定也非常漂亮。”

她刚才说话时下意识地用了“我们”这个词。她刚刚去了里维埃拉，让格里塔作了安排，好去看看我描绘的房子，因为她想更具体、更清楚地看看我们将拥有的房子。在梦中，我们建造的房子，已由鲁道夫·桑托尼克斯为我们建造好了。

“你能感受到这点，我很高兴。”

她说：“你做了些什么事？”

“只做了我单调的工作，”我说，“我还去参加了一个赛马会，把钱押在一匹冷门马上，三十比一。我把我的每一便士都押在那匹马上，它终于赢了，谁说我运气不佳呢？”

“很高兴你赢了。”埃利说，但她毫不激动，因为把你所有的钱都押在冷门马上，即使冷门马赢了，对埃利的世界也毫无意义。但对我来说，意义就不同寻常。

“我还去看了我母亲。”我补充说。

“你从未提到过你的母亲。”

“为什么要提到呢？”我说。

“难道你不喜欢她吗？”

我想了想。“不知道。有时，我认为我不喜欢她。毕竟，人会长大成人——超过父母，父亲和母亲。”

“我觉得你很在乎她，”埃利说，“不然的话，你在谈到她时，不会如此不确定。”

“某种意义上说，我怕她。”我说，“她太了解我。她了解我的弱点。”

“得有人了解。”埃利说。

“你什么意思？”

“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什么人说过一句格言，在知心人面前，谁也不是英雄。也许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知心的人，不然的话，生活在别人的赞扬声中是很困难的。”

“唔，你真有思想，埃利。”我说。我拉住她的手：“你完全了解我吗？”我说。

“我想是吧。”埃利说。她说得很沉静，明白。

“我从未告诉你太多。”

“你是说你从未告诉我什么事情，你总是拒绝说话。这不一样。但我非常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本人。”

“我怀疑。”我说，“说我爱你听起来很傻，因为为时已晚，是吗？我是说，你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实际上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是吗？”

“是啊。”埃利说，“你也了解我，是吗？”

"问题是，"我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不很容易，埃利。你相当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所做的事，我所过的那种生活。我回去看我母亲和她生活的那条冷酷、保守的小街道。这与你的世界很不相同，埃利。我不知道我们会使这两种生活相遭遇。"

"你可以带我去看你母亲。"

"我可以，"我说，"但我宁愿不去。我猜想那对你来说，听起来很刺耳，也许更残酷，但你看，你和我将在一起过一种古怪的生活，这将不是你过的生活，也不是我过的生活，是我的贫穷、无知和你的财富、文化、社会知识相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生活。我的朋友会认为你是被骗到手的，你的朋友们会认为我不宜在社交场合出现。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正好我要告诉你，"埃利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将在吉卜赛营地的那幢房子生活——梦想的房子——你的朋友桑托尼克斯将为我们建造。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她又问道："我们先结婚。这是你的想法，是吗？"

"对，"我说，"是我的想法。如果你确信的话，对你也完全合适。"

"非常容易，"埃利说，"我们下个星期结婚。我已到了成人的年龄，你知道。现在，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今非昔比了。关于亲戚方面，我想也许你是对的。我不告诉我的家人，你也别告诉你母亲，直到一切都结束之后，那时他们会勃然大怒，不过，没关系。"

"太妙了，"我说，"棒极了，埃利。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想告诉你。我们不可能住在吉卜赛营地，埃利。不论我们在

哪建造房子，都不可能在那儿，因为它已卖出去了。”

“我知道它被卖掉了。”埃利边说边笑，“你不知道，迈克尔，我就是买下它的那个人。”

8

我坐在小溪边的草地上，小溪里长满了水草花，有几条小径，上面点缀着踏脚石。还有许多人坐在我们周围，但我们没去注意他们，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也都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一对年轻伴侣在谈论着未来。我久久凝视着她，说不出话来。

“迈克尔，”她说，“有些事，有些事我要告诉你。关于我的事，我是指——”

“你不必说了，”我说，“什么都别说。”

“不，我必须说。我真应该很早以前就告诉你，但我不想，因为……因为我想它会使你离开我。但某种意义上，它解释了关于吉卜赛营地一事。”

“你买了它？”我说，“但你怎样买的？”

“通过律师，”她说，“普通的方式。它是极好的投资，你知道。这块土地将会增值。我的律师们对它非常满意。”

听着埃利的话，我突然感到很怪异，温柔而胆怯的埃利竟然谈论这样的商业买卖知识，并且对此充满信心。

“你为我们买的吗？”

“对。我去找我本人的律师，不是家庭的律师。我告诉他我想做什么，我叫他去调查；在火车上，我把一切都办妥

了。还有另外两个人争夺这块地，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冒险，他们没出很高的价钱。重要的是整个事情早已计划安排好，等我一到年龄就签名。签了名，一切都完成了。”

“但你必须事先有些存款或其他东西。买那幢房子，你有足够的钱吗？”

“没有，”埃利说，“没有，我事先还没控制太多的钱。但是，当然有人会预支给你钱。如果你去一家新的法律顾问公司，一旦你继承了你应得的财产，他们想让你继续雇用他们处理商业协议，因此，他们甘愿冒在你生日到来之前掉头的危险把钱借支给你。”

“听起来你那么有商业头脑，”我说，“你使我大吃一惊！”

“不必介意生意。”埃利说，“我得回到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上来。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但我想，实际上，你没意识到。”

“我不想知道。”我提高了声音，几乎在大叫，“什么也别对我说！我不想知道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你喜欢谁，或者你那儿所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是那种事，”她说，“我没想到你在担心那种事。没有，绝对没那种事。没有性秘密。除了你，没有别人。事实是我……很……我很富有。”

“我知道，”我说，“你已经告诉过我。”

“对，”埃利淡淡地一笑，说，“你说过我是个‘可怜的贵族小姐’。但某种意义上，比那更糟糕。我爷爷，你且听我说，极为富有。石油，主要是石油，还有别的。他付赡养费的妻

子们都死了，仅剩下我和我父亲，他的另外两个儿子也丧生了，一个死于朝鲜战争，一个死于车祸。他的全部财产以大笔信托资产的方式遗留下来。当我父亲猝死时，又全部遗留给了我。我父亲以前已为我继母存了钱，因此，她什么也甭想多得。全部是我的。我——实际上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迈克尔。”

“天啊！”我说，“我不知道……对，你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会是那样。”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说出我的名字——芬妮娜·古德曼。我们读作古特曼，我想你可能知道古特曼这个姓，因此我匆匆说出我的姓，把它变成了古特曼。”

“对，”我说，“我模模糊糊地看到过古特曼这个姓。但我认为即使那时，我也没认出来。许多人都有与此相似的姓。”

“这就是为什么，”她说，“我一直被关起来，与世隔绝，仿佛坐牢似的。有侦探们保护我，年轻人即使被允许跟我说话，也要受到严格的资格审查。无论何时我交一个朋友，他们都得确证是不是个合适人选。你不知道这多么可怕，多么像可怕的监狱生活！但是现在，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当然不介意，”我说，“我们将有许多乐趣。实际上，对我来说，你不可能是贵族小姐！”

我们俩都大笑。她说：“我所喜欢你的是凡事你都很自然。”

“除此之外，”我说，“我想你要为此付税，是吗？那是像

我这种人的许多优点之一。我赚的任何钱都进入我的腰包，谁也不可能从我这儿拿走。”

“我们将有自己的房子啦，”埃利说，“我们的房子在吉卜赛营地。”仅一会儿，她突然抖了一下。

“你不冷吧，亲爱的。”我说。我抬头看看阳光。

“不。”她说。

天气非常暖和，实际上，我们在晒太阳。仿佛是在法国南部。

“不，”埃利说，“只是——那个女人，那天的那个吉卜赛人。”

“哦，别去想她。”我说，“无论如何，她疯了。”

“你认为她果真认为那块土地被下过咒吗？”

“我认为吉卜赛人就是那种生活方式。你知道——总是为某些咒语或其他东西唱歌跳舞。”

“你了解吉卜赛人吗？”

“绝对没什么，”我诚恳地说，“如果你不想住在吉卜赛营地，埃利，我们在其他地方买幢房子，在威尔士的山顶上，在西班牙海岸，在意大利山边。桑托尼克斯同样能在那儿为我们建房。”

“不，”埃利说，“那就是我想要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你沿着小路散步，突然出现在拐弯处，然后你看见我、停下来看着我的地方。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也不会。”我说。

“因此，那就是盖房子的地方。你的朋友桑托尼克斯将建造它。”

"我但愿他还活着，"我难过而又不安地说，"他有病。"

"噢，是的。"埃利说，"他还活着，我去看过他。"

"你去看过他？"

"是的。我在法国南部时，他在那儿的一所疗养院里。"

"等一下，埃利，你似乎越来越迷人了；瞧你做的和处理的事情有多周到！"

"他是个有奇才的人，我认为，"埃利说，"但相当可怕。"

"他吓着你了吗？"

"是的，不知为什么，他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你和他谈到我们吗？"

"谈了，哦，谈了。我把我们的一切、包括吉卜赛营地和那幢房子，都告诉了他。然后，他告诉我，好歹我们得给他一个机会。他病得很厉害。他说他认为他还有时间去看看那个地方，画平面图，把它具体化，然后把全部草图绘出来。他说如果他死后房子才竣工，他也不会太在意。但我告诉他，"埃利补充说，"房子竣工前，他不能去世，因为我想叫他看着我们住进去。"

"他怎么说？"

"他问我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和你结婚，我说当然知道。"

"然后呢？"

"他说他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

"'你总知道你要去哪儿，古特曼小姐。'他说，'你总去你想去的地方，因为是你选择的道路。但是迈克尔，'他说，

‘可能走错道。他还没长大，还不知道去哪儿。’”

“我说，”埃利说，“‘他和我在一块会非常安全’。”

她有头等的自信心。我对桑托尼克斯说的话非常生气。他像我母亲一样，她对我的了解总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

“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我们一块去。”

“他们已开始推倒‘塔城’的废墟。”埃利说。

她开始谈论现实。

“计划一完成，建房就是最繁忙的工作，我们得抓紧时间，桑托尼克斯这样说。我们下星期二结婚好吗？”埃利说，“那是那个星期的吉日。”

“不要其他人。”我说。

“除了格里塔。”埃利说。

“该死的格里塔！”我说，“不准她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你和我，不要别人。我们可以从街上拉几个必要的证人。”

往事如烟。回首过去，那是我今生今世最幸福的一天啊……

第 二 部

1

于是，埃利和我就这样结婚了。这么说乍听上去有些突兀，但它的来临的确令人措手不及。我们决定结婚，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这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爱情小说或神话故事的结局。“于是，他们结了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毕竟，在“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中演绎不出惊天动地的故事。我们结了婚，都感到很幸福。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才有人发现了我们的秘密，开始对我们百般刁难，大加指责。对此我们早已有所准备。

一切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为了追求自由，埃利在此之前一直十分机敏地隐瞒了她的行踪。精明强干的格里塔把该做的都处理得有条不紊，时刻不忘替她望风示警。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埃利和她所做

的事情。她的继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自己的社交圈子和种种艳遇上。如果埃利不愿意陪她到这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就大可不必非陪她去。埃利有称职的保姆和侍女，也有健全的头脑，如果她想去欧洲，为什么不能去呢？如果她决定在伦敦举办她的二十一岁生日晚会，同样没什么不可以的。如今她名下的财产已经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她的家人再也无法在开销上对她进行管制了。若是她想拥有一座建在莱弗利河岸边的别墅，或是在科斯塔布拉瓦的城堡，或是一艘游艇之类的东西，她只需随口道出，那班成天围着百万富翁打转的随从们自会火速把一切安排妥当。

据我猜测，格里塔被她全家视为最得力的助手。她精明能干，可以用最高的效率安排各种事务，对似乎总在世界各地游荡的那位继母，那位姑父以及零星的几位堂表兄弟自然绝对服从，而且在他们眼中，她魅力十足。从埃利偶然不经意的谈话中，我得知她手下至少有三名律师。她被围在一张硕大的由银行家、律师和托拉斯基金管理人员构成的金融网络之中。这个世界我刚刚开始了解，而我所知晓的一星半点全部来自埃利时不时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她自然不会想到我对此根本一无所知。她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东西，知道它们如何运作等问题。

事实上，从对方的生活中窥到一些与自己以往的生活截然不同的景致，居然不期然地成了新婚那段时光中最令我们兴奋的事情。用句直截了当的话说——我对自己就是如此直截了当，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在面对我的新生活时

不感到束手无策——穷人实在不知道富人的活法，富人也的确不知道穷人怎么过日子。了解对方的生活会让双方都感到兴奋不已。一次，我不自在地说：

“埃利，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此大发雷霆——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婚姻？”

我留意到埃利对此并不十分关心。

“会的，他们也许态度十分恶劣。”随后，她又说，“希望你别太在意。”

“我不会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可是你呢，他们会不会对你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我想会的，”埃利说，“不过我不会听他们的。关键在于他们无能为力。”

“可是他们还是会尝试这样做？”

“对，他们会尝试。”她又思虑重重地加了一句，“他们也许会给你一笔钱，让你离开我。”

“给我一笔钱，让我离开你？”

“别显得这么吃惊，”埃利说着笑了起来，那是属于快乐的小姑娘的微笑，“人们所知道的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她又说道：“其实，明尼·汤普森的丈夫就是他们用金钱打发掉的。”

“明尼·汤普森？就是人们常常把她叫做石油大王女继承人的那个？”

“是的，没错。她溜出去嫁给了一个海滨浴场救生员。”

“噢，埃利，”我不自在地说道，“我一度曾在小汉普顿城做过救生员。”

“哦，是吗？真有意思！你在那里长期工作？”

“不，当然不是。一个夏天，仅此而已。”

“我希望你别担心。”埃利说道。

“明尼·汤普森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他们最终不得不付二十万美元，”埃利答道，“少一分他都不同意。明尼喜欢男人，脑子也确实缺根筋。”

“你真让我大吃一惊，埃利，”我说道，“我得到的不仅是一位妻子，我还得到了一件随时可以用来交换巨额现金的宝物。”

“没错，”埃利应道，“找一位有影响的名律师，告诉他你准备直言不讳地谈问题。然后，他就会处理离婚的一应事务，包括赡养费的数额。”埃利继续对我进行“教育”道：“我的继母结过四次婚，靠离婚弄到不少钱。”随后，她又说：“噢，迈克尔，别显得这么吃惊。”

有意思的是，我的确吃惊不小。我感到高人一等，对现代社会有钱阶级的腐化十分不屑。埃利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了一些十分孩子气、十分单纯、几乎动人心弦的东西，所以当我发现她对这些俗务异乎寻常地世故而且处之泰然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过，我知道自己对她的本性不会看错。我相当清楚埃利是什么样的人。她单纯，善良，生性恬静。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是个无知的人。她所了解和接受的只是人性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而已。她并不十分了解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苦苦寻觅工作的人，有以赌马为生的人，有沉溺于毒品的人，有生活在举步维艰的困境中的人，还有我从小熟知的性情暴戾的各种危险人物。她不知道有

一位母亲下定决心要让她的儿子出人头地，于是拼命工作，几乎磨穿十指；更不知道这个儿子被体面地养大却时时囊中空空的心情。那位母亲挖空心思赚来并省下每一分钱的心情，以及看着那位全然无忧无虑的儿子随便错过良机或是把一笔可观的钱押在随便哪一匹赛马身上一赌为快时心中的苦楚……所有这些，埃利都不了解。

她喜欢听我讲我的事情，就像我喜欢听她讲她的生活一样。我们两人都是在异国探险。

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那段时光真是妙不可言，那段与埃利初处的时光。那时，我觉得就该那样，她也这样认为。我们是在普利茅斯的婚姻注册处登记结婚的。古特曼这个姓并不罕见，所有的人，包括记者之类的，都不知道古特曼家族的女继承人到了英国。有时候，报纸上会不点名道姓地报道她的行踪，说她去了意大利或是在某人的游艇上。我们的结婚仪式由负责登记的先生主持，他的秘书和一位已届中年的打字员充任证婚人。他一本正经地训诫了我们一通，大谈特谈婚姻生活的责任与义务，最后祝我们生活幸福。然后，我们走出登记处，浑身轻松，变成了夫妻。迈克尔·罗杰斯夫妇！在一家海滨酒店住了一周之后，我们离开了英国。一连三周，我们随心所欲地在各地旅游，从不计较开销。

我们去了希腊，还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海滨浴场，然后，我们还去参观了不少名胜古迹。那些地名大多数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乘飞机，或是租用游艇，或是租用加长了车身、造型美观的大轿车。就在我们尽情游玩的时候，我猜想格里塔依旧留守在后方处理日常事务。

她也在四处游历，顺便把埃利留给她的各种明信片和信件寄走。

“当然，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埃利说，“他们会像一群秃鹫一样从天而降。不过，我们不妨在他们发现之前尽兴地玩一玩。”

“那格里塔呢？”我问道，“他们明白真相后会对她感到十分恼怒吗？”

“嗯，当然会。”埃利答道，“不过格里塔不会介意。她很坚强。”

“这会不会让她难于找到一份新工作？”

“她为什么要找新工作呢？”埃利反问我，“她会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不！”我说。

“你是什么意思，不，迈克尔？”

“我不希望任何人和我们一同生活。”我说道。

“格里塔不会妨碍我们。”埃利解释道，“她能帮我们不少忙，真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她我该怎么办。我指的是她可以处理安排任何事情。”

我皱紧眉头。“我想我还是不希望这样。而且，我们想要的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我们的梦中家园，总之，埃利——我们不要别人打扰。”

“是的。”埃利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即便如此——我的意思是，如果格里塔没有安身之处，她会很难过的。她毕竟一直跟在我身边，为我安排各种事务整整四年。想一想她在结婚这件事上帮了我多大的忙。”

“我不会让她在我们中间碍手碍脚地插进来。”

“可是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迈克尔。你还没有见过她的面呢。”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没见过她，可是——可是——这和——嗨，这和喜不喜欢她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想的是两人相对，埃利。”

“亲爱的迈克尔！”埃利柔声说。

我们没有继续争执。

我们在旅行时见到了桑托尼克斯。那是在希腊。他住在海边的一间渔夫小舍里。我惊异地发现他比我一年前见到他时更加病恹恹的了。他热情地招呼着埃利和我。

“看来你们成功了，两位。”他说。

“是的。”埃利说，“现在我们想把我们的房子建起来，怎么样？”

“我已经设计出了布局的草图。”他对我说道，“她对你说过吗——她如何到这里把我搜寻出来，给我下达了她的——命令。”他考虑着自己的措辞。

“哦，不是命令！”埃利嚷道，“我只是请求而已。”

“你知道我们已经买了那块地皮？”我问他。

“埃利打电报告诉我了。她还给我寄了几十张照片。”

“当然你得先来亲自看看。”埃利说，“也许你不喜欢那块地方。”

“我真的喜欢。”

“不亲眼看看，你是无法真正知道的。”

“可是我已经去看过了，孩子。五天前，我乘飞机去了那

里。我还在那儿碰到了你的一位面孔瘦削的律师——英国的。”

“克劳福德先生？”

“正是他。其实，工程已经开始了：清理地面，拆掉旧房子的遗迹，打地基——安装下水管道——等你们回到英国的时候，我会在那里迎接你们。”他取出他的设计草图，我们坐下来边谈边看着我们将来的房子。除了建筑结构和布局之外，他还画了一张粗略的水彩样图。

“你喜欢吗，迈克尔？”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喜欢，”我说，“正如我愿。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你以前说过不止一遍，迈克尔。有时候我胡思乱想，觉得那片地给你下过咒语。你是一个深爱着一座你也许永远不会拥有、永远不会亲眼见到、永远不会被建成的房子的人。”

“可是它马上就要被建起了，”埃利说，“它会被建成的，不是吗？”

“如果上帝或者魔鬼希望的话，”桑托尼克斯说道，“这不取决于我。”

“你的病没有——任何起色吗？”我怀疑地问。

“用你的笨脑瓜记住：我永远不会有起色。绝对不可能。”

“胡说八道。”我说，“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良药。那些医生都不可救药。他们对某个病人放弃治疗，断言他必死无疑。病人呢，大笑一声送他们一句‘去你的’，能接着再活五十

年。”

“我喜欢你的乐观，迈克尔，可是我的病不是那种。他们带我到医院去换一次血，再回来就能延长一段生命，赢得少量的时间。一次接一次地换血，一次比一次虚弱。”

“你真勇敢。”埃利说。

“哦，不，我不勇敢。如果某一件事情确定无疑，就根本谈不上勇敢不勇敢。你惟一所能做的就是替自己寻求安慰。”

“建房子？”

“不，不是。要明白，你生命的活力越来越少，因此建房子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简单。你的力气渐渐消失了。不是建房子。不过，的确存在着安慰。有时是极其怪异的安慰。”

“我不懂你说的话。”我对他说。

“对，你不会懂的，迈克尔。我不知道埃利能不能听懂。她也许听得懂。”他继续说着，与其说他在说给我们听，不如说他是说给自己听。“两种东西并驾齐驱，互不相让。衰弱与强劲。生命力渐渐消逝的衰弱与内心痛苦力量的强劲。无论你现在做什么，明白吗，都无关紧要。你总之要死去。所以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你，没有任何东西能不让你去做。我可以走在雅典的街道上，把长着我不喜欢的面孔的男女全部用枪打死。你们能想象得出吗？”

“可是警察也会逮捕你。”我指出一点。

“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们又能怎么办？最多不

过要我的命。反正过不了多久，我的生命就会被一种比法律更强大的力量带走。他们还能怎么样？让我坐二十年监狱——三十年？这很可笑，不是吗？我根本不可能活二十年或三十年。六个月——一年——一年半到头了。谁都对我没有办法。所以在我剩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就是君王，可以随心所欲。有时候这种念头令人十分兴奋。不过——不过，你们也明白，那样做对我的诱惑并不大，因为我不想做任何特别与众不同的或是目无法纪的事情。"

我们向他告辞之后，在开车回雅典的路上，埃利对我说：

"他是个怪人。有时候，怎么说呢，我怕他。"

"怕？怕鲁道夫·桑托尼克斯——为什么？"

"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我不知道——不知从什么地方流露出一种冷酷和狂傲。我觉得他试图告诉我们，真的，正是由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才变得更狂更傲。假如，"埃利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表情专注而激动地接着说道，"假如他给我们建好了那座可爱的城堡，我们在松林深处的悬崖边建的房子，假如我们要搬进去住。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进去，然后——"

"然后什么，埃利？"

"然后，假如他在我们后面进来，他慢慢关上门，在门口把我们结果了。割断我们的喉咙或是什么的。"

"你别吓唬我，埃利。你怎么能想到这些！"

"你和我的问题，迈克尔，在于我们不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一直在梦想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奇异的事情。"

“别把死亡和吉卜赛营地联系在一起。”

“都是因为这个名字、我想，以及对它的诅咒。”

“没有什么诅咒，”我大喊道，“全是胡说八道！别再想它了。”

这些都发生在希腊。

2

我记得那是在此后的第二天。我们还在雅典。突然，在雅典卫城的台阶上，埃利碰到了她的旧识。他们乘坐“古希腊”号游轮在雅典登陆参观。一位三十五六岁的妇女从旅游团中脱出身来，一边沿着台阶向埃利冲过来，一边高声叫嚷着：

“天呐！真是想不到。真的是你吗，埃利·古特曼？哎，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你是坐游轮来的吗？”

“不是，”埃利说，“只是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噢，不过见到你真是高兴。科拉好吗？她也在这儿？”

“不，我想科拉现在正在萨尔茨堡。”

“噢。”她的目光转到我身上，埃利静静地说，“我来介绍一下——罗杰斯先生，本宁顿夫人。”

“你好。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

“我明天就走。”埃利说。

“哦，天呐！再不走我就该掉队了，我不想错过任何讲解和描述。不过他们的确安排得太紧张。每天的日程结束之后，我都累得要死。有机会和你碰面喝一杯吗？”

"今天不行,"埃利说,"我们准备去郊外走走。"本宁顿夫人急匆匆地去追赶她的队伍了。埃利原本正和我一起顺着雅典卫城的台阶向上攀登,这时她转回身去,开始向下走。

"大局已定,对吗?"她对我说。

"什么大局?"

她过了一两分钟之后,才叹了口气,回答我说:"我今晚得写信。"

"给谁写?"

"哦,给科拉,给弗兰克姑父,还有安德鲁叔叔。"

"谁是安德鲁叔叔? 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安德鲁·利平科特。其实他并不是我的叔叔。他是我的第一监护人,或是托管人,随你怎么叫都行。他是位律师——名气非常大。"

"你准备说什么?"

"我准备告诉他们我结婚了。我不能突如其来地对诺拉·本宁顿说'让我介绍我的丈夫'。她会大呼小叫地说'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你已经结婚了。亲爱的,快给我讲讲'等等,等等。我的继母、弗兰克姑父和安德鲁叔叔应该是最先知道此事的人。"她又叹了一口气,"哎,我们的快乐时光到此结束了。"

"他们会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我问道。

"小题大做一番,我想。"埃利答道,语气平静和缓,"他们小题大做也无法改变什么,对此他们心中有数。我看我们得见一面。咱们可以去纽约。你觉得怎么样?"她询问地看

着我。

"不，"我说，"我丝毫不想这么做。"

"那他们可能要来伦敦，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来。不知道你是不是更希望如此。"

"怎么样我都不喜欢。我想和你一起看着我们的房子一俟桑托尼克斯到达便一块砖一块砖地盖起来。"

"我们可以做到。"埃利说，"毕竟，与我的家人见面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也许吵吵嚷嚷地欢聚一次就万事大吉了。从此一劳永逸。或者我们飞过去，或者他们飞过来。"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继母在萨尔茨堡。"

"哦，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如果我说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听起来总是怪怪的。好，"埃利叹着气说，"我们飞回美国去见他们。迈克尔，我希望你别太在意。"

"在意什么——你的家人？"

"对。如果他们对你态度恶劣，你不要介意。"

"我想这是娶你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说，"我可以忍受。"

"还有你的母亲。"埃利边想边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埃利，你可不要安排你那位摆着臭架子珠光宝气的继母和我寒酸的母亲见面。你觉得她们能谈些什么？"

"如果科拉是我的亲生母亲，她们可能有很多话想说给对方听。"埃利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念念不忘社会阶层的差异，迈克尔！"

"什么！"我无法置信地大叫，"忘了你们美国人常说的

那句话是什么来着——‘出身贫寒’，对吗？”

“你不必把它写在一个小牌子上面，挂在你身上。”

“我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我尖刻地回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谈论一件事情，我也根本不知道欣赏绘画作品、艺术和音乐。我才刚刚开始学习给谁小费，给他多少。”

“难道你不觉得，迈克尔，这些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了？我认为是的。”

“无论如何，”我说道，“你不能把我的母亲拖去参加你们家的聚会。”

“我并不想把任何人拖进任何场面，不过我认为，迈克尔，我们回到英国之后，我应该去看望你的母亲。”

“不！”我的回答如同一声炸雷。

她很吃惊地看着我。

“可是，迈克尔，为什么不去？我的意思是，不管怎么说，我想，不去看望她多没礼貌。你对她说过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

我没有回答。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告诉她你结婚了，然后等我们回到英国之后带着我去见她，难道不是吗？”

“不！”我又说了一次。这一次我的声音没有上次大，不过依旧十分坚决。

“你不想让我见到她。”埃利缓缓说了一句。

我当然不想。我觉得理由再明白不过了，可是我实在不愿解释——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这样做不好，”我慢慢说道，“你得明白。我相信这么做只能带来麻烦。”

“你觉得她不会喜欢我？”

“没有人会不喜欢你，可是这样做——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可是她也许会感到失望，感到苦恼。嗨，不管怎么说，我的婚姻门不当户不对。这是句老话。她不希望这样。”

埃利慢慢摇了摇头说：

“现在真的还有人这么想吗？”

“当然。在你们国家也一样。”

“对，”她说，“从某种角度讲是的，可是——如果有人有所作为——”

“你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人赚了很多钱吧？”

“嗯，不仅仅指钱。”

“不，”我说，“就是钱。如果一个人赚了很多钱，他会受到崇拜，被人景仰，于是他的出身就无关紧要了。”

“在哪里都一样。”埃利说道。

“好吗？埃利，”我又说，“请你不要去看望我的母亲。”

“我还是觉得不太礼貌。”

“没关系。你就不能做一件讨好我的事情吗？我知道对我母亲怎么办最好。否则她会伤心的。我不骗你。”

“可是你必须告诉她你已经结婚了。”

“好，”我答道，“我一定会的。”

我想到从国外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更容易开口。那天晚上，当埃利给她的安德鲁叔叔、弗兰克姑父和继母科拉·

范·施托伊弗桑特写信的时候，我也在写信。信很短——

亲爱的妈妈，我本该早就告诉您，可是我觉得有些不好启齿。我三周前结了婚。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她非常漂亮，非常迷人。她有很多钱，有时候让我很难堪。我们准备在乡下盖一所房子。眼下我们正在欧洲旅游。祝您一切都好，您的迈克尔。

那天晚上的信发出去之后，回信情况很不一样。我的母亲一周之后才寄来了一封很能表现她的个性的信——

亲爱的迈克尔，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希望你将来幸福。亲爱的妈妈。

不出埃利所料，她的家人的反应复杂得多。我们可是捅了马蜂窝，惹了很多麻烦。我们不时遭到大群想抢夺关于我们浪漫婚事新闻的记者的围攻；报纸上一直报道古特曼家族女继承人的情况和她浪漫的私奔；银行家和律师也纷纷来信。于是，正式的会面还是举行了。随后，我们在吉卜赛营地与桑托尼克斯碰了面，和他一同商讨施工计划之类的事情。等到正式施工开始之后，我们又去了伦敦，在克拉里奇酒店的套房里安顿下来，准备接受检阅。

第一个到达的是安德鲁·利平科特先生。他年事已高，脸庞干瘦而线条分明，身材又高又瘦，举止温文尔雅。他是波士顿人，可是从他的口音中听不出他是美国人。经过电话

联系之后，他中午十二点来拜访我们。埃利很紧张。虽然她掩饰得很好，但是我仍能感觉到。

利平科特先生吻了吻埃利的额头，向我伸出手，对我和蔼地微笑着。

"噢，我亲爱的埃利，你看起来非常好。我看可以说如春天的鲜花绽放。"

"您好吗，安德鲁叔叔？您怎么来的？坐飞机吗？"

"不，我是舒舒服服地乘'玛丽女王'号渡洋来的。这位就是你的丈夫？"

"是，这就是迈克尔。"

我表现得很得体，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您好，先生。"我说。随后我又问他是否要喝点儿什么，他和蔼地谢绝了。他在一张安着镀金扶手的直背椅上坐了下来，依旧微笑着，看了看埃利，又看了看我。

"嗯，"他说，"你们两个可让我们吃了一惊。一切都十分浪漫，是吗？"

"对不起，"埃利说，"我非常抱歉。"

"是吗？"利平科特先生干巴巴地吐出一句。

"我以为这是最好的方式。"埃利说。

"亲爱的，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看法不大相同。"

"安德鲁叔叔，"埃利说道，"您完全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大家都会小题大作的。"

"为什么大家会小题大作呢？"

"您知道他们一向是这样，"埃利说，"您也一样。"她又略带责怪地添了一句。接着，她说："我已经收到两封科拉的

信了。昨天一封,今天上午一封。"

"你千万不要太认真,亲爱的。他们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是自然而然的,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嫁给谁,怎么结婚,在哪儿结婚都是我自己的事。"

"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家庭的女性成员都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其实,我替大家免去了不少麻烦。"

"你可以这么说。"

"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

"可是你也的的确确一直在欺骗大家——在一个本该知道她不应帮你做出这种事情的人的帮助下。"

埃利脸上一片绯红。

"您是指格里塔?她所做的都是我让她做的。他们都对她十分不满吗?"

"自然是。她和你都知道结果一定是这样的,不是吗?要知道,她受我们托付,要指导你。"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说的是你成年前的那段时间。骗局那时就已开始,不是吗?"

"您不能责怪埃利,先生,"我插嘴道,"而且我对发生的一切也一无所知,加之她的亲戚都在另一个国家,要想和他们联系实在不易。"

"据我所知,"利平科特先生继续说,"格里塔给范·施托伊弗桑特夫人和我本人寄过一些信件,也曾告诉我们她是应在这里的你的要求邮寄的。她的工作,我看可以说,干

得很漂亮。你见过格里塔·安德森吗，迈克尔？我可以叫你迈克尔吗——因为你是埃利的丈夫。”

“当然可以。”我说，“叫我迈克尔吧。不，我没见过安德森小姐——”

“真的吗？真让我想不到。”他沉思着看了我很久，“我原以为她会参加你们的结婚仪式。”

“不，格里塔没去。”埃利说道。她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我不安地躲开了她的目光。

利平科特先生的目光依旧若有所思地落在我身上。他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似乎想再说些什么，却没有说。

“恐怕，”过了片刻，他才说道，“你们两个，迈克尔和埃利，得承受来自埃利家庭的一些指责和诘难。”

“我想它们会铺天盖地压过来。”

“极其可能。”利平科特先生赞同道，“我已经尽力铺好路了。”他又加了一句。

“您站在我们这边，安德鲁叔叔？”埃利对他微笑着说。

“你能要求一个审慎的律师做的事情仅此而已。我已经明白，在生活中，接受既成事实才是明智的选择。你们两情相悦，结了婚，而且已经……据我了解，埃利，在英国南部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已开始在那里建造你们自己的房子。看来你想在英国生活？”

“是的，我们想在这里安家。您反对我们这么做吗？”我的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恼怒，“埃利嫁给我，已经是大不列颠的子民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该住在英国？”

“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你们住在英国。事实上，没有任何

理由能阻止芬妮娜在她选择的国家居住，其实她不止在一个国家有产业。拿骚的那座房子属于你，埃利，你要记着。”

“我一直认为那是科拉的。她总是表现出那所房子属于她的样子。”

“可是实际产权却在你的名下。你还拥有长岛的那所房子，可以随时去。你还是西部许多油田的主人。”他的声音和蔼可亲，可是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他的话是冲着我说的。奇怪得很，他是在试图使我和埃利之间产生芥蒂吗?我不能确信。他的举动似乎没有意义。为什么对一个不名一文，却拥有一个产业遍及世界各地、富得邪乎的妻子的人说这些话?如果真想试探我，我觉得还不如提出控制埃利的产业支配权，以及现金支配权等等。如果我是他想象中的专门追求有钱女子的男人，这些才是我所感兴趣的。不过我也意识到利平科特先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要探究他的真正目的委实不易。他平静和蔼的态度后面究竟深藏着怎样的想法？他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让我感到不安，让我觉得自己会被明明白白地标上“追求有钱女子”的记号吗？他对埃利说：

“我带了一些法律文件，需要你和我共同商议，埃利。其中很多需要你亲自签名认可。”

“当然可以，安德鲁叔叔。随时都可以。”

“没错，随时都可以。我们不必赶时间，我在伦敦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我会在这里待十天左右。”

十天，时间不短。我倒希望利平科特先生在这儿待不了十天。他表现得对我很友好，可是，怎么说呢，他也表现得对某些问题仍然有所保留。想到这里，我又怀疑他究竟是否真

的是我的敌人。如果是的话，他不会是那种明来明去的人。

"好，"他继续说道，"我们已经见过面，可以说将来还会继续见面，所以我想和你这位丈夫单独谈谈话。"

埃利说："您可以和我们一起谈。"她高度警惕。我把手放在她肩上。

"别惊慌，宝贝儿，你又不是保护小鸡的老母鸡。"我轻柔地把她推向通向卧房的门。"安德鲁叔叔要掂掂我的分量，"我对她说，"他有权这么做。"

我轻柔地把她推进两道房门内的卧室，随后把两扇门都关好，转过身来。客厅面积很大，布局合理。我重新拿了一把椅子，坐在利平科特先生面前。"好了，"我说，"开枪吧。"

"谢谢你，迈克尔。"他说，"首先，我想让你放心，我绝对不是你的敌人。"

"哦，"我说道，"很高兴听您这么说。"我的声音却显得对此没有把握。

"让我坦白地对你说几句，"利平科特先生说道，"比面对我的被监护人，我非常喜欢的可爱的埃利更加坦白地说几句。也许你还没有完全了解，迈克尔，埃利是个极其可亲可爱的姑娘。"

"您不必担心。我真的很爱她。"

"这两件事不能等同。"利平科特先生干巴巴地说，"我希望在爱她的同时，你也能够了解她有多可爱，在某些方面又多么容易受伤害。"

"我会努力的，"我说，"我想这很容易做到。埃利，她出

类拔萃。”

“好，我接着说我想说的。我开诚布公地把手中的牌亮在桌子上。你不是我希望埃利嫁的那种人。我希望，她的家人也都希望她嫁一个与她的生活环境相仿的人，和她匹配的人——”

“或者说纨绔子弟。”我说。

“不，并非如此。相似的家庭背景，在我看来，是美满婚姻的良好基础。并不是我势利。要知道，赫尔曼·古特曼，她的祖父，最初是码头工人。他最终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

“也许我也会这样，”我说，“我也许最终会成为英国最富有的人中的一员。”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利平科特先生说道，“你有这方面的野心吗？”

“不仅仅是钱财，”我说，“我希望——我希望有所成就，干一番事业，再——”我犹豫着，没有继续说下去。

“你有野心，可以这么说吧？好，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确信无疑。”

“我才刚刚开始，”我说道，“从零开始。我是一个无名小辈，我也不会装成是大人物的样子。”

他点头表示赞赏。

“说得坦诚，说得好。我很欣赏你的话。迈克尔，我和埃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是她的监护人。我受她祖父的委托监护她，并替她管理她的财产和投资事宜，因此我自认为对她和她的财产负有某种责任。这就是我想了解她选择的丈

夫的原因。”

“嗯，”我说，“您可以向我发问，相当容易地知道任何您想知道的事情。”

“的确如此，”利平科特先生说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是说实话，迈克尔，我想请你自己对我讲述你全部的故事。我想听听你在此之前的全部生活状况。”

我当然不想说。我觉得他知道我不想说。任何处在我这种境地的人都不可能愿意这样。人的第二天性就是充分展示自己的优点。我从开始上学起就一直这样。我曾把事情夸大来吹嘘自己，也曾把与己无关的事情扯到自己头上。我并不感到羞耻。我觉得这是天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这么做，把自己说得好一些。人们对你的看法来自于你自己的评价。我不想成为狄更斯笔下的那个人物。人们是在电视上认识他的。我得承认那个故事不错。他叫尤赖亚，或是类似的名字，总是谦卑地搓着双手，实际上却在谦卑的掩饰下暗中计划未来。我不想和他一样。

我可以跟我遇到的那些人信口吹嘘，或是对未来的雇主描述以往的辉煌经历。毕竟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反复强调自己坏的一面没有任何好处。没错，到现在我还一直在宣传自己好的一面。可是在利平科特先生面前，我不想这样做。他对向我提问关于我个人生活的建议不加理会，但是我还是无法确信他会不会刨根问底。所以我把一切都不加掩饰地和盘托出了，就这样。

悲惨的开篇。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的母亲却是位好母

亲，她做牛做马使我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没有隐瞒我曾一度游手好闲，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的事实。他是个好听众，鼓励你继续说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我也时不时地留意到他的精明。他会不时问一些小问题，或是插一句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把我毫无防备地套进去，急于肯定或否认他的看法。

是的，我有一种感觉，我最好警醒地防守。十分钟之后，他重新靠在椅背上，可以被称为审问而又全然不像审问的一切似乎已经结束了。我感到如释重负。

“你对生活有一种冒险进取的态度，罗杰斯先生——迈克尔。不是什么坏事。和我讲讲你和埃利正在建的房子。”

“好，”我说。“它离一个叫做查德韦尔的小镇不远。”

“嗯，”他说，“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事实上我已经去过那里了。确切地说，是在昨天。”

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这表明他是那种狡猾的人，他知道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还多。

“那里风景很美，”我采取守势，“我们要建的房子也会十分漂亮。建筑师名叫桑托尼克斯——鲁道夫·桑托尼克斯。我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他，不过——”

“我听说过，”利平科特先生说，“他在建筑界中名气很大。”

“我相信他也在美国设计过房子。”

“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前途不可限量的建筑师。不幸的是，我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他觉得自己快死了，”我说，“可是我不相信。我相信他

会被治愈，会好起来。医生的话—— 不能相信。”

“我希望你的乐观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桑托尼克斯十分乐观。”

“希望你的愿望能成为现实。我可以说，你们——你和埃利购买的那块地皮是一项绝佳的投资。”

我觉得他用的代词“你们”很中听。他没有明说购买那块地其实是埃利自己一手办理的。

“我和克劳福德先生谈过一次——”

“克劳福德?”我微微皱了皱眉。

“里斯及克劳福德律师事务所的克劳福德先生。他是这家英国律师行的主管之一，购买那块地是通过他办理的。这家律师行很不错，地皮的购买价格很低廉。我觉得低得不免令人产生一些怀疑。我对英国目前的地价很熟悉，着实觉得这块地价低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看克劳福德先生自己也觉得如此价低令他颇为吃惊。不知道你是否知道它为什么售价如此低廉？克劳福德先生没有对我说过任何相关的原因，相反，当我问及他这个情况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怎么说呢，”我说道，“这块地方被人诅咒过。”

“你说什么，迈克尔，你说什么?”

“诅咒，先生。”我重复道，“吉卜赛人的警告之类的。当地人把它称为吉卜赛营地。”

“看来，有什么故事吧?”

“是的。故事乱七八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人们编造的，有多少是真的。很久以前，那里可能发生过一起凶杀案。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有人说是丈夫开枪把另外两个人先杀了，然后自己又饮弹身亡。至少陪审团的裁决是这么说的。不过，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满天乱飞。我想谁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那以后，那块地几经易手，但是每一任新主人都待不了多少时间就又出手了。”

“噢——”利平科特先生慢慢地点了点头，“知道了，这是一则很典型的英国式的故事。”他好奇地盯着我问，“你和埃利对诅咒毫不畏惧？”他的声音不大，脸上略带笑意。

“当然不怕。”我回答，“埃利和我才不会相信这种污七八糟的谣言。说实话，我们很幸运，能以如此低廉的价钱购买到这块地皮。”说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这可以算做一种幸运，但是埃利有那么多钱，那么多产业，对她来说，廉价或是重金购买一块地皮并不重要。可是，我又转念想到，不，我刚才的想法不对。毕竟，她的祖父是从码头工人变为百万富翁的，这号人总想贱买贵卖。

“我并不迷信，”利平科特先生说道，“你的观点也无可非议。”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了下去：“我只希望你们搬到新家居住的时候，埃利能不接触这种传闻。”

“我会尽量不让她知道，”我说，“我想不会有人对她说这些的。”

“住在乡下的人的一大嗜好就是传播这种东西。”利平科特先生说，“你要记着，埃利没有你坚定，迈克尔。她很容易受外界左右。有时候，我——”他停了下来，没有接着说下去。他用一只手指敲了敲桌面然后继续说道：“现在我想和

你谈一件难于处理的事情。你刚才说你没有见过那位格里塔·安德森？"

"对，我说过，我没有见过她。"

"怪事。真是怪事。"

"嗯？"我探询地望着他。

"我本以为你一定已经见过她了。"他缓缓说着，"你对她了解多少？"

"我知道她跟着埃利不短时间了。"

"从埃利十七岁起，她就一直跟在埃利身边。她所处的位置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也很信任她。最初她在美国是担任埃利的秘书兼同伴。埃利的继母，范·施托伊弗桑特夫人不在的时候，她就充任陪埃利出席各种公众社交场合的角色，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说出下面几句话的时候，语气非常生硬，"我猜想她的出身还不错，身上有一半瑞典血统，一半德国血统。自然而然，埃利很依赖她。"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

"我想埃利对她的依赖有些太过强烈。你不会介意我这么说吧？"

"不会。我怎么会介意呢？其实我自己——嗨，我自己也想过不止一次。格里塔这，格里塔那。我觉得——当然，我知道这与我无关，可是我以前有时候听到她的名字就厌烦。"

"可她没有表达过任何要求你见格里塔的愿望？"

"怎么说呢，"我说，"解释起来很难。不过，我想，对，我想她的确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两次。可是，我们都把精力投放

在对方身上，再者说，我想我并不想见格里塔。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埃利。”

“我明白了。是的，我明白。埃利也没有提议让格里塔参加你们的婚礼吗？”

“她这样提议过。”我说。

“然而——你不想让她来。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位格里塔，不管她是年轻姑娘还是中年妇女，我永远不想见她。所有事情她都要插上一手，几乎把埃利的生活全部一手操办。寄明信片，寄信、替她临时补缺，安排活动日程，替她给家人通报，等等。我觉得埃利对格里塔的依赖有时到了让格里塔操纵她的地步，她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格里塔想让她做的。我——哦，对不起，利平科特先生，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也许我纯粹是出于嫉妒。不过当时我火了，我说我不希望格里塔参加我们的婚礼，还说婚礼是我们的，只和我们有关，和任何其他人都无关。于是我们两人去了登记处，那里的秘书和打字员成了我们两位的证婚人。我承认不让格里塔去是很小气的，可是我希望埃利只属于我。”

“我理解。真的，我理解。而且我认为你的举动可以说是明智的，迈克尔。”

“您也不喜欢格里塔？”我试探着说。

“你还不能用‘也’这个字，因为你还没有亲眼见过她，迈克尔。”

“是的，我明白。不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总听别人谈论一个人，就可能对这个人产生某些想法，对这个人有所判

断。嗨，干脆就把它说成是嫉妒吧。您为什么不喜欢格里塔？”

“我的话不是不存偏见、”利平科特先生说道，“不过，你是埃利的丈夫，迈克尔。我非常关心埃利的幸福。我觉得格里塔对埃利的影响不是什么好事。她管得太多了。”

“您认为她会试图在我们之间制造麻烦吗？”

“我想，”利平科特先生说道，“我没有权力这么说。”

他坐在那里谨慎地看着我，满脸皱纹像一只老乌龟一样眨了眨眼。

我真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些什么。他先开口了，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

“那么，是否有任何情况表明格里塔也许将与你们同住？”

“如果我能阻止的话。”我说。

“嗯。你就是这种想法？这件事已经被讨论过了？”

“埃利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们才刚刚结婚，利平科特先生。我们想独自拥有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新家。当然，我想她有时会来住几天。这也很自然。”

“正如你所说的，这也很自然。不过你也许已经意识到，格里塔若想找到新工作确实有一定困难。我的意思是，问题不在于埃利对她持什么态度，而在于雇用她并对她寄予信任的人对她有什么看法。”

“你的意思是您或范·什么什么夫人都不会推荐她担任相似的职务？”

“这是极其不可能的，除非是为了单纯地完成法律程

序，走走过场。”

“您认为她会来英国，靠埃利生活？”

“我不想把我对她的看法太多地灌输到你的头脑中。不过，我的看法不会改变。我不喜欢她做的某些事情，也不喜欢她做这些事情的方式。我想埃利是个很慷慨的人，如果知道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毁了格里塔的前程，她也许会一时兴起，坚持让她来英国与你们共同生活。”

“我想也许她不会这么做。”我慢慢说道。但是我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担心，我想利平科特先生不会没注意到。“可是，难道我们——我是指埃利——就不能给她一笔养老金让她到别的地方去吗？”

“我们不能说给她养老金，”利平科特先生说道，“养老金让人想到年龄，而格里塔还很年轻。可以说她是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说实话，很漂亮。”他用蔑视而不满的语调补充了一句，“她对男人也极具吸引力。”

“也许她会结婚。”我说，“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她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

“我想一定有人受到她的吸引，不过她根本不考虑他们。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看可以用不伤害任何人感情的方式将它了结。既然埃利已经达到法定年龄，又在格里塔的全力帮助下结了婚，这样做也许看上去再自然不过了——给她一笔钱，以示感激。”利平科特先生吐出的最后两个字就像柠檬汁一样酸。

“好，那就没问题啦。”我高兴地说。

“我又一次看到你的乐观态度。让我们一起希望格里塔

会接受这一切吧。”

“为什么不接受？她如果不接受，一定是疯了。”

“不知道。”利平科特先生说道，“我也认为如果她不接受，那她就太过分了。当然，她们依旧会是朋友。”

“您认为——您怎么想？”

“我希望她对埃利的影响就此结束。”利平科特站起来说，“希望你能协助我，尽你的全部力量帮我做到这一点。”

“放心，我一定会。”我说，“我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让格里塔时刻做我们的跟班。”

“也许见到她之后你会改变想法。”利平科特先生说道。

“不。”我说，“我不喜欢和女人打交道，不管她们多有能耐，长得多漂亮。”

“谢谢你，迈克尔，这么耐心地听我讲话。我希望你能赏光与我共进晚餐，你们两个一起来。也许下周二晚上？科拉·范·施托伊弗桑特和弗兰克·巴顿也许那时也已来到伦敦。”

“看来我一定得见他们？”

“哦，是的。这可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次，他的笑容看上去比以前的真挚。“你千万不要太介意，”他说，“科拉，我想她会对你很不礼貌。弗兰克是个粗人。鲁本一时半会儿不会来。”

我不知道鲁本是什么人——估计是另一个亲戚。

我走到双层门边，把两道门都打开了。“好了，埃利，”我说道，“审问结束了。”

她回到客厅，迅速地看了看利平科特，又看了看我，然

后，她走上前去亲吻了他。

“亲爱的安德鲁叔叔，”她说，“我能看出来您没有难为迈克尔。”

“嗯，亲爱的，如果我不好好待他，将来我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是吗？毕竟我还得不时地给你们提些建议吧。你们还很年轻，都还年轻。”

“好，”埃利说，“我们会认真听的。”

“好了，亲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你谈一谈。”

“这次我是多余的人。”我说道。然后，我便向卧室走去。

我把两道门都重重地关上了，可是进了卧室之后，我重又把里面的门打开了。我可不像埃利那么教养好，因此我有些紧张，急于知道利平科特先生也许会是个怎样的两面派。不过说实话，他们说的那些我没有必要听。他对埃利说了一些合情合理的话。他说她必须意识到我也许会觉得一个穷小子娶了一个富家女的滋味不好受。随后他又让她处理格里塔的问题。她马上表示同意，说她自己也准备征询他的意见。他还建议她同时应该把科拉·范·施托伊弗桑特的问题也一并处理。

“你没有义务给她钱。”他说，“她的几任丈夫付给她的赡养费已经足够多了，而且你也知道，你祖父留下的托拉斯基金每年都会给她一笔虽说数目不是很大的年金。”

“可是您认为我还是应该再给她一些钱？”

“我想你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义务非这样做不可。我想的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她容易让你忍受，或者说不那么恶毒。我会把她的年金提高，但是你可以随时取消

她的年金。如果你发现她四处传播关于迈克尔或是你自己或是你们婚姻生活的恶毒的流言蜚语，告诉她你可以随时取消她的年金会让她收敛她的行为，让她的舌头少一些肆意扎人的毒钩。"

"科拉一向恨我，"埃利说，"我早就清楚。"她很害羞地又问了一句："您真的喜欢迈克尔，是吗，安德鲁叔叔？"

"我觉得他是个魅力十足的年轻人，"利平科特先生回答她，"而且我很明白你为什么嫁给他。"

这个回答，我想，是我所能期望的最佳结果。我和他不是一类人，我知道。我轻轻地把门关上了。过了一两分钟，埃利开门让我回到客厅。

我们两人站在一起向利平科特先生道别时，有人敲门，一个小听差送了一份电报进来。埃利接过电报，打开看了看。她发出了一声欢喜的惊呼。

"是格里塔！"她说，"她今晚到伦敦，明天来看我们。太好了！"她看着我们两人又说："难道不是吗？"

她看到的是两张苦巴巴的脸孔，听到的是两句出于礼貌的答话，一句是"的确是，亲爱的"，另一句是"当然好极了"。

3

第二天上午，我出去买东西，回到酒店的时间比我预计的晚了不少。我发现埃利坐在中央大厅的休息处，对面是一位高大的金发女郎。她就是格里塔。两个人都喇喇不休地

说着话。

我向来不善于描述人的长相，不过我想简单地说一下她的长相。首先，谁都无法否认她，正如埃利所言，非常漂亮；而且，也正如利平科特先生不情愿地承认的那样，非常帅气。漂亮和帅气不完全一样。如果你说一个女人帅气，并不意味着你欣赏她。我想利平科特先生从不欣赏她。不过，如果格里塔走进旅馆大堂或是餐馆，男人们都会转头看她。她具有北欧日尔曼民族的特征。她的头发是金黄的玉米色，被她高高地盘在头顶上，很时髦，而不是守旧地垂在两旁。她的出身一眼便可看出，典型的瑞典或德国北部血统。她的眼睛是清澈的浅蓝色，面部轮廓无可挑剔。还得承认，她绝对不一般。

我走到她们坐着的地方，用我希望是一种自然、友好的态度问候她们两人，可是我无法抑制住尴尬的感觉。我不是什么戏都能演。埃利立即说道：

"终于见到了，迈克尔，这就是格里塔。"

我说我也猜想她也许是，语气略带调笑和不悦。

"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格里塔。"

埃利说道：

"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

"无论如何我们总能设法办到的。"我说。

"如果我的家人像整整一吨煤砸在我们身上的话，就不可能办到了。他们会把我们拆散的。给我讲讲，格里塔，他们是不是对你态度极其恶劣？"埃利问道，"你一直没给我写信谈过，也没对我提过。"

"我知道不该在一对幸福的新人度蜜月的时候给他们写信。"格里塔说。

"他们对你感到十分恼怒吧?"

"当然啦!你认为会怎么样?不过我有准备,你放心好了。"

"他们对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能说的能做的都说了都做了,"格里塔笑着回答,"自然第一项举措就是解雇。"

"是啊,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那——那你怎么办哪?他们总不会拒绝给你写推荐信吧?"

"他们当然可以拒绝。不管怎么说,在他们眼中,我是得到他们信任的,可我却无耻地滥用职权。"她又添了一句,"而且觉得其乐无穷。"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已经找到一份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纽约?"

"不。在伦敦。秘书。"

"这样行吗?"

"亲爱的埃利,"格里塔说道,"怎么会不行呢?我不是有你预计到穿帮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一切而寄给我的那张可爱的支票吗?"

她的英语很流利,几乎听不出什么外国口音,不过有不少俗语她说得不太正确。

"我去了不少地方,最后在伦敦安顿下来,还买了很多东西。"

"迈克尔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埃利说着，并因回忆而面露微笑。

的确如此。我们在欧洲大陆大大地采购了一番。有钱花的感觉真好，不用计较财政问题。在意大利买的织锦花缎和其他各种布料是用来装饰我们的家的。此外，我们也买了一些画，在意大利和巴黎买的，价钱高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我从未梦想会属于我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

"你们两个看起来都非常幸福。"格里塔说。

"你还没见过我们的房子呢。"埃利说，"它一定会非常特别，一定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说呢，迈克尔？"

"我见过。"格里塔说，"我到英国的第一天就雇车去那里看了看。"

"怎么样？"埃利忙问。

我同样说了一句"怎么样"。

"我觉得——"格里塔考虑着该如何回答。她的头左右摇了摇。

埃利一下子显得大失所望，极其伤心。可是我没有上当。我立即发现格里塔对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她的玩笑也许有些过分，但是她很快就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爽朗、悦耳，引得其他人纷纷转过头来，向这边张望。

"你们真该看一看你们的表情，"她说，"尤其是你，埃利。我不过是捉弄你一下。那所房子太美了，真的可爱。那个人是个天才。"

"是的，"我说，"他是超凡的人。也许以后你能见到他，那时你就明白我的话了。"

"我已经见过他了。"格里塔说道,"我去的那天他也在那里。对,他是个不平常的人。很有威慑力,你不觉得吗?"

"有威慑力?"我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讲?"

"哦,不知道。似乎他能把你看穿——把你从外到内全部看透。这会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然后,她又加了一句,"他满脸病容。"

"是的,他的病很严重。"我说。

"真遗憾。他得了什么病,肺结核,是吗?"

"不,"我回答,"我想不是肺结核。我估计是——是血液方面的病。"

"哦,我明白了。现在的医生什么病都能治,不是吗?除非他们在把你治好之前先一步把你治死了。不过,我们还是别想这些事情。我们谈谈那所房子吧。什么时候竣工?"

"我想,照目前的情形,应该很快竣工。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所房子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建起来。"

"嗨,"格里塔无动于衷地说了一句,"只是钱的问题。工人两班倒,干得快还有奖金——各种奖励制度。你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埃利,像你这样有钱多好。"

不过,我却知道。这几个星期以来,我逐渐明白了很多东西。由于这个婚姻,我踏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与我在外面观望时所臆想的大相径庭。到不久前为止,赌马时难得一次的双倍赢钱还一直是我心目中幸运得无与伦比的横财。发一笔财,就迫不急待地猛吃一顿。当然,这种行为粗鄙不堪,只属于我所在的社会阶层。可是埃利的世界完全不是这样。它与我想象中的富人的世界也不相同。她的世

界有无穷无尽的超级豪华供她享受。这些并不在于浴室的大小，房子的大小，房子里有多少灯，三餐有多么讲究，或是汽车速度有多快，也不在于为了花钱而花钱或是向别人炫耀。相反，一切都很单纯。只有当你超越了为挥霍而挥霍的心态之后，才能获得这种单纯。你不是想拥有三艘游艇或四辆汽车，也不会除了早、中、晚之外再加几餐，而在你买了一幅价格昂贵到极点的画之后，也许其他任何画你都不想再买了。一切就是这么单纯。所有你拥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并不是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属于你，但是如果你喜欢某种东西，没有任何理由能阻止你不去占有最好的一个。任何时候，你都不可能说"恐怕我买不起"。所以，有时候不知因为什么，我觉得无法理解这种令人奇怪的单纯。我们看上了一幅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塞尚的，应该是这个名字。我不得不认真记住这个名字。我总把它和一个吉卜赛管弦乐队的名字混在一起。后来我们走在威尼斯的街道上的时候，埃利又停下来观看马路画家的作品。他们差不多都在替游客画像，把一个和另一个人画得没什么差别，都咧嘴露着白花花的牙齿，大多数都是金发垂肩。

她买了一幅很小的画着一小湾运河的油画。那幅画的作者打量着我们的行头，要了六英镑。可是有趣的是，我非常了解埃利的心理，她对那幅六英镑买来的画和塞尚的画一样向往。

有一天在巴黎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她突然对我说：

"该多有意思——我们去买一只香脆的法国长面包，抹上黄油，夹着奶酪一起吃好不好？"

我们那么吃了。我想埃利觉得这顿饭比前一天晚上大约花去二十英镑的大餐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始我觉得不可理解，后来我逐渐开始明白了。令我难堪的是，和埃利结婚不仅仅是快乐的游戏，你还得做作业，得学习如何进餐馆，点什么东西，给适量的小费，以及在什么特殊情况下多给一些。你得记住吃什么菜时该喝哪种酒。我都是靠自己观察。我不能问埃利，因为她不会理解我的苦衷。她一定会说："亲爱的迈克尔，你想怎么办都可以。即便侍者认为你不该吃这样东西的时候喝这种酒，那又何妨呢？"对她无妨，因为她出生在这种环境中；而对我，这不是可以不予考虑的事情，因为我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不够"单纯"。在服饰上也一样。埃利在这方面帮了我很多忙，因为说到穿衣打扮，她更能理解我的心理。她把我带到该去的地方，对我说，让他们替你决定吧。

当然，目前我的言谈举止还没有完全到位。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知道窍门了。也许不久之后，等埃利的继母和叔叔到英国的时候，我也许已经完全符合老利平科特之流的要求了。其实，以后这些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房子建成之后，我们就搬进去，远离各色人等。它将成为我们的王国。我看着坐在我对面的格里塔。我很想知道她对我们的新房子的真实看法。无论如何，它正是我所希望的样子。这所房子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欲望。我想开车沿着一条幽僻的小路穿过树林，到达一处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海湾，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涉足的自己的海湾。我想，一头扎进那里的海水比在其他地方好一千倍。比在几百个人一起躺着的海滨浴场好一千

倍。我不想要那些没有意义的、只要钱多就能拥有的东西。我想要——那几个字又出现了，那些我独有的——我想要，我想要……我可以感觉到体内涌动的激情。我想要一位出众的妻子，和一所与别人的房子截然不同的出众的房子，我要在我出众的房子里堆满出众的东西。那些东西属于我。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

"他在想我们的房子。"埃利说。

似乎她已经提醒过我两次该去餐厅吃饭了。我钟情地望着她。

后来——那天傍晚——我们穿好衣服准备去吃饭的时候，埃利试探性地问我：

"迈克尔，你——你很喜欢格里塔，对吗？"

"当然喜欢。"我答道。

"如果你不喜欢她，我会觉得受不了的。"

"可是我喜欢她。"我反驳道，"你怎么认为我不喜欢她呢？"

"我不能确信。我想是因为你对她说话时看也不看她的缘故。"

"这，我想是因为——因为我觉得紧张。"

"因为格里塔而感到紧张？"

"是的，她有些令人生畏，明白吗？也许你并不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你和她认识多年了。不过，她的确有一点儿——怎么说呢，我想她很能干，讲实际，也很世故。"我说了一大堆词，可是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但我又猛然冒出一句："我觉得——我觉得与她相比我处于劣势。"

"噢，迈克尔！"埃利十分不安地解释道，"我知道我们说了很多东西，很多以前的笑话和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想——是的，我想这些话也许会让你觉得不知所措。不过你们一定会很快成为朋友。她喜欢你。她非常喜欢你。她这么对我说的。"

"听着，埃利，也许她不论心里怎么认为，都会对你这样说。"

"哦，不，她不会。格里塔很直率。你也见过她，听她说了不少话。"

的确，格里塔在吃午饭的时候一直滔滔不绝。与其说她的谈话对象是埃利，还不如说是我。她说：

"也许你有时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埃利，虽然我从未见过你。说实话我很气愤——对他们指导埃利生活的方法十分气愤。她完完全全被裹在他们用金钱和传统思想缠就的茧子里。她从来没有机会随心所欲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想反抗，可又不知该如何反抗。于是——对，没错，我给她鼓劲儿。我对她说她应该在英国找找合适的房产，然后我又告诉她，等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买下一处，彻底告别纽约的那个摊子。"

"格里塔总有好点子，"埃利说，"她能想出一些我也许永远不会想到的办法。"

利平科特先生是怎么对我说的？"她对埃利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虽然格里塔非常了解埃利，但是埃利身上有一

种东西是她从未真正了解的。我敢确信，埃利对爱的想法全部是与她自己的想法相符合的。格里塔鼓励埃利反抗，可是埃利自己原本就想反抗，只是不知该如何反抗而已。我对埃利的了解越深人，就越意识到她的单纯背后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城府。我想如果埃利想坚持己见，她一定能做到。问题在于她并不常常这样做。看来要了解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包括埃利，包括格里塔，也许还包括我的母亲……为什么她看我的时候目光中透着忧惧？

我想到了利平科特先生。我们剥着饭后水果超大号桃子的外皮时，我说了一句：

"利平科特先生似乎对我们的婚姻基本已经认同。我真有些吃惊。"

"利平科特先生，"格里塔说道，"是一只老狐狸。"

"你总是这么说，格里塔，"埃利说，"可是我认为他很可亲。他很严厉，但很得体。"

"好吧，如果你愿意这么想就这么想吧。"格里塔说，"我自己，是不会相信他一字一句的。"

"不相信他！"埃利惊呼道。

格里塔摇了摇头："我知道。他是一个可敬、可信的典范。他是什么样子，受托人和律师就该是什么样子。"

埃利笑了。她说："你是不是说他侵吞了我的财产？别傻了，格里塔。审计员，银行，财务检查之类的成千上万。"

"嗯，我想他一定行为端正。"格里塔说，"不过这种人才是真正会侵吞款项的人——可信的人。出事之后，所有的人都说：'我永远不会相信是A先生或B先生干的。他是最不

可能这么干的人。'是的，他们只会这么说。'他是最不可能这么干的人。'"

埃利思虑重重地说她认为倒是她的弗兰克姑父更可能做出这种不诚实的丑事。对于这种可能性，她仿佛并不忧虑，也不奇怪。

"他的确看上去像个骗子，"格里塔说道，"可是光这一点就足够让他无法行骗了。他总是乐乐呵呵的，不过他永远不可能占据可以操纵大骗局的位置。"

"他是你母亲的弟弟？"我问埃利。我总是搞不清她的亲戚关系。

"他是我父亲的妹夫，"埃利说道，"她离开他，嫁了另外一个人。六七年前，她去世了。可是弗兰克姑父却多多少少和我们家摽在一起了。"

"一共有三个，"格里塔善解人意地向我解释，"可以说，他们是三只四处游荡的水蛭。埃利的亲叔叔都去世了，一个死于朝鲜，一个死于车祸。埃利现在有一位赡养费很高的继母，一位自己粘粘乎乎找上门来的弗兰克叔叔，和她称为叔叔实为堂兄的鲁本，以及安德鲁·利平科特和斯坦福·劳埃德。"

"斯坦福·劳埃德是什么人？"我迷惑地问。

"哦，另一位受托人，对吧，埃利？总之，他替你管理投资等事务。这种事情不会很难，因为如果你有了埃利这么多的钱，几乎什么都不用干，那些钱就可以生出更多的钱来。他们就是常常围在埃利身边的人。"格里塔接着说道，"我确信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他们会来这儿看你。"

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看着埃利。埃利轻柔地对我说道：

“没关系，迈克尔，他们还会走的。”

4

他们真的来了，待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来，他们不会待多久。他们来只是为了看一眼我的样子。我觉得他们都让我难于理解，这自然是由于他们都是美国人，和我以前熟悉的人不是一类人。他们中也有很好相处的。弗兰克姑父就是一例。我认同格里塔的说法。我不会相信他的任何话。他这种人我在英国也曾遇见过。他个头高大，肚子略微鼓出来，眼睛下面浮肿的眼袋使他看上去显得生活很放荡——据我估计，事实的确如此。我想他对女人很有眼光，对良机更有眼光。他向我借过一两次钱，数目不大，只够他花一两天。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想向我借钱，而是想试探一下，看看我会不会轻易借钱给他。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不知该如何对待他。我应该明明白白地拒绝他让他明白我是个小气鬼，还是应该摆出一副与我的真实感觉相去甚远的马虎的大方相？让弗兰克姑父见鬼去吧，我想道。

科拉，埃利的继母是最令我感兴趣的人物。她大约四十岁，头发染过色，举止十分热情，依旧颇具魅力。她对埃利的态度非常好。

“你千万别介意我写给你的那几封信，埃利。”她说，“你必须承认这个消息真是太令人吃惊了，你居然以这种方式

结了婚。这么密不透风。不过，我知道一定是格里塔怂恿你这么做的，是她让你这么做的。”

“你不能责怪格里塔。”埃利说，“我也不愿意让你们如此失望。我只是想——也许会少些麻烦——”

“对，亲爱的埃利，你的选择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替你料理生意的人都为此变得面色铁青。我想斯坦福·劳埃德和安德鲁·利平科特都认为所有人都会责怪他们没能更好地照看你。当然，他们不知道迈克尔是什么样子。他们不会意识到迈克尔有多大魅力。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她对我笑了笑，非常甜美。这是我所见过的于情于理都最不对劲的笑容！我自忖道，如果有哪个女人恨哪个男人，一定是科拉恨我。不过，我想科拉对埃利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安德鲁·利平科特已经回到美国，无疑已提醒过她几句。埃利已在出售她在美国的一些房产，因为她已确定将在英国生活，然而她会给科拉一笔数目可观的年金，随她选择在哪里居住皆可。没人提及科拉的现任丈夫。我猜他或许身在异地，而且身边一定有别的人。科拉极有可能再度离婚，不过这一次的赡养费不会太多。她最近一次嫁的是一个比她年轻很多、魅力超过现金的家伙。

科拉希望得到那笔年金。她是个追求奢华的女人。无疑，安德鲁·利平科特已经足够明确地向她透露过埃利可以随时断绝她的这条财路，而且，如果科拉对别人散布关于埃利的新婚丈夫的恶毒谣言的话，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鲁本堂兄，或者说鲁本叔叔没有来英国。他写了一封轻松而不置可否的信，祝她生活幸福，但他也怀疑她是否真的

想在英国生活。“如果你不想，埃利，你就回美国来。别认为你不会受到欢迎。恰恰相反，你会的，你的鲁本叔叔一定会欢迎你。”

“他听起来不错嘛。”我对埃利说。

“是的。”埃利若有所思地说。看上去，她对他是否“不错”并不确定。

“你喜欢他们中的哪一个，埃利？”我问，“或许我不该问你？”

“你当然可以问我任何问题。”不过她还是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的问题。她似乎终于有了决断，毅然说道：“不，我谁都不喜欢。我的话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不过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不属于我。我和他们之间只有共同环境的维系，没有亲戚关系。他们都不是我真正的亲戚。我爱我的父亲，我喜欢我记忆中的他。我记得他是个没有什么个性的人。我的祖父对他很失望，因为他没有多少生意头脑。他也不愿意从商。他喜欢去佛罗里达捕鱼，或是做些类似的事情。后来，他娶了科拉。我一直不太喜欢科拉。其实她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对我的亲生母亲，我当然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我喜欢亨利叔叔和乔叔叔。他们很有意思，比我的父亲有意思。我的父亲是个安静而忧伤的人。可是我的两个叔叔却奉行及时行乐。我想乔叔叔有些野，那种因为有钱而产生的野气。他就是出车祸死的那个。另一个在战争中死了。当时，我的祖父本已疾病缠身，三个儿子全部相继死去对他而言是莫大的打击。他不喜欢科拉，也不喜欢哪一个远亲。鲁本叔叔就是个例子。他说谁都无法知道鲁本的心思在什么地

方。因此，他决定把他的财产委托给托拉斯管理。他的钱有不少赠给了博物馆和医院。他还给科拉留了足够的钱，还有他的女婿弗兰克也得到了他的关照。”

“不过大多数都留给了你？”

“是的。我想这件事让他很伤脑筋。他尽他所能地让别人替我看管好我名下的财产。”

“就是安德鲁叔叔和斯坦福·劳埃德先生。一位律师，一位银行家。”

“对。我想当时他认为我自己还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些事务。可是奇怪的是，他让我年满二十一岁的时候接管这些财产。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把时间定为二十五岁。也许因为我是女继承人。”

“真怪，”我说，“要我说，颠倒过来才对。”

埃利摇了摇头。“不，”她说，“我想我的祖父的想法是男人年轻的时候性子都野，到处惹是生非，会被动机不良的漂亮女人迷住。也许他认为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放任他们胡作非为。然而有一次他对我说：‘女孩子如果有头脑，二十一岁的时候就该有了，继续拖四年下去没什么差别。如果她是个蠢女人，四年之后还是一样。’他还说，”埃利看着我边笑边说，“他不认为我是个蠢人。他说：‘也许你对生活还不很了解，但是你有判断力，埃利。尤其对人有判断力。我想你会一直这样下去的。’”

“我想他不会喜欢我的。”我想了想，说道。

埃利很直率。她没有试图安慰我，没有说任何显然与事实不符的话。

"是的,"她说,"我想他会十分惊骇。开始一定是这样。但他总得习惯你的存在。"

"可怜的埃利。"我突然说了一句。

"为什么这么说?"

"我曾经对你说过一次,你记得吗?"

"记得。你说我是可怜的富家女。你说得很对。"

"这一次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不是说你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你富有。我想我的意思是——"我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说了出来:"缠在你身边的人太多了。全都包围着你,都想从你身上捞取各种好处,却没人真正在乎你,关心你。我说的是事实,不是吗?"

"我想安德鲁叔叔真的关心我。"埃利略带迟疑地说道,"他一直对我很好,同情我。别人——对,你说得不错。他们只想捞东西。"

"他们只会来向你乞讨,不是吗?他们向你借钱,想让你对他们另眼看待,以便多得好处,或是想让你把他们从困境中拖出来,如此而已。他们都缠着你,缠着你,缠着你!"

"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埃利不动声色地说,"现在我已经摆脱他们了。我要在英国生活,不会常常见到他们。"

她当然想错了,而且她对真相依旧不得要领。斯坦福·劳埃德后来自己来了。他带了很多文件、资料和各种需要埃利签署的东西,还希望埃利同意某些投资意向。他对埃利说了一大堆关于她拥有的投资、股票、地产的话,还谈到托拉斯基金的处理。他们的对话让我摸不到头绪。我无法帮助她、给她建议。我也无法让斯坦福·劳埃德停下,不再继续

欺骗她。我但愿他不是骗她，可是我对他说的东西一无所知，我又能怎么办呢？

斯坦福·劳埃德的表现很好，但好得令人生疑。他是银行家，看上去也像是个银行家。他年纪不轻，但是长得很英俊。他对我彬彬有礼，但是我明白他虽然尽力不表露出来，其实心中很看不起我。

"好了。"在他终于告辞之后，我说道，"这是最后一个。"

"你对他们印象都不好，对吗？"

"我想你的继母科拉是我见过的最两面三刀的货色。对不起，埃利，也许我不该这么说。"

"如果你心里这么想为什么不该这么说呢？我想你说得很对。"

"你肯定一直很寂寞，埃利。"我说。

"是的，我以前很寂寞。我也认识同龄的女孩子。我在很开明的学校上学，但从来不曾真正自由。如果我和谁成了朋友，他们总是会把我们分开，然后再塞给我另一个女孩子。你明白吗？一切都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如果我想让谁小题大作的话——不过，我从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我从未真正在意过谁。直到格里塔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第一次有人真正喜欢我。真是太好了。"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

"我希望……"我转身走向窗口，说道。

"你希望什么？"

"我不知道……我希望也许你能不这么依赖格里塔。像这样依赖任何人都不是好事。"

"你不喜欢她？迈克尔。"埃利说。

"我喜欢她,"我忙不迭地否认,"我真的喜欢她。可是你要明白,埃利,她——她对我还是个陌生人。我想,实话实说,我有些嫉妒她。嫉妒是因为她和你——嗨,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关系居然如此亲密。"

"别嫉妒她。她是惟一对我好的人,惟一关心我的人——在遇到你之前。"

"可是你已经遇到我了,"我说,"而且你嫁给了我。"然后,我又重复说了一句以前说过的话:"我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永远。"

5

我竭尽全力地,虽然稍嫌浮光掠影地,描述了走进我们生活的所有人物的众生相。也就是说,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于埃利的生活之中。我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他们会走出埃利的生活。他们没有。他们丝毫不愿出去。然而,我们对此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就是我们在英国的生活了。我们的房子建好之后,桑托尼克斯给我们拍了份电报通知我们。他让我们先等候了大约一周时间,然后,他又拍了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着:"明天来此。"

我们驱车前往,在日落时分到了那里。桑托尼克斯听到汽车的声音,便出来迎接我们。他站在房子前。当我看到我们的房子,竣工的房子时,胸中激情不停地澎湃着,仿佛要从每一个毛孔中迸射出来一样!它是我的房子——我终于

拥有它了！我紧紧地拥着埃利的肩头。

“喜欢吗？”桑托尼克斯问。

“美仑美奂。”我说。这话听起来很傻，但是他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它是我最美的作品……花去了很多钱，但是每一分都物有所值。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来，迈克尔，”他对我说，“把她抱起来，迈过这道门槛。你应该这样和你的新娘走进你们的家！”

我的脸红了。我抱起埃利——她很轻——像桑托尼克斯建议的那样跨进了门槛。迈进去的时候，我略微晃了晃。我看到桑托尼克斯皱了皱眉。

“你听好，”桑托尼克斯说道，“要好好待她，迈克尔。照顾她，别让她受到伤害。她照顾不了自己，而她以为她行。”

“为什么我会受到伤害？”埃利说。

“因为这是个邪恶的世界，里面有恶人。”桑托尼克斯说道，“孩子，在你的身边就有恶人。我知道。我见过一两个。他们来过这里。他们四处打探，像老鼠一样东闻西嗅。请原谅我这些丧气话，但是总得有人把它们说出来。”

“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埃利说，“他们都回美国了。”

“也许，”桑托尼克斯说道，“但是坐飞机只是几个小时的事。”

他搭在她双肩的手现在益发显得细瘦、苍白。他的病厉害得很。

“孩子，我会亲自照顾你，如果我能的话，”他说，“但是我不能。我的日子不多了。你得自己保护自己。”

"别再理会吉卜赛人的警告了,桑托尼克斯,"我说,"带我们看看房子。看遍每一英寸地方。"

我们看了房子。有的房间依旧空空如也,但是我们买来的东西大多已安置好了,包括画、家具和窗帘。

"我们还没给它起名字呐。"埃利突然说道,"我们不能称它为'塔城',这个名字太可笑了。你跟我说过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她问我,"吉卜赛营地,是吗?"

"我们不叫它这个名字,"我马上说道,"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这里的人们还是会这么叫它。"桑托尼克斯说。

"他们都迷信得很,真愚蠢。"我说。

后来,我们一起坐在露台上边看落日,欣赏晚景,边想名字。起名字很有意思,就像玩游戏。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认真,后来就开始想各种很傻的名字。"旅途尽头","心的欢喜"等等像旅店的名字,还有"海景","漂亮房子","松林居"等。再后来天色突然转暗,气温也降低了,我们就又进了室内。我们没有拉上窗帘,只是关上了落地窗。来的时候,我们带了吃的东西。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价格不菲的家庭日用品运到。

"他们也许不喜欢这里,说这所房子太孤零零的,他们要走。"埃利说。

"然后你就给他们双倍的钱,让他们留下来。"

"你认为,"埃利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收买!"不过她是用打趣的口吻说的。

我们带来了火腿肠,法式面包,和个头很大的红艳艳的

对虾。我们围坐在餐桌旁边吃边谈笑。就连桑托尼克斯也显得结实得多，有活力得多了。他的眼中闪烁着一种狂野的兴奋。

然后，就在一瞬间，出事了。一块石头砸在窗户玻璃上，砸碎玻璃飞进屋子，落在餐桌上，把一只酒杯砸得粉碎。玻璃碎屑四下迸溅，其中的一小片恰好划破了埃利的面颊。一时之间，我们都僵坐在那里，然后我一跃而起，奔向落地窗，拔开窗闩，冲到露台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屋子里。

我拿起一块餐巾纸，俯身替埃利擦掉顺着她的面颊流下的血。

"伤到你了……好，亲爱的，关系不大。不过是一小片玻璃划了一道小小的伤口。"

我的目光和桑托尼克斯的相遇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埃利问。她依旧惊魂未定。

"男孩子，"我说，"那些无所事事的孩子们。他们也许知道我们要搬进来。我敢说只扔一块石头还算是幸运的。他们保不准还有气枪之类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

"不知道。"我说，"野性子吧。"

埃利猛地站了起来。她说：

"我害怕。我害怕。"

"我们明天去问一问。"我说道，"附近的人我们不认识几个。"

"是因为我们富有他们贫穷吗？"埃利问。她问的不是我

而是桑托尼克斯，仿佛他能说出比我的更好的答案。

"不。"桑托尼克斯缓缓说道，"我想并非如此……"

埃利又问：

"是因为他们恨我们……恨迈克尔和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幸福？"

桑托尼克斯又摇了摇头。

"不，"埃利说道，就像同意他的看法一样，"不，是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别的原因。吉卜赛营地。任何住在这里的人都会遭人忌恨，都会被处死。也许他们最终会把我们赶出这块地方……"

我倒了一杯酒，递给她。

"别这样，埃利，"我请求道，"别这么说。把这个喝了。这件事真是倒人胃口，但是只不过是孩子们愚蠢的不计后果的恶作剧。"

"我怀疑，我怀疑……"她紧盯着我，"有人想把我们赶走，迈克尔。把我们从我们自己建的、我们深爱的房子里赶走。"

"我们不会让他们把我们赶走。"我说。我又加了一句："我会照顾好你。什么都不会伤害你。"

她又把目光转向桑托尼克斯。

"你应该知道的，"她说，"建这所房子的时候你一直在这儿。难道没有任何人对你说过什么吗？没人来扔石块——搅扰工程吗？"

"你什么都想象得出来。"桑托尼克斯说道。

"那一定有事故发生？"

"施工的时候总会有一两次事故。都不太严重。这个人从梯子上失足掉下来,那个人搬东西的时候砸了自己的脚,或是拇指扎了一根刺感染了。"

"没有别的吗?没有也许是蓄谋的事故吗?"

"没有,"桑托尼克斯说,"没有。我向你发誓,没有!"

埃利重新望着我。

"你记得那个吉卜赛女人,迈克尔。那天她的举动多奇怪,她竭力劝我不要到这里来。"

"她有点儿疯疯癫癫的,脑子不大正常。"

"我们在吉卜赛营地建了一所房子,"埃利说,"我们做了她告诫我们不要做的事情。"她重重地跺了跺脚:"我不会让他们把我们赶走。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我们赶走!"

"没有人能把我们赶走。"我说道,"我们会在这里幸福地生活。"

我们的话就像在对命运挑战。

6

我们在"吉卜赛营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没再为这所房子另取名字。我们来这儿的第一个夜晚已经将"吉卜赛营地"这个名字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我们把这所房子叫做'吉卜赛营地',"埃利说,"就是为了显示一种挑战,对吗?它是我们的,让那吉卜赛隐晦的警告见鬼去吧!"

第二天她又是高高兴兴的老样子了。很快我们就忙着

安顿下来，了解周围的环境，结识邻居们。埃利和我步行去过那个吉卜赛女人住的小屋。我觉得如果我们发现她在花园里挖土，那将是件好事。在此之前埃利惟一见过她的时候就是她预言我们未来的那次。要是埃利看到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就好了——在挖土豆——但是我们没见到她。小屋的门紧闭着。我问一位邻居她是不是死了，但那位邻居摇了摇头。

“她肯定是出门了。她时常出门，你们知道的。她真是个吉卜赛人。这就是她不可能呆在房子里的原因。她四处流浪，然后又回来。”她拍拍前额，“不一直在这儿。”

不一会儿她又说话了，尽力掩饰着她的好奇：“你们是从山顶上那座新房子来的吧，那座刚建好的房子？”

“是的，”我说，“我们昨晚搬进来的。”

“那是个看上去不可思议的地方，”她说，“在那座房子的修建过程中，我们曾上山去看过。不是吗？那里过去树木阴暗蔽日，现在则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观。”她很羞涩地对埃利说，“听说，您是位美国女士，是吗？”

“是的，”埃利说，“我是个美国人——或者说我过去是，但现在我嫁了个英国人，所以我是个英国妇女。”

“那么您来这儿是要定居下来，住下去，对吗？”

我们说是的。

“哦，我确信，我希望你们会喜欢它的。”她将信将疑地说。

“我们为什么不该喜欢它呢？”

“哦，当然，你们知道，那儿很冷清。人们一般不喜欢住

在许多树木中间一个人迹稀少的地方。”

“吉卜赛人的营地。”埃利说。

“哦，你们知道这个当地名字，是吗？但以前那座房子被称作‘塔城’。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儿没有任何塔，至少打我记事起一直没有。”

“我觉得‘塔城’是个很傻的名字，”埃利说，“我想我们会继续叫它‘吉卜赛营地’。”

“如果这样，我们必须告诉邮局一声，”我说，“否则我们就什么信件都收不到了。”

“对，我觉得也是。”

“尽管我想到了这一点，”我说，“但这有什么关系吗，埃利？假设我们收不到任何信件，那不是更好吗？”

“那会引起许多麻烦的，”埃利说，“我们甚至拿不到我们的汇票。”

“那会是个令人赞叹的主意。”我说。

“不，不是那么回事，”埃利说，“财产管理人会来这儿，在这儿安营扎寨。不管怎样，”她说，“我不愿意收不到任何信件。我想收到格里塔的来信。”

“别想什么格里塔了，”我说，“让我们继续走走。”

于是我们去逛金斯顿主教大街。那是个不错的镇子，商店里的人们也都很好。关于那个地方没有任何邪恶的传说或谣传。我们的管家、仆人们不太喜欢那个地方，但我们很快安排好，雇来的汽车会在他们假日的时候带他们去最近的海滨城镇或去凯特威尔镇的集市。他们对房子的位置不太喜欢，但他们也不担心那些迷信的说法。我对埃利说，没

有人能说这所房子闹鬼是因为它刚建成。

“对，”埃利赞同道，“不是房子的问题。这所房子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问题在外面。不对劲的是那条路，它蜿蜒穿过那片树林，那天那个女人就站在那块阴暗蔽日的林地中间，吓了我一跳。”

“嗯，明年，”我说，“我们可以砍掉那些树，种许多杜鹃花之类的东西。”

我们继续规划着。

格里塔来和我们呆了一个周末。她对那所房子兴致极高，对我们所有的家具摆设、画和美丽的构想都恭维了一番。她非常圆滑。周末过后，她说她就不再打扰蜜月期的我们了，而且她得回去上班。

埃利很高兴地带她参观那所房子。我能看出埃利是多么喜欢她。我尽量表现得很理智，很愉快，但我很高兴格里塔返回伦敦，因为她呆在那所房子里使我感到紧张劳累。

我们在那儿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已经被当地人接受了，而且认识了“上帝”。他在一个下午拜访了我们。当我们那位在我看来有点虚伪的行为端正的男仆从房子里出来大声说“菲尔波特少校在起居室里等着”我们时，埃利和我正在争论花坛该布置在哪儿。就在那时，我悄声对埃利说：“上帝！”埃利问我是什么意思。

“当地人对他就像对待上帝一样。”我说。

于是我们走进房间，菲尔波特少校在那儿。他举止文雅，年近六十岁，属于难以形容或难以归类的那种人。他穿着乡下人的衣服，非常破旧，头发灰白，头顶有点秃，长着一

撮又短又硬的胡子。他为他的妻子没能和他一起来拜访我们表示抱歉。他说，她是个久病之人。他坐下和我们闲聊。他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不同寻常或是特别有趣之处。他有使人觉得自在的能力。他轻描淡写地谈了许多话题。他没有直接问任何问题，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我们对什么特别感兴趣。他和我谈赛马，和埃利谈园艺，以及在这块特殊的土壤上种什么好。他曾去过美国一两次。他发现尽管埃利不是非常喜欢赛马，但她非常喜欢骑马。他告诉她，如果她打算养马，她可以沿着一条穿过松林，延伸至一大片旷野的小径，在那儿她可以跑马。然后我们谈到了我们的房子这个话题，以及关于"吉卜赛营地"的故事。

"我明白，你知道这个当地的名字，"他说，"也知道所有那些本地的迷信说法，我猜。"

"吉卜赛人隐晦的警告，"我说，"太多了。主要是来自于那位年老的李太太。"

"哦，亲爱的，"菲尔波特说，"可怜的埃丝特。她一直惹麻烦，是吗？"

"她是否有点疯疯癫癫？"我问道。

"不像她假装的那样。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对她有点责任。是我把她安顿在那个小屋里的，"他说，"但她并不因此感激我。尽管她有时候可能惹些麻烦，我还是喜欢这个老家伙。"

"算命？"

"不，并非完全如此。什么，她曾给你们算过命吗？"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说，"埃利说，"她警告我们别

来这儿。”

“我觉得很奇怪。”菲尔波特少校的浓眉一挑，“她通常算命时总像嘴巴上抹了蜜似的。英俊的陌生人，婚礼的钟声，六个孩子，拥有无数的好运和金钱，漂亮的女士。”他出人意料地摹仿着她那种吉卜赛人嘀嘀咕咕的嗓音。“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吉卜赛人常在这儿安营扎寨。我想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喜欢他们，尽管他们是群偷盗成性的人。但我一直被他们吸引。只要你不期望他们遵守法律，他们绝对没说的。我还是个学童的时候，吃过许多罐马口铁罐盛着的吉卜赛人做的炖鱼炖肉。我觉得我家欠李太太一些东西，当我的一个兄弟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救过他一命，他掉进了冰洞里，她从池塘里把他捞了起来。”

我笨手笨脚地不小心把桌上的一个玻璃烟灰缸碰了下去。烟灰缸摔成了碎片。

我把那些碎片捡起来，菲尔波特少校也帮我一起捡。

“我希望李太太确实不怀恶意，”埃利说，“我如此惊慌真是太傻了。”

“惊慌，是吗？”他的眉毛又一挑，“情况有这么糟，是吗？”

“我毫不怀疑她害怕，”我很快说，“与其说是警告我们，倒不如说是在威胁我们。”

“威胁！”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是的，我觉得是那样。我们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生了一些怪事。”

我告诉了他那块破窗而人的石头的事。

"我猜恐怕是附近有许多年轻的小无赖，"他说，"尽管我们在这儿附近没抓到他们许多人——不至于像某些地方那么糟。但是，我很抱歉地说：这类事还是发生了。"他看着埃利说："我非常抱歉让你受惊吓了。你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确实令人不快。"

"哦，我现在没事了。"埃利说，"不仅是那件事，还有——还有之后不久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

我也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一天早晨我们出来时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小鸟，一把刀子穿过它的身体，上面钉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错误百出地写着："从这儿滚出去，否则，等着瞧。"

菲尔波特这下真生气了。他说："你们本应该向警方报告这件事的。"

"我们不想那么做。"我说，"别忘了，那只会使反对我们的人更憎恨我们。"

"好吧，这种事情该停止了。"菲尔波特说。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地方法官。"否则，你们该知道，这种事情仍会发生。想起来有些好笑，但——但听起来又有点不仅仅是好笑。恶意的——蓄谋的——不是，"他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意思是，不像是这附近哪个人对你们怀恨在心，哪个人对你们任何一个人有什么恶意。"

"对，"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们俩在这儿都是陌生人。"

"我会调查这件事。"菲尔波特说。

他站起身来，离开时四处看了看。

“你们知道，”他说，“我喜欢你们这幢房子。我想我不应该。我有点古板守旧，也就是人们过去常常说的抱残守缺。我喜欢老房子和旧建筑物。我不喜欢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所有那些火柴盒般的工厂。大箱子，像蜂箱似的。我喜欢气派、有些装饰的建筑物。但我喜欢这所房子。它简洁而且非常现代，但给人感觉很好。当你从这里向外看时，你能看见些东西——嗯，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你以前见过的东西。这很有趣，非常有趣。是谁设计的这所房子？他是名英国建筑家还是位外国人？”

我告诉他是桑托尼克斯。

“嗯，”他说，“我想我在哪儿读到过有关他的报导。是《家居与园艺》吗？”

我说他相当知名。

“我想什么时候见见他，尽管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我不属于艺术家那一类。”

然后他让我们定个日子过去与他和他的妻子共进午餐。

“你会知道你多么喜欢我的房子。”他说。

“是座老房子，我猜？”我问道。

“建于一七二〇年。一个好时代。最早的房子是伊丽莎白式的。一七〇〇年被烧毁，后来在原址上建起了这座房子。”

“你一直住在这儿？”我说。我并非指他个人而言，当然，这个他懂。

“是的，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我们就住在这儿。有时

繁荣昌盛，有时穷困潦倒，情况糟时卖地，情况好转时再买回来。我很高兴带你们两个人去看看我的房子。”他说，笑眯眯地看着我和埃利，“我知道，美国人喜欢老房子。你可能是那种并不认为这种房子很好的人。”他对我说。

“我不准备假装我对过去的东西了解很多。”我说。

他步子重重地走了。在他的车里，一只长毛矮脚垂耳猎犬在等着他。那是辆漆皮已经剥落了的旧破车，但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我知道，在这一片土地上，他依然是上帝，他把他的许可烙在了我们身上。我看得出这一点。他喜欢埃利。我顺理成章地推断他也喜欢我，尽管我注意到他不时射向我的赞许的眼神好像在对他从未碰到过的某种东西做出迅速的判断。

当我返回起居室的时候，埃利正小心地把碎玻璃片放进废纸篓里。

“我很难过它碎了，”她遗憾地说，“我喜欢它。”

“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像这个的，”我说，“它很现代。”

“我知道！什么让你吃惊了，迈克尔？”

我想了一会儿。

“菲尔波特刚才说的某些事情。它让我想起了我还是个孩子时发生的一些事。我在学校时的一个同伴和我逃学，出去到当地的一个池塘滑冰。冰面承受不了我们两人的重量，我们真是两个小傻瓜。结果，他掉进水中淹死了，没人来得及救他。”

“多么可怕啊。”

“是的。我已经把那件事全忘了，直到菲尔波特提到他

自己的兄弟时我才又想起来。”

“我喜欢他。迈克尔，你呢？”

“是的，非常喜欢。我想知道他妻子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早早地去和菲尔波特夫妇共进午餐。那是幢白色的乔治式的房子，设计相当漂亮，尽管不是非常令人振奋。房子里面简陋但舒适。长长的餐室墙上挂着许多画，我认为是主人的先人的肖像。我认为大部分画情况都很糟，尽管如果它们经擦拭清除了污垢的话，看上去会好些。我非常喜欢其中一幅穿着粉色缎子衣服的金发女郎。菲尔波特少校微微一笑说道：

“你挑了我们最好的一幅画。它是庚斯博罗画的，是幅好画，尽管其主人公在当时带来不少麻烦。她被怀疑毒死了她的丈夫。人们可能是由于偏见，因为她是个外国人。杰维斯·菲尔波特从国外某个地方带回了她。”

其他一些邻居也被邀请来和我们见面。萧博士是位上了年纪的男人，态度和蔼但疲倦不堪。他不得不在我们吃完饭之前就离开了。还有一位年轻热情的牧师，一位中年妇女，兴高采烈。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漂亮的黑发女郎，她叫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好像是为了马活着似的，尽管强烈的花粉过敏症给她带来不便。

她和埃利相处得相当好。埃利很喜欢骑马，也同样被过敏症困扰。

“在美国主要是千里光属植物使我过敏，”埃利说——“而且有时使马也过敏。不过现在这对我不是什么烦恼了，因为医生会给我们开许多很好的药来对付各种各样的过

敏。我会给你一些我用的药片。它们是鲜橙色的。如果你记得出发前吃一片的话，你连一个喷嚏都不会打。”

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说那太棒了。

“骆驼对我来说比马还糟，”埃利说，“去年我在埃及——在金字塔附近简直是泪如泉涌。”

埃利说有些人和猫在一起也会过敏。

“还有枕头。”她们继续谈论过敏症。

我坐在菲尔波特太太旁边，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边吃着丰盛的午餐边谈着她的健康。她向我详细解释了她所有的各种疾病，以及许多著名医学专家是如何地对她的病例困惑不解。偶尔她的注意力会转移一下，问我做什么工作。我避开了她的问题，她就兴味索然地想知道我认识谁。我本可以老实地回答说“谁都不认识”，但我当时想克制一下会好一些——尤其她并非真是个势利小人，而且她并不真想知道。还有一位科吉太太，我没弄清她正确的名字是什么。她问的问题可彻底得多了，但我使她的注意力转移到老兵普遍的恶劣行为和无知上去。除了枯燥，所有一切都很令人感到愉快、和平。

后来，当我们在花园里闲逛时，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和我走在了一起。

她相当出其不意地说：“我听说过你——从我哥哥那儿知道的。”

我看上去很惊讶，我无法想象我认识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的一个兄弟。

“你确信吗？”我说。

她看上去被逗乐了。

“实际上，他为你建了那所房子。”

“你的意思是桑托尼克斯是你的哥哥？”

“堂兄。我不太了解他。我们很少见面。”

“他极出色。”我说。

“我知道一些人这么认为。”

“你不这样认为？”

“我不太确定。他有两面性。一段时期以来，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人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好像变了。他开始以一种最特别的方式在他的行业取得成功。他好像——”她停顿了一下，说了一个词——“在奉献。”

“我认为他——就是那样的。”

然后我问她是否见过我们的房子。

“没有——自从它建好之后就没见过。”

我告诉她一定要来看看。

“我不会喜欢它的，我警告你。我不喜欢现代的房子。安娜女王时代的是我最喜欢的。”

她说她准备提名埃利参加高尔夫俱乐部。而且她们打算一起骑马。埃利打算买匹马，可能不止一匹。她和埃利好像已经交上了朋友。

当菲尔波特带我参观他的马厩时，他简短地提及了克劳迪娅。

“非常喜欢骑马纵狗打猎，”他说，“遗憾的是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

“是吗？”

“嫁给了一个富有的男人，比她大许多岁，是个美国人，姓劳埃德。这桩婚姻并不成功。他们几乎马上就分开了。她恢复了她原来的姓。别认为她会再结婚。她反对男人。遗憾。”

当我们驱车回家时，埃利说：“枯燥——但挺好。很好的人们。我们在这儿将会非常幸福，是吗，迈克尔？”

我说：“是的，我们会的。”然后把我握方向盘的手放在她的手上。

我们回去后，我让埃利在房子那儿下了车，然后把车开进车库。

当我走回我们的房子时，我听见了埃利的吉他的微弱的拨弦声。她有一把相当漂亮的旧西班牙吉他，肯定值许多钱。她过去常常在这把吉他的伴奏下用温柔感伤的声音低声吟唱，听起来非常动听感人。我对大部分歌曲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一些是美国黑人的圣歌，一些是古老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民谣——甜美但非常感伤。它们不是流行音乐或是其他类似的东西，可能是民间歌谣。

我走过露台外面，在进去之前在窗户旁停了一下。

埃利正在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她温柔地低着头，一边轻轻地拨弄着吉他一边低声吟唱着。那旋律甜美而忧伤，令人难忘。

人生有喜亦有悲时
正确地知道这一点
就能安全涉足尘世

每个夜晚，每个早晨
有些人生来痛苦；
每个早晨，每个夜晚
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
每个早晨，每个夜晚
有些人生来长夜漫漫……

她抬起头看见了我。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迈克尔？”

“怎么了？”

“你看着我的样子好像你爱过我似的……”

“我当然爱你。我还能怎样看你呢？”

“但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老实地慢慢回答说：“我在想，你我初识时的你——站在暮色中的一棵冷杉旁。”是的，我一直记着看见埃利的那第一个瞬间，那份惊奇和激动……

埃利朝我微微一笑，温柔地唱了起来：

每个早晨，每个夜晚
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
每个早晨，每个夜晚
有些人生来长夜漫漫……

人们往往认识不到人一生中那些真正重要的时刻——

直到太晚太晚。

我们去和菲尔波特夫妇共进午餐，然后高高兴兴回到家里的那一天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但我那时并不知道——直到事后。

我说："唱那首关于苍蝇的歌吧。"于是，她换成了欢快的有点舞蹈的旋律唱道：

可爱的苍蝇
夏日的游戏
我轻率的手
将你拂去。

难道我不是
就像你一样的一只苍蝇？
你难道不是
像我一样的一个男人？

我跳舞
饮酒，歌唱
直到某只鲁莽的手
触到我的翅膀。

如果思想就是生活
而思想就是力量，就是向外散发气息
假如要思想，

那就是死亡；

那么我
做一只幸福的苍蝇
不管我活着
还是死去。

哦，埃利——埃利。

7

在这个世界上，事情的发展不以你的预料为转移的情况简直让人惊异。

我们搬进了我们的房子，生活在那里。我们如我打算和计划的那样远离了所有的人。只是我们当然没能远离每一个人。各种事情越过海洋或以其他方式向我们逼过来。

首先是埃利那该死的继母。她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要埃利去见房地产经纪人。她说她是如此地为我们的房子着迷，所以她也一定要在英格兰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她说她喜欢每年在英格兰呆上几个月。她的最后一封电报还没到，她人就到了。我们不得不带她去附近看看，考察一下情况。最后她总算选定了一所房子。一所距我们十五英里左右的房子。我们不想她在那儿，我们讨厌她那个想法——但我们无法这样告诉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真正的意思是：即使我们这样告诉她，而她想要那所房子的话，我们也不可能阻

挡她。我们不能命令她不要去那儿。这是埃利最不希望的事。我知道这些。然而,当她仍在等待考察员的报告时,又来了一堆电报。

好像弗兰克姑父陷入了某种麻烦。我猜想是某种欺诈之类的事情,这意味着需要一大笔钱让他摆脱麻烦。更多的电报在利平科特先生和埃利之间来来去去。之后情况证明是斯坦福·劳埃德和利平科特先生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他们之间就埃利的一些投资问题发生了争执。以我的无知和轻信,我曾以为那些美国人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从未意识到埃利的那些亲属和商务代理根本不把乘二十四小时的飞机飞到英格兰再飞回去当回事。先是斯坦福·劳埃德飞来又飞回去。然后是安德鲁·利平科特又飞了过来。

埃利不得不去伦敦和他们见面。我还不了解这些财务上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对他们说的话都相当小心谨慎。但事情与埃利的信托财产有关,而且还有一种阴险的暗示:不是利平科特先生延误了这件事就是斯坦福·劳埃德在耽搁结算。

在这些令人烦恼的事情的间歇,埃利和我发现了我们的"荒唐之地"。我们尚未真正调查过我们所有的财产(仅就我们房子周围而言)。我们过去常常沿着穿过树林的那些小径行走,看它们通向哪里。一天,我们沿着某条小路走着,发现它是这样簇叶丛生,以致我们起先看不出它到底通往哪儿。但我们还是走出了一条道,最后来到了埃利称之为"荒唐"的地方,一个可爱的、白色的、挺可笑的看上去像庙似的地方。那个地方相当不错,于是我们把它清理了一下,油漆

了一下，在里面摆了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一个长沙发椅和一个角柜，在角柜里我们放了瓷器和玻璃杯，还有一些瓶子。这真是很有趣。埃利说我们将清出一条路来，这样我们上来时就容易多了。而我说不，如果除了我们俩人没人知道这个地方，那会更有趣。埃利认为这是个浪漫的想法。

“我们一定不要让科拉知道。”我说，埃利也赞同。

就在我们从那儿下来时，不是第一次而是后来——在科拉走了之后，我们期望再像以前一样平静——而在我前面蹦蹦跳跳的埃利突然被树根绊了一下，摔倒了，扭了脚踝。

萧医生来了，说她扭伤了脚，可能一星期之后才能走动。于是埃利就写信请格里塔来。我无法反对。确实没人能很好地照顾她，我指的是没有女人。我们的那些仆人特别没用，而且无论如何，埃利需要格里塔。于是格里塔来了。

她的到来对埃利来说当然是个极大的安慰。就当时境况而言，对我也是极大的安慰。她安排一切，让整个家正常运转。我们的仆人们注意到了这些。他们说这所房子太孤寂了——但事实上我认为是科拉使他们不安。格里塔打出广告，几乎马上就雇来了两名新仆人。她照料埃利的脚踝，逗埃利开心，给埃利拿她知道的埃利喜欢的东西，埃利喜欢的书和水果以及别的东西——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她们在一起看上去特别高兴。埃利当然很高兴见到格里塔。不管怎样，格里塔就是不再离开了……她将一直留在这里。埃利对我说：

“你不介意，是吗，如果格里塔再呆一段时间？”

我说:"哦,对。当然不介意。"

"有她在是这样让我觉得安慰,"埃利说,"你明白,我们在一起可以做许多女人们的事情。没有另一个女人在她周围,女人会觉得非常孤独。"

每天我都注意到格里塔越来越自作主张,发号施令,盛气凌人地处理事情。我假装我乐意格里塔呆在这儿,但有一天,当埃利高抬着脚躺在起居室里时,我和格里塔在露台外面突然吵了起来。我现在已记不得开始时我们所说的确切的话了。格里塔说了些什么,让我生气,于是我尖锐地回击。然后我们继续下去,互不相让。我们的嗓音都提了上去。她攻击我,说出了所有她想得出的尖酸、刻薄的话,我差不多是以牙还牙,毫不逊色。我指责她是个专横、爱管闲事的女人,她对埃利施加了太多的影响,我不能再容忍她对埃利指手画脚了。我们俩冲着对方大声叫嚷,突然埃利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来到了露台上。她审视着我们,我说:

"亲爱的,对不起。我非常抱歉。"

我返回房间,把埃利安顿在沙发上。她说:

"我没有意识到。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你——你其实讨厌格里塔呆在这儿。"

我安慰她,使她平静下来,说她一定不要在意,我只是发脾气而已,我有时候禁不住爱争吵。我说事情不过就是我认为格里塔有点专横而已。可能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她过去一贯如此。最后我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格里塔,只是我因为心情不好、焦虑而发了脾气。所以,那件事几乎是以我恳求格里塔继续留下来而告终。

我们的那场大吵大闹，我想房子里的许多其他人都听见了。我们的新男仆和他的妻子一定也听到了。当我生气时，我确实大声喊叫。我想我是做得有点过分。但我喜欢那样。

格里塔似乎认为很有必要担心埃利的健康，劝阻她不应该这样，或不该那样。

"你知道，她并不是真正十分强壮。"她对我说。

"埃利什么事也没有，"我说，"她的身体一直非常棒。"

"不，不是的，迈克尔。她很纤弱。"

下一次萧医生来看埃利的脚踝时，他告诉她说，她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只是如果她准备在粗糙的地面上行走的话，包扎起来就行了。我想我以男人们常有的那种很傻的方式问了他一句：

"她并不纤弱或是有什么事，是吗，萧医生？"

"谁说她纤弱？"萧医生是那种如今已经很少见的大夫，事实上，他在当地以"听天由命的萧"而闻名。

"就我看来她没有任何问题。"他说，"任何人都可能扭伤脚踝。"

"我不是指她的脚踝。我怀疑她是否心脏不好或其他类似的事情。"

他的目光从他的眼镜上方朝我射来。"别胡思乱想，年轻人！你怎么会有这些想法？你不是那种通常担心女人疾病的男人。"

"是那位安德森小姐这么认为。"

"哦。安德森小姐。她知道什么？她并不是个合格的医

务人员，对吗？”

“当然。”我说。

“你妻子是个非常有钱的女人。”他说，“不管怎样，当地人是这么议论的。当然一些人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很富有。”

“她是很富有。”我说。

“哦，你必须记住这一点。富有的女人因其富有会在许多方面大吃苦头。这个或那个医生总是给她们药粉和药丸，兴奋剂或刺激性麻醉药片或是镇静剂，这类她们根本最好不用的东西。乡下妇女健康得多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像这样担忧她们的健康。”

“她确实吃了些胶囊之类的东西。”我说。

“如果你愿意，我想给她做个检查。也许会发现他们给了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在此之前我曾对人们说过‘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扔到废纸篓里去’。”

他离开前对格里塔说：

“罗杰斯先生请我给罗杰斯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我没发现她有任何大毛病。我认为在露天多锻炼会对她有好处。她吃什么药？”

“她疲乏时吃些片剂，还有一些她如果需要时吃了好睡觉。”

她和萧医生去看了看埃利的处方。埃利微微笑了一笑。

“我不吃所有这些东西，萧医生，”她说，“只吃治过敏症的胶囊。”

萧看了看那些胶囊，读了读说明，然后说，这些药没什

么坏处。他又看了看安眠药的说明。

"睡觉有问题?"

"住在乡下后就没问题了。我想我自从来到这儿后就一片安眠药也没有吃过。"

"哦,那很好。"他拍拍她的肩,"你一点病也没有,亲爱的。我想,只是有时候有点忧虑。就这些。这些胶囊性质足够温和。如今许多人都吃它们,它们不会造成任何害处。继续吃吧,但别吃那些安眠药。"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担忧,"我抱歉地对埃利说,"我猜是格里塔。"

"哦,"埃利说着大笑起来,"格里塔总是对我大惊小怪。她自己从来不吃任何药。我们要清理一下,迈克尔,把这些没用的东西都扔掉。"

埃利现在和我们的大部分邻居都相处得非常好。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经常过来,偶尔她和埃利一起去骑马。我不骑马,我一生都在摘弄汽车和机械的东西。我对马一无所知,尽管我曾在爱尔兰清扫过一两周马厩。但我心想,什么时候我们在伦敦住时,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赛马马厩,学习如何正确骑马。我不想在这儿开始。人们非常可能会嘲笑我。我想,骑马可能对埃利有好处。她好像很喜欢。

格里塔鼓励她骑马,尽管格里塔自己也对马一无所知。

埃利和克劳迪娅一起去过一个拍卖场,根据克劳迪娅的建议,埃利为她自己买了匹马,是匹名叫"征服者"的栗色马。我强烈要求埃利自己出去骑马时小心些,但她嘲笑我。

"我从三岁大时就开始骑马了。"她说。

于是她通常一周出去两三次骑马。格里塔通常驱车去凯特威尔市场购物。

一天，格里塔在午饭时说："你们和你们的吉卜赛人！今天早晨有一个长得很可怕的老女人站在路中央。我差点儿撞倒她。她突然站在了车子前面，我不得不停下来。她还跟着上了山。"

"什么，她想要干什么？"

埃利在听着我们俩人说话，但她自己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尽管如此，她看上去还是很忧虑。

"该死的，她威胁我。"格里塔说。

"威胁你？"我尖锐地说。

"是的。她告诉我离开这儿。她说：'这儿是吉卜赛人的土地。滚回去。滚回你们的土地上去。如果你希望安全，那么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她还举起拳头在我脸前晃了晃。她说：'如果我诅咒你，'她说，'你就从此不会再有好运气了。买了我们的土地，还在我们的土地上盖了房子。我们不希望本该是帐篷居住者的地方有房子。'"

格里塔还说了许多其他的。埃利听后微微皱着眉头对我说：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不可理喻。你不这样认为吗，迈克尔？"

"我觉得格里塔稍微夸张了一些。"我说。

"在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埃利说，"我怀疑是否格里塔编造了一些。"

我想了想。"她为什么要编造那些东西？"然后我敏锐地

问道，“你最近没有见到我们的埃丝特，对吗？你在外面骑马的时候没见过？”

“那个吉卜赛女人吗？没有。”

“你好像不太确定，埃利。”我说。

“我觉得我瞥见她几眼，”埃利说，“你知道，她站在树丛中偷偷看我，但从未离我足够近让我看清楚。”

但有一天，埃利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地骑马回来了。那个老妇人从树丛中间走了出来。埃利勒住马，停下来和她说话。她说那个老妇人冲她晃拳头，还压低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些话。埃利说：“这一次我生气了，我对她说：‘你在这儿想要什么？这块土地现在不属于你。它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房子。’那个老妇人说：‘它不会成为你们的土地，而且它将永远不会属于你们。我警告过你一次，我警告过你第二次！我不会再警告你了！日子不多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我看见的是死亡。就在你的左肩后面。站在你旁边的是死亡，死亡将要惩罚你。你骑着的那匹马有一只脚是白色的。你难道不知道骑一只脚是白色的马会有厄运？我看见的是死亡，你们建好的那幢豪华的房子将变成废墟！’”

“这些必须停止了！”我愤怒地说。

埃利这一次没有一笑置之。她和格里塔看上去都很难过。我直奔村里，先去了李太太的小屋。但我犹豫了，那儿没有灯光。我接着去了警察局。我认识主管的警佐，警佐基恩，一个公正、理智的人。他听完我的话，然后开口道：

“我很抱歉你碰到这样的麻烦。她是个非常老的妇人了，而且她可能变得使人讨厌。直到现在为止，她还从未给

我们惹过多少真正的麻烦。我会和她谈谈，让她别再打扰你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不喜欢暗示事情——但就我所知，罗杰斯先生，这儿周围是否有什么人可能——可能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理由——伺机报复你或你的妻子？”

“我觉得这一点儿也不可能。为什么？”

“老李太太最近手里非常阔绰——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的这些钱——”

“你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是某个人付了她钱——某个想要你们离开这儿的人。曾有一件事——当然是发生在许多年以前了。她从村子里某个人手里拿了钱——把一个邻居吓跑。做的是同样的事——威胁——警告——不怀好意的看相——乡村里的人往往是迷信的。可以这么说，在英格兰，有自己秘密巫师的村子数目会让你大吃一惊。她受了次警告，然后，据我所知，她从此再没这样干过——但也可能，她非常喜欢钱——他们会为钱干许多事情——”

但我无法接受这个解释。我向基恩指出：我们在这儿完全是陌生人。“我们还没时间树敌。”我说。

我忧心忡忡、困惑不解地走回我们的房子。当我转过露台的拐角时，我听见了埃利的吉他微弱的声音。一个高高的身影，本来站在窗户旁朝里看，这时转过身，朝我走来。一时间，我以为是个吉卜赛人，当我认出是桑托尼克斯时，才放

松下来。

"哦，"我稍稍舒了口气说，"是你。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们好久没收到你的信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他只是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窗户旁拽走。

"原来她在这儿！"他说，"我不吃惊。我以前就觉得她迟早会来。你为什么允许她来？她很危险。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你是说埃利？"

"不，不，不是埃利。另一个！她的名字是什么？格里塔？"

我盯着他。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格里塔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来了，不是吗？夺取财产！你现在赶不走她了。她来了就是要留下来。"

"埃利扭了脚踝，"我说，"格里塔来照料她。她——我想她很快会走的。"

"你一点也不了解这种事情。她一直打算来的。我知道的。在建这所房子期间她来这儿时我就判断出了她的为人。"

"埃利好像需要她。"我含混不清地说。

"是的，她和埃利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是吗？她知道如何摆布埃利。"

这是利平科特曾经说过的话。我后来自己也明白这话是多么真实。

"你想让她留在这儿吗，迈克尔？"

"我总不能把她扔出这所房子。"我愤怒地说,"她是埃利的老朋友,最好的朋友。天知道我能做什么呢?"

"对,"桑托尼克斯说,"我猜你无法做任何事情,对吗?"

他看着我。那是种非常奇怪的目光。桑托尼克斯是个怪人。你从来不知道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你知道你在往哪里去吗,迈克尔?"他说,"你能有什么想法吗?有时候,我认为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说,"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我在去我想去的地方。"

"是吗?我怀疑。我怀疑你是否真正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在你和格里塔的对抗中,我为你担心。她比你强大,你知道的。"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不是个力量的问题。"

"不是吗?我认为是。她是那种强硬派,她总是能成功。你并不打算让她留在这儿。这是你说过的话,但她现在还留在这儿。我一直在观察她们。她和埃利坐在一起,一起待在家里,适应了新居。你是什么,迈克尔?一个局外人?难道你不是一个局外人吗?"

"你疯了,说这些话!你是什么意思——我是个局外人?!我是埃利的丈夫!不是吗?"

"你是埃利的丈夫吗,还是埃利是你的妻子吗?"

"你真笨,"我说,"这有什么区别?"

他叹了口气。突然他的肩膀一垂,好像活力从他身上消失了。

"我抓不住你,"桑托尼克斯说,"我没法让你听我的。我没法让你理解。有时候我觉得确实明白,有时候我觉得你对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

"听我说,"我说,"我从你那儿得到了许多,桑托尼克斯。你是个出色的建筑家——但是——"

他的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变了。

"是的,"他说,"我是个好建筑家。这所房子是我的最好作品。我几乎可能对它心满意足。你想要所这样的房子。埃利也想要所这样的房子,和你一起住在里面。她得到了,你也得到了。把那另一个女人打发走,迈克尔,现在还不算太晚。"

"我怎能让埃利难过?"

"那个女人已让你不知不觉地俯首贴耳了。"桑托尼克斯说。

"听我说,"我说,"我不喜欢格里塔。她搅得我心烦意乱。几天前我甚至和她大吵了一场。但所有这些并非如你想的那么简单。"

"对,与她有关的事情不会简单。"

"无论是谁叫这个地方'吉卜赛营地',并且说它曾被下过咒,这人该厌倦了吧。"我生气地说,"有吉卜赛人从树后跳出来对着我们晃拳头,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离开这儿,厄运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这个本该是美好、漂亮的地方。"

这些话很奇怪,尤其是最后那几个字。我说的时候就好像是其他某个人在讲这些话。

"是的,它应该是那样。"桑托尼克斯说,"它应该是。但

它不能;它能吗,如果某种邪恶的东西控制了它?"

"你不相信,当然——"

"我相信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我对凶兆有些了解。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难道不经常觉得,我身上有一部分就是邪恶的?我一直是的。那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它什么时候在我身边,尽管我不是经常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我想要我建的这所房子远离邪恶。你明白吗?"他的语调中有威胁的口气,"你懂吗?它对我很重要。"

然后他的整个态度都变了。

"来来来,"他说,"我们别胡言乱语了。我们进去见见埃利。"

于是我们经过窗户走了进去,埃利非常高兴地招呼桑托尼克斯。

那天晚上,桑托尼克斯表现得完全正常,不再有任何装模作样,他完全是他自己:迷人,心情愉快。他主要和格里塔交谈,他似乎是特别优惠地把他的魅力散发给她。他魅力无穷。任何人都会发誓说他被她打动了,他喜欢她,他急于取悦于她。这使我感到桑托尼克斯是个真正危险的人。他还有许多方面我以前不曾注意到。

格里塔一直对这崇拜做出反应。她展示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必要时使她的美貌朦朦胧胧,不必要时就把它展露出来。今晚,她看起来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一次。她朝桑托尼克斯微微笑着,好像着了迷似地倾听着他讲话。我不知道他的行为举止后面隐藏着什么。你永远不会了解桑托尼克斯。埃利说她希望他能呆些日子,但他摇了摇头。他说,他

必须第二天一早离开。

“你在建造什么东西吗，你忙吗？”

他说不是，他刚从医院出来。

“他们又把我修补了一次，”他说，“但可能是最后一次修补我了。”

“修补你？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把坏血从我身体里抽出去，注入好的、新鲜的血液。”他说。

“哦。”埃利微微打了个寒颤。

“别担心。”桑托尼克斯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但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埃利说，“这太残酷了。”

“不残酷，不。”桑托尼克斯说，“我听见了你刚刚唱的歌：

人生有喜亦有悲时
正确地知道这一点
就能安全涉足尘世

我安全地去了，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至于你，

每个早晨，每个夜晚
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

埃利，那是你。”

"我希望我能感到安全。"埃利说。

"难道你感到不安全吗?"

"我不喜欢被威胁,"埃利说,"我不喜欢任何人诅咒我。"

"你在谈你的吉卜赛人?"

"是的。"

"忘掉它!"桑托尼克斯说,"今晚忘掉它。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埃利——你的健康——祝你长寿——祝我有一个迅速仁慈的结果——祝迈克尔在这儿好运——"他顿住了,他的杯子朝格里塔举了起来。

"嗯?"格里塔说,"为我?"

"祝你,即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成功,可能?"他加了一句,他的语调里含有讥讽,又有点嘲弄。

第二天早晨他早早地走了。

"他是多么奇怪的一个人呀。"埃利说,"我从来没有弄懂过他。"

"我连他所说的一半都从没懂过。"我回答道。

"他知道许多事情。"埃利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意思是他预知未来?"

"不,"埃利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了解人们。我曾对你说过一次。他对人的了解远甚于人们对自己的了解。有时他憎恨他们,因为他了解他们;有时他为他们难过。尽管,他并未为我难过。"她沉思着说。

"为什么他该为你难过?"我质问道。

"哦,因为——"埃利没往下说。

8

那是在第二天下午，我匆匆走过那片树林最幽暗的地方。在那儿，那些松树的树荫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到恐惧。那时我看见一个女人高高的身影站在车道上。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我误认为她是我们的吉卜赛人，但当我看清她实际上是谁时，我突然呆住了。那是我母亲，她站在那儿，身材高大，面色严峻，头发灰白。

“天哪！”我说，“你吓了我一跳，妈妈。你在这儿干什么？来看我们？我们邀请你许多次了，不是吗？”

而实际上我们没有。我曾经发过一个相当冷淡的邀请，这就是全部。而且我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我的母亲不会接受这个邀请。我不想让她来这儿。我从未想过要她来这儿。

“你是对的，”她说，“我最终来看你了。看看你是否一切都好。那么这就是你那所辉煌的房子了，它是所辉煌的房子了。”她说，眼睛越过我的肩膀向后看去。

我想我从她的话音中嗅出了我预料到的不赞成。

“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太豪华了，嗯？”我说。

“我没那样说，小伙子。”

“但你那样认为。”

“那不是你注定拥有的，抛弃你自己的身份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如果人们都听你的，没有人能到任何地方。”

“呃，我明白你所说的话，这也是你心里想的，但我不知

道野心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那不过是种徒有其表的东西而已。”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预言不幸了。”我说，“来来来，您亲自上来看看我们豪华的房子，然后再对它嗤之以鼻。也来看看我高贵的妻子，如果你有勇气的话，别正视她。”

“你的妻子？我已经见过她了。”

“你是什么意思，你已经见过她了？”我质问道。

“这么说她没告诉过你，呃？”

“什么？”我问道。

“她来看过我。”

“她来看过你？”我问道，惊得目瞪口呆。

“是的。有一天她站在门外，按响了门铃，看上去有点惊慌。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很甜美，她穿着相当漂亮的衣服。她说：‘您是迈克尔的母亲，是吗？’我说：‘是的，你是谁？’她说：‘我是他的妻子。’她说：‘我必须来看您。我好像不应该不认识迈克尔的母亲……’我说：‘我打赌他不想让你认识。’她犹豫了一下。我说：‘你不必介意告诉我。我了解我的儿子，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她说：‘你认为——可能他为您感到羞愧，因为他和您贫穷，而我富有，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根本不像他。不是那个样子，真的不是。’我又说道：‘你不必告诉我，姑娘。我知道我的孩子有什么缺点。那不是他的缺点之一。他并不为他的母亲羞愧，他也不会为自己的过去羞愧。’

“‘他不因我感到羞愧，’我对她说，‘他甚至可能怕我。我太了解他了，你该明白。’我的话好像把她逗乐了。她说：

'我希望母亲们总是这样感觉——她们知晓有关她们儿子的一切。我期望儿子们因为这一点而常常觉得难为情！'”

“我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真的。当你小的时候，你总是在世人面前装腔作势，炫耀自己。我想起了我自己，当我还是个孩子，在姑姑家里的时候。我床前的墙上有一只放在烫金相框里的大眼睛。她说上帝看着我。令我在睡着之后毛骨悚然。”

“埃利该告诉我她去看过你。”我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保密。她本该告诉我的。”

我生气了。我非常生气。我一点也没想到埃利像这样的事也会对我保密。

“可能，她对她所做的事有点害怕，但她没有理由害怕你呀，我的孩子。”

“来，”我说，“来看看我们的房子。”

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们的房子。我觉得她不喜欢。她四处看了看房间，挑起了眉毛，然后她走进了那个带露台的房间。埃利和格里塔正坐在那里。她们刚从外面进来，格里塔肩上半披着一件猩红色的羊毛披风。我母亲看着她们两个。她在那儿站着，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埃利跳了起来，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

“哦，是罗杰斯太太！”然后她转向格里塔说，“迈克尔的母亲来看我们和我们的房子了。太好了，这是我的朋友格里塔·安德森。”

埃利伸出双手握住母亲的手，母亲深情地看着她，然后目光越过埃利的肩头严厉地落在格里塔身上。

"我明白了,"她自言自语地说,"我明白了。"

"您明白了什么?"埃利问。

"我想知道,"妈妈说,"我想知道这儿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她四下看看后又说:"是的,是所好房子。漂亮的窗帘、漂亮的椅子和漂亮的画。"

"您一定得喝点茶。"埃利说。

"好像你们已经用完茶了吧。"

"喝茶是从来不会结束的。"埃利说。然后她对格里塔说:"我就不摇铃叫仆人了,格里塔,你到厨房泡壶新鲜的茶好吗?"

"当然,亲爱的。"格里塔说,她走出房间时,扭过头来几乎是惊慌地狠狠盯了我母亲一眼。

我母亲坐了下来。

"您的行李在哪儿?"埃利说,"您来这儿住一段时间好吗?我希望您能住段时间。"

"不,姑娘,我不呆了。我半小时后乘火车回去。我只是想顺便看看你们。"然后她很快加了一句,可能因为她希望在格里塔回来之前赶紧说出来,"别担心,亲爱的,我告诉了他你如何来看我,拜访我。"

"对不起,迈克尔,我没有告诉你,"埃利坚决地说,"只是我觉得可能我最好不要告诉你。"

"她确实是出于善良。"母亲说,"你娶了个好姑娘,迈克尔,她是漂亮的人儿。是的,非常漂亮。"然后她加了一句,几乎让人听不见:"对不起。"

"对不起?"埃利说,有点迷惑。

“我为我过去认为的那些事情抱歉，”母亲说道，又稍有点紧张地补充了一句，“哦，如你所说，母亲们总是那个样子。总是易于怀疑儿媳。但是当我看见你时，我知道他是幸运的。对我来说，这一切太好了，以致我不敢相信是真的。但它确实是真的。”

“多不恰当啊。”我说这话时朝她微微笑着，“我一向有着出色的品味。”

“你总是有昂贵的品味，这是你的意思。”母亲边说边看着织锦窗帘。

“我并未确实因昂贵的品味而受影响。”埃利微笑着对她说。

“你让他不时地省点钱，”母亲说，“这对他的性格有好处。”

“我拒绝改进我的品行。”我说，“娶一个妻子的好处就是妻子认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是不是这样，埃利？”

埃利现在看上去又高兴了起来。她大声笑着说：

“你自命不凡，迈克尔！你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

格里塔端着茶壶进来了。我们本有点不自在，但我们刚才把它消除掉了。不知怎的，当格里塔回来时，这种紧张又冒了出来。母亲拒绝了埃利所有的想让她留下来的努力，过了一会儿埃利也就不坚持了。她和我一起陪着母亲走过树丛间蜿蜒的车道，来到大门口。

“你们叫它什么？”母亲突然问道。

埃利说：“吉卜赛营地。”

“哦，”母亲说，“你们周围有吉卜赛人，是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上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她怪模怪样地看着我。”

“她其实没什么，”我说，“有点肤浅、仅此而已。”

“你为什么说她肤浅？她看着我的时候，表情非常滑稽。她对你们有某种怨恨？”

“我认为不是真的，”埃利说，“我觉得是她想象出了一切。我们使她无法拥有她的土地或是类似的事情。”

“我估计她想要钱，”母亲说，“吉卜赛人就是那个样子。有时候他们想方设法大吵大嚷他们是如何地被人欺骗。但当他们渴望的手掌里一拿到钱，他们就很快停止了。”

“您不喜欢吉卜赛人。”埃利说。

“他们是群小偷。他们不好好地工作，他们拿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哦，”埃利说，“我们——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了。”

母亲和我们道了别，然后加了一句：“和你们住在一起的那位年轻女士是谁？”

埃利解释说，格里塔如何在她婚前就已经和她在一起三年了，还有，如果没有格里塔，她的生活将多么痛苦。

“格里塔做了一切事情来帮助我们。她是个极好的人。”埃利说，“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她该如何生活。”

“她和你们住在一起还是在这里作客？”

“哦，”埃利说。她回避了这个问题。“她——她目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我前些时候扭伤了脚踝，必须要人照料。但我现在没事了。”

“已婚夫妇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最好单独在一起。”母亲

说。

我们站在门口，目送着母亲离去。

“她个性很强。”埃利若有所思地说。

我对埃利很恼火，确实非常恼火，因为她没有告诉我就去找我母亲，拜访她。但当她转过身来，站在那儿看着我，一边的眉毛微微挑起，脸上挂着那半羞涩半满足的小姑娘似的可爱的微笑，我禁不住被软化了。

“你真是个不老实的小东西。”我说。

“嗯，”埃利说，“有时候我不得不是，你明白。”

“这就像我曾经看过的一出莎士比亚戏剧。他们在我当时在的那个学校里演的。”我不自然地引用道，“‘她欺骗了她的父亲，可能还有你。’”

“你演的什么角色——奥赛罗？”

“不对，”我说，“我演的是那个姑娘的父亲。我猜这是我为什么记得这台词的原因。实际上那是我必须说的惟一的话。”

“‘她欺骗了她的父亲，可能还有你。’”埃利若有所思地说，“就我所知，我甚至没有欺骗过我的父亲。可能我以后会。”

“我不认为他会很仁慈地接受你嫁给我这一事实。”我说，“不会超过你的继母。”

“对，”埃利说，“我认为他不会很友善。我觉得他相当传统守旧。”然后她露出了那种滑稽的小姑娘的笑容，“所以，我猜我肯定得像苔丝狄蒙娜那样，欺骗我的父亲，和你逃跑。”

“你为什么那么想见我母亲，埃利？”我好奇地问。

“不是我多么想见她，”埃利说，“但对此什么也不做使我感觉很糟。你不经常提及你的母亲，但我实际上猜到她一直在为你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帮助解决问题，非常努力地工作使你能受到额外的教育，还有类似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不走近她，那么看起来我就太心胸狭窄，以富骄人了。”

“哦，这本不是你的错，”我说，“这本是我的错。”

“是的，”埃利说，“我能理解可能你不想让我去看她。”

“你认为我在母亲面前有自卑感？这根本不是真的，埃利，我向你保证不是这样。不是那么回事。”

“嗯，”埃利若有所思地说，“我现在明白了。是因为你不想让她做母亲们常做的事情。”

“母亲常做的事情？”我反问道。

“哦，”埃利说，“我看得出她是那种很清楚其他人该干什么的人。我的意思是，她想让你从事一些种类的工作。”

“很正确，”我说，“稳定的工作。安定下来。”

“现在这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埃利说，“我认为它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但它对你从不是合适的建议，迈克尔。你不是个过安定生活的人。你不愿意安稳。你想去看些东西，去做些事情——对一切均感到满意，得意至极点。”

“我想和你待在这所房子里。”我说。

“一段时期，可能……而且我认为——我认为你会一直想回到这儿来。我也是。我想我们每年都会来这儿，我们在这儿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乐。但你还是想去许多地方。你想去旅游，去看看世界，去买东西。可能想出新办法布置这

儿的花园。可能我们会去看看意大利的花园，日本的花园，各种各样风景如画的地方。”

“你使生活看起来令人非常激动，埃利，”我说，“我很抱歉我脾气不好。”

“哦，我不介意你脾气不好，”埃利说，“我不害怕你。”然后她皱了皱眉，补了一句：“你母亲不喜欢格里塔。”

“许多人都不喜欢格里塔。”我说。

“包括你。”

“喂，埃利，你总是这么说。这不是真的。我只是起先有点嫉妒她，仅此而已。我们现在相处得非常好。”然后我补充道，“我认为可能她使得人们防着她。”

“利平科特先生也不喜欢她，是吗？他认为她对我影响太深了。”埃利说。

“不是吗？”

“我不知为什么你要问这些。是的，我觉得可能她对我影响很大。这只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她有那种相当喜欢支配人的个性，而我必须得有个人可以信任，可以依靠。某个能维护我、支持我的人。”

“而且听凭你随心所欲？”我大笑着问她。

我们手挽手地走进房间。由于某种原因，那天下午天看起来很暗。我猜是因为太阳刚刚经过露台，留下一种昏暗的感觉。埃利说：

“出什么事了，迈克尔？”

"我不知道，"我说，"就是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坟上走[1]。"

"'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埃利说。

格里塔不在附近。仆人们说她出去散步了。

现在母亲知道了关于我婚姻的一切、见过了埃利。我做了我一段时期确实想做的事。我给她寄去了一张大额支票。我劝她搬到一所好一些的房子里去，给自己买些喜欢的新家具。就这么回事。当然我怀疑她是否会接受。我不是为了钱，而且我不可能假装是这样。如我所料，她把支票撕成两半寄了回来，附上一张草书的便条。"这对我毫无用处，"她写道，"你永远不会改变。我现在明白了。上帝保佑你。"我把它摔到埃利面前。

"你明白我母亲是什么样子了吧。"我说，"我娶了个富有的姑娘，我靠我有钱妻子的钱生活，而那个老悍妇不赞成！"

"别担心，"埃利说，"许多人都那么想。她会原谅你的。她非常爱你，迈克尔。"她补充说。

"那她为什么一直想改变我？使我成为她希望的那个模式。我是我自己。我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样子。我不是以她喜欢的方式浇铸出来的妈妈的小男孩。我是我自己。我是个成年人。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埃利说，"我爱你。"

---

① 英国人无故战栗时的迷信说法。——译注。

然后，可能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讲了些相当令人不安的话。

“你怎样看，”她说，“我们那个新来的男仆？”

我从未考虑过他。琢磨他干什么？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我喜欢他胜过原来的那位，因为后者从未尽力去掩饰他对我社会地位的轻视。

“他挺好的，”我说，“为什么问这？”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可能是个保安人员。”

“保安人员？你是什么意思？”

“侦探。我认为安德鲁叔叔可能安排了一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可能有绑架，我猜。在美国，你知道的，我们通常有保镖——尤其在乡下时。”

又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有钱的不利之处。

“多么残忍的想法啊！”

“哦，我不知道……我猜我习惯了。这有什么关系？人们并不真正注意。”

“那位妻子也在其中吗？”

“她肯定得参与，我这么认为，尽管她烧菜烧得很好。我想，安德鲁叔叔或者可能是斯坦福·劳埃德，不管是他们哪一个想出来的，他们肯定付了一笔钱给我们原来的那个仆人让他离开，把这两个人安排好代替原来仆人的位置。这是件很简单的事。”

“而没有人告诉你？”我依然表示怀疑。

“他们从来想到告诉我。我可能会大吵大闹表示抗议。

不管怎样，我也可能误会了他们。”她继续恍恍惚惚地说，“只是当一个人曾经习惯于那种人一直在其周围时，他或她会有一种感觉。”

“可怜的富有的小姑娘。”我粗暴地说。

埃利根本不介意。

“我觉得确实形容得很好。”她说。

“我一直从你身上获得这种感觉，埃利。”我说。

9

睡眠是多么难以理解的一件事啊，你上床睡觉时担心着吉卜赛人、秘密的敌人、安插在你房子里的侦探，还有被绑架的可能和一百件其他事情；而睡眠把所有这些都一扫而光。你旅行了很远，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但当你一觉醒来，发现完全是个新世界。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但是，当我九月十七日醒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却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激动之中。

“一个好日子，”我确信不疑地自言自语道，“将是一个好日子。”我确实这么认为。我就像广告里那些表示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人一样。我在脑子里重复了一遍计划。我已经安排好和菲尔波特少校在十五英里以外的一个乡间别墅的拍卖会上见面。那儿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我已经在清单上选定了两三件东西。我对整件事都很激动。

菲尔波特对古式家具、银器以及类似的东西非常有鉴赏力，这不是因为他爱好艺术，有审美感——他完全是个运

动员——只是因为他懂。他全家都学识渊博。

我早餐时浏览了一下清单。埃利照例下去骑马了。她现在大部分早晨都去骑马——有时单独一人，有时和克劳迪娅一块儿去。她还是美国人的习惯：早餐时只喝咖啡和一杯橘子汁，其他就什么也不吃了。我的胃口呢，我还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去控制它，简直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主一样！我喜欢餐具柜上的许多热菜。这天早晨我吃了腰子、腊肠还有腌肉。味道好极了。

"你准备干什么，格里塔？"我问。

格里塔说她要去凯特威尔市场车站和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会面，她们要去伦敦参加一个白色织品的出售。我问这种买卖是什么样子。

"难道真的那儿只能卖白色的东西？"我问。

格里塔看上去一副不屑的样子，她说白色织品出售实际上是出售家用的东西。毛毯、毛巾和床单之类的东西。在邦德大街一个特别的店有些非常划算的买卖，她已经给那儿寄去了一份清单。

我对埃利说："哦，如果格里塔今天要去伦敦，你何不开车在巴廷顿的乔治饭店和我们碰头呢？那儿的食物棒极了，老菲尔波特是这么说的。他建议你可以去。一点钟。你穿过凯特威尔市场，然后走大约三英里后拐弯。我想会有路标。"

"好的，"埃利说，"我会去那儿的。"

我扶她上了马，她骑马穿过树林走了。埃利热爱骑马。她经常沿着其中一条蜿蜒的小径骑上去，来到一片宽阔的

高地上，在回家之前让马疾驰一会儿。我把那辆小一点的车留给了埃利，因为它易于停放。我自己开着那辆大克莱斯勒。我在拍卖就要开始前到达了巴廷顿庄园。菲尔波特已经在那儿了，而且为我留了个座位。

“这儿有些相当好的东西，”他说，“一两幅好画——罗姆尼和雷诺兹画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

我摇了摇头。我当时是完全喜欢现代艺术家的。

“这儿来了许多商人，”菲尔波特继续道，“有几个来自伦敦。看见那边那个瘪着嘴唇的瘦男人了吗？那是克雷辛顿。非常有名。没带你妻子来？”

“对，”我说，“她对拍卖不太感兴趣。至少，今天上午我不太想让她来。”

“哦？为什么不呢？”

“我想给埃利一个惊喜。”我说，“你注意到第四十二号拍卖品了吗？”

他看了一眼清单，然后他的目光扫过房间。

“嗯。那张制型纸做的[1]的桌子？是的。非常漂亮的一件小玩意儿。我曾见过的最好的制型纸做的东西。桌子也很少见。有许多放在桌子上的小课桌。但这一件是早期的风格。以前我从未见过类似的样子。”

那件小玩意带有镶嵌的温莎城堡的图案，四周是玫瑰、苏格兰蓟和三叶苜蓿花束。

“很有特色，”菲尔波特说着好奇地看着我，“我本没想

---

① “制型纸做的”原著为法文。——译注。

到你喜欢它，但——”

“哦，不是的，”我说。“它对我来说有点太华丽、太雍容华贵了。但埃利喜欢这种东西。下星期她过生日，我想把这作为一件生日礼物送给她。一个惊喜。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让她知道我今天对它竞拍。但我知道我送的这件东西会让她比接受其他任何我送的东西都会更高兴。她会着实大吃一惊。”

我们走了进去坐下，拍卖开始了。事实上我想要的那件东西价位开得相当高。两个伦敦商人好像对它也感兴趣，尽管其中一个是如此老练、谨慎，让你几乎觉察不到拍卖商正在结果未定地评述着的他的那张清单的极细微的变动。我又买了一把雕刻着图案的奇彭代尔式的椅子，我觉得把它放在我们的客厅里会很好。我还买了些很大的质地很好的织锦窗帘。

“好啊，你看起来自得其乐。”当拍卖商结束了上午的拍卖后，菲尔波特边说边站起来，“下午想回来吗？”

我摇了摇头。

“不，在拍卖的下半场中没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是卧室家具、地毯和类似的东西。”

“对，我不认为你会感兴趣。好吧——”他看看表，“我们最好别胡扯了。埃利和我们在乔治饭店碰头？”

“是的，她会在那儿。”

“还有——呃——安德森小姐？”

“哦、格里塔去伦敦了，”我说，“她去了一个她们叫做白色织品出售的地方。我猜，是和哈德卡斯尔小姐一起去的。”

“哦，是的。克劳迪娅几天前说过一些关于这种出售白色织品的话。床单之类的东西如今价格令人难以置信。你知道一个亚麻布枕套得花多少钱吗？三十五先令。在过去六先令就够了。”

“你在居家购物方面非常内行嘛。”我说。

“嗯，我听见我妻子在抱怨。”菲尔波特微微笑了，“你看起来非常健康，迈克尔。兴高采烈，快乐之极。”

“那是因为我买到了那张制型纸做的桌子。”我说，“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部分原因。今天早晨我一醒来就觉得高兴。你知道那些世上的一切都似乎很好的日子。”

“嗯，”菲尔波特说，“当心。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处于回光返照的状态（旧时被认为是突然死亡的预兆）。”

“回光返照？”我说，“某种苏格兰方言，是吗？”

“它在灾难之前到来，我的孩子，”菲尔波特说，“最好抑制一下你的狂热。”

“哦，我不相信那些可笑的迷信。”我说。

“也不相信吉卜赛人的预言，呃？”

“我们最近没见到我们的吉卜赛人。”我说，“嗯，至少一个星期了。”

“可能她离开这个地方了。”菲尔波特说。

他问我是否可以搭一下我的车，我说可以。

“没必要带他们两个来。你可以在返回的路上让我在这儿下车，好吗？埃利怎样，她会把她的车开来吗？”

“是的，她开着那辆小的来。”

“希望乔治饭店会有一顿佳肴，”菲尔波特说，“我饿

了。"

"你买什么东西了吗?"我问,"我太兴奋了,都没注意。"

"是的,你竞拍时得随时戒备着,保持警觉。必须注意那几个商人在干什么。我投了一两次拍,但一切东西都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我猜,尽管菲尔波特在附近拥有大量的土地,但他的实际收入并不高。他是那种可以被形容为穷人的人,尽管他是个大地主。他只有卖掉相当一部分地才可能有钱花,而他不想卖地。他热爱土地。

我们到达乔治饭店时,发现已经有许多车停在那儿了。可能一些人是从拍卖会上来的。但我没看见埃利的车。我们走进去,我四下环顾,但仍没见她露面。不管怎样,时间刚过一点钟。

我们去吧台喝了点东西,边等埃利来。那个地方非常拥挤。我朝餐厅里看了看,但发现他们仍然占着我们的桌子。这里有许多我认识的当地人的面孔。在窗户旁的那张桌子前坐着一个男人,我好像对他的面孔很熟悉。我确信我认识他,但我想不起来在何时何地见过他。我认为他不是个当地人,因为他的衣着与本地人不太合拍。当然我年轻时曾遇到过许多人,我不可能很容易地把他们都记住。就我所能想起来的情况而言,他未曾在拍卖会上露面,尽管很奇怪的是,有一张面孔我认为我认了出来,但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面孔是非常难以捉摸的,除非你将其与你见过它们的时间、地点联系起来。

乔治饭店的领班小姐,穿着她通常穿的那件仿爱德华

风格的黑色丝绸衣服窸窸窣窣地走了过来，对我说：

“您打算很快来你订的餐桌用餐吗，罗杰斯先生？有一两位客人在等着。”

“我妻子一两分钟后过来。”我说。

我走回到菲尔波特身边。我觉得可能埃利的车轮胎破了。

“我们最好进去吧，”我说，“他们好像对此很为难。今天他们的客人特别多。恐怕，”我补充道，“埃利不是最守时的人。”

“哦，”菲尔波特以一种旧式的风格说道，“女士们认为让我们等待很重要，是吗？好的，迈克尔，如果你觉得没关系的话，我们就进去吃午餐吧。”

我们走进餐厅，从菜单上点了牛排和腰子馅饼，开始吃了起来。

“埃利真是太差劲了，让我们等这么久。”我又补充道，“可能是因为格里塔在伦敦。埃利已经习惯了，你知道，习惯了格里塔帮助她赴约会，提醒她约会安排，及时地让她出发等等。”

“她很依赖安德森小姐？”

“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说。

我们继续吃，吃完牛排和腰子馅饼，又点了一个上面有块假蛋糕的苹果馅饼。

“我怀疑她是否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我突然说。

“可能你最好打个电话。”

“是的，我想我最好这么做。”

我出去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卡森太太，我们的厨子。

“哦，是您，罗杰斯先生，罗杰斯太太还没回来呢。”

“你这话怎么讲，还没回家？没从哪儿回家？”

“她骑马还没回来。”

“但那是吃过早饭的事。她不可能骑马骑一上午。”

“她没说任何其他的话。我正等着她回来。”

“为什么你不早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我问。

“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您，您明白的。我不知道您去哪儿了。”

我告诉她我在巴廷顿的乔治饭店，并且给了她电话号码。埃利一回来或是一有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走回到菲尔波特那儿。他从我的脸上马上看出出了什么事情。

“埃利还没回家，”我说，“她今天早晨出去骑马了。她一般大部分早晨都去，但只骑半小时到一小时。”

“别在你需要担心之前担心，孩子。”他和蔼地说，“你知道，你那儿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可能她的马跛了，她不得不步行回家。树林上面到处是起伏不平的荒野和白垩丘陵。在那种地方根本找不到送信的人。”

“如果她决定改变计划，骑马去看某个人，或所有类似的事情，”我说，“她会打电话给这儿的，她会给我们留个信儿的。”

“别激动。”菲尔波特说，“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就走，马上就走，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

当我们出来来到停车场时，我们看见另一辆车开走了。

坐在车里面的是我刚刚在餐厅里注意到的那个男人，突然我想起了那个人是谁。是斯坦福·劳埃德或是某个像他的人。我怀疑他来这儿可能干什么。他可能是来看我们的吗？如果是这样，很奇怪他没让我们知道。和他一起坐在车里的是个女人，看上去像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但无疑她和格里塔在伦敦购物。这一切都使我震惊得不知所措……

当我们驱车离开时，菲尔波特看了我一两眼。我捕捉到了一次他的眼神。我非常痛苦地说："的确。你说过我今天早晨是回光返照。"

"别想那些了。她可能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踝，或是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虽说她是个好骑手，"他说，"我见过她。我不觉得真会出什么事。"

我说："事故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我们的车开得飞快，最后来到了我们的横贯白垩丘陵的那条路上，我们边走边四处搜索。我们不时地停下来问问人。我们截住了一个正在挖泥炭的男人，从他那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线索。

"我见过一匹没有人骑着的马，"他说，"两小时以前，或者更久些。我想抓住它的缰绳，但我一靠近，它就撒腿跑了。然而，我没见到任何人。"

"最好回家，"菲尔波特说，"家里可能有她的消息。"

我们驱车回家，但没有消息。我们找到马夫，打发他骑马到那块起伏不平的荒野去寻找埃利。菲尔波特给自己家里也打了电话，从那儿也派一个人去寻找埃利。我和他一起走上埃利经常走的那条小径，穿过树林，来到那片白垩丘

陵。

起先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然后我们沿着树林的边缘地带走着，在这附近有些其他的小路冒了出来，于是——我们找到了她。我们看见的是看上去好像卷成一团的一堆衣服。那匹马已经回来了，现在正站在那堆卷成一团的衣服附近啃着地皮。我开始奔跑，菲尔波特跟着我，其速度之快远超过我所认为的他那样的年龄的人可能达到的速度。

她在那儿——躺在那堆弄皱了的衣服里，可爱苍白的小脸面向天空。我说：

“我不能——我不能——”然后把脸扭到了一边。

菲尔波特走过去，在她身边跪下。他几乎是马上站了起来。

“我们去找个医生来，”他说，“找萧医生。他离得最近。但——迈克尔，我认为没什么用处了。”

“你的意思是——她死了？”

“是的，”他说，“没有必要假装什么了。”

“哦，上帝！”我说道，然后把头转向一边，“我无法相信——不该是埃利！”

“来，喝点这个。”菲尔波特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细颈酒瓶，拧开盖，把瓶子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

“谢谢。”我说。

马夫走了过来，菲尔波特打发他去请萧医生来。

10

萧坐了辆破破烂烂的旧兰德罗弗汽车来了。我猜这辆车是他用来在坏天气的时候拜访那些偏僻的农场的。他几乎没有看我们两个人。他径直走向前去，朝埃利俯下身去。然后他朝我们走来。

“她死了至少有三四个小时了，”他说，“怎么发生的？”

我告诉了他，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早饭后出去骑马。

“到此为止，她出去骑马时曾出过什么事故吗？”

“没有，”我说，“她是个好骑手。”

“是的，我知道她是个好骑手。我见过她一两次。我知道，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骑马。我怀疑她是否最近出过什么事故，而这事故可能稍微影响了她的神经。如果是那匹马受到了惊吓——”

“那匹马为什么会受惊呢？它很文静——”

“这匹马没有任何残忍的性情，”菲尔波特少校说，“它被训练得很好，不易激动。她摔断骨头了吗？”

“我还未给她做全面检查，但看起来她好像无论如何不是身体上受了伤。可能有些内伤。我猜，可能是惊吓。”

“但你不可能受惊而死。”我说。

“人们以前曾死于受惊吓。如果她心脏不好——”

“他们在美国时说过她心脏不好——至少是某个器官不好。”

“嗯。我检查她时找不到很多这方面的迹象。再说，我

们没做心电图。不管怎样，现在讨论这些没什么用处。我们以后会知道的。在问讯之后。”

他体贴地看着我，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回家去睡一觉，”他说，“你是遭受打击的人。”

很奇怪，人们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到此时为止，有三四个人站在我们旁边。一位是路人，从大路上走过来时看到了我们这一小群人；还有一位是个脸颊红扑扑的妇女，我猜她是打算抄条近道去农场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修路工人。他们纷纷表示惊讶，互相议论着。

“可怜的年轻姑娘。”

“而且这么年轻。从马上摔下来的，是吗？”

“哦，你永远不会了解马。”

“是罗杰斯太太，对吗，那个住在塔城里的美国太太？”

直到其他每个人都发表完了自己的吃惊的议论，那位上了年纪的修路工人才说话了。他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他边摇头边说：

“我肯定是个目击者。我肯定是个目击者。”

医生猛地将头转向他。

“你看见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见一匹脱缰的马疾驰而过。”

“你看见那位太太落马了吗？”

“不。没有，我没看见。我看见她时，她正沿树林上面那块高地骑着马，之后我转过身来，清除路上的石头。然后我听见了马蹄声，我抬头一看，有一匹马在狂奔。我不认为曾有过一起事故。我认为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那位太太下了

马，让马离开。它不是朝我跑来，而是去了另一个方向。”

“你没有看到那位太太躺在地上？”

“没有，我在远处没有看得很清楚。我看见了那匹马，因为它是以天空为背景出现的。”

“她单独一个人骑着马吗？有什么人和她在一起，或是在她附近吗？”

“没有任何人在她附近。她是单独一个人。她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骑马，从我身旁经过，朝前走了。我认为她是朝树林那个方向去的。除了她和她的马，我根本没看见其他任何人。”

“可能是那个吉卜赛人惊吓了她。”那位脸颊红扑扑的妇女说。

我突然转过身来。

“什么吉卜赛人？什么时候？”

“哦，肯定是——嗯，肯定是今天上午，三四个小时以前，那时我走过那条路。大约是在差一刻十点吧，我看见了那个吉卜赛女人。就是住在村子里的小木屋里的那个吉卜赛人。至少我认为她是。我离得不够近难以确定。但是，如人们所知，她是这一带惟一穿红披风的人。她正穿过树丛走上那条小径。有人告诉我说，她曾经对那位可怜的美国太太说过些可怕的东西，威胁过她。告诉她如果她不离开这儿就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我听说她非常严重地恐吓过她。”

“那个吉卜赛人！”然后，我痛苦地大声自责说，“吉卜赛营地。我希望我从未见过这个地方！”

第 三 部

1

对我来说，要想记起埃利死后发生了什么太难了，也太不寻常了，我指的是所有事情的发生过程及顺序。无疑你也明白，直到埃利死时，我的头脑还很清醒。我只是有些疑惑这事究竟是从哪儿开始的，仅此而已。不过，从那以后，这件事就如同一把刀子落下，把我的生活截成两半。自从埃利去世那一刻起，我所继续的事，现在在我看来，都不是有所准备而做的：无情的人物、环境、事件在我脑里乱糟糟的。这种情势下，我自己已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所有的事都并非针对我而生，却又和我有关。至少看起来像这样。

大家对我都很和善，但埃利的死仍旧萦绕我心头，挥之不去。我四处游荡，茫然四顾，不知该做些什么。我记得，格里塔这个女人很能适应环境，她有一种女子特有的应付局势、驾驭情势的令人吃惊的能力。我是说她能很好地处理那

些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事，而我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就很欠缺。

他们运走了埃利的尸体，我又回到我的房子，噢，不，是我们的房子，也正是这所房子。之后，我想我记得很清晰的第一件事就是萧医生来这儿和我谈过话，不知道他待了多久。他面色平静，态度亲切，说话很有理性。他只是温和、清晰地向我解释了验尸的经过。

“布置，”我记得他提过“布置”这个词，那是个多么令人憎恶的字眼，它喻指了一切。事实上，生活中许多带有庄严字眼的事，诸如爱、性、生活、死亡、憎恨等，完全不是靠布置而存在的，能布置的多是那些奸诈而卑劣的恶事。在恶事降临之前你从不加以考虑；一旦事情真的发生，你就不得不忍受了。殡仪员和杂工走进房来，拉下遮布把尸体罩住，为殓尸、葬礼做好布置。为什么要拿布蒙住呢？仅仅因为埃利已死了吗？真是愚蠢透顶。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萧医生抱有感激之情的原因。他处理这类丧事很仁慈，也很明智。他很温和地向我解释了像验尸这种事的必要性。我记得，他说话慢条斯理地，为了确保我能领会和理解。

我不知道验尸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成为验尸对象。在我看来，验尸这事古怪而不真实，颇带点外行味道。验尸官是个戴夹鼻眼镜、爱大惊小怪的小人物。我不得不向他提供证明自身清白的证据，描述最后一次在早餐桌前见到埃利的情形，以及她像往常一样出去骑马晨行，还有我们相约共进午餐的约定。我说道，她看起来和平

常毫无二致，身体非常健康。

萧医生的证词含蓄而不得要领。他说，埃利身上没有严重伤痕，颈骨上的扭伤和淤紫估计是从马上跌落所致。这并非什么严重内伤，却成了导致她的死亡的致命一击。她从马上摔下后，没有再移动过的痕迹，他认为她的死很可能是在瞬间内发生的。因为并无其他器官受伤以导致死亡，除了因受惊导致心脏病猝发而死外，他无法作出更好的解释。我也尽可能地从惯用的医学术语角度证明埃利的死只是因为呼吸堵塞或其他窒息什么的。然而，她的器官非常健康，胃里的东西也没毛病。

格里塔较之她从前对萧医生提起过的，这次她更是带有说服力地作了强调说明，她提供了埃利三四年前曾患有某种心脏病的证词。她从未听到埃利自己明确提及此事，埃利的亲属曾偶然说起过她的心脏很脆弱，须小心护理，不要过度操劳等。她再没有听到比那更明确的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事。

接着，我们走访了那些在事故发生时目睹现场或在现场附近的人们。那位正在劈柴的老人正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看见那位女士骑马掠过他，大约前行了五十码左右。尽管他从未跟她搭过话，但知道她是谁。她就是从那座新房子里出来的女士。

“你跟她面熟吗？”

“不是很面熟。但我认识那匹马，先生。它的四个蹄子中有一个是白色的，过去它属于住在夏托格隆姆的凯里先生。除了这匹马性情温和、举止文雅、适合女士驾驭之外，我

没听说过别的什么。”

“你见到它时，这匹马正在制造什么麻烦吗？无论是任何方面。”

“没有。它非常安静。那是个明媚的早晨。”

他提到，那天周围并没有许多人，他也没有注意到更多。那条穿过荒野的特殊小路，除了偶尔用作通向一个农场的捷径，其它时候并不常用。另有一条小路在大约离这儿一英里处与之交会。那天早晨，他见过两个行人经过，但没有过分留心。其中一人骑着自行车，另一人是步行。他离那两人太远，根本无法辨清他们究竟是谁，而且也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些。他又说，比他遇见那位女士骑马而行的更早些时候，他记得大约还看到过老李太太。她沿着小道向他走来，后来拐弯进了树林。她经常穿越荒野散步，出人那片树林。

验尸官问道为什么李太太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老人这才了解一定也通知她出席庭讯了，然而，几天前有人告诉他李太太早已经离开村子了，没有人确切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走后也没有留下任何地址，她一向没有留话的习惯，经常不引人注意地走了又回来。所以仅就这事来说并无任何不寻常之处。实际上，有那么一两个人提过，他们认为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她就已经离开村庄了。验尸官又问那位老人：

“那么，你觉得你那天看见的肯定是李太太吗？”

“我想也不能这么说。这事不能很确定。那个女人个子很高，走路的步幅很大，穿着一件猩红色外衣，很像李太太有时的衣着打扮。但我没有更仔细地注意别的，我正忙于手

中的活。有可能那人就是李太太，也有可能是别人，到底是谁呢？”

至于后面的问话，他多次重复已经跟我们说过的那些：他看见那位女士骑马掠过。以前他也常见她骑马。他没有过多地注意这些，一直到后来他看见那匹马只身向前飞奔，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使它受惊了。他说：“至少，有可能是那样。”但是他提供不了事发时的时间。也许是十一点钟，也许更早些，他看见那匹马跑远时就晚得多了。它似乎正折回那片树林。

接着，验尸官让我回忆一下，问了我许多有关李太太的问题，是住在葡萄园小屋的埃丝特·李太太。

“你和你妻子跟李太太面熟吗？”

“当然！相当面熟。”我回答。

“你们和她说过话吗？”

“有过几次吧。”我又补充说：“不如说是她说给我们听。”

“她曾威胁过你或你妻子吗？”

我顿了一会儿。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这么做过。但我从来没想到……”我缓缓回答。

“你从来没想到什么？”

“我从来没想到她真的用意在这儿。”我答道。

“她看起来像对你妻子怀有某种特殊的仇恨吗？”

“我妻子这样提过一次。她说她觉得李太太似乎对她怀有某种很特别的恨意，但她搞不懂究竟是为什么。”

“不管怎样，你或你妻子曾以某种方式命令她离开你家，威胁她、粗暴地对待她吗？”

“都是她侵犯我们的。”我说。

“你有这样的印象吗？她精神不正常？”

我考虑了一下，答道：“有，我的确有过这样的印象。我觉得她越来越相信我们建房的地盘过去是属于她的，或属于她的宗族，或如他们自称是自己人之类。她执著于迷信这一点。”我又慢慢补充说：“我觉得她的精神愈来愈糟，她被那种想法缠绕得愈来愈厉害。”

“原来是这样。她从没有对你妻子试图进行过实质的暴力行为吗？”

“是的。”我缓缓答道，“但我认为她那样说话并不动听，完全像一种吉卜赛人警告人的胡说八道：‘如果你呆在这儿，会倒大霉的！除非你离开，否则将会有灾祸降临你头上。’”

“她提过‘死’这个词吗？”

“是的。我想她提过。但我们并不看重她这么说，至少我没有。”我纠正道。

“你觉得你妻子看重这事吗？”

“我想她有时会当真吧。你也知道，那位老妇人相当爱大惊小怪，我认为她不会对自己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负责任。”

这场问话随着验尸官把调查工作暂缓两周而结束了。所有一切都表明埃利的死是由偶发原因所致，却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是什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在听到埃丝特·李太

太的证词之前，他宁可暂停问讯。

2

调查后的一天，我去拜访菲尔波特少校，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听听他的看法。那位修剪葡萄树的老人已经供出，看见那个可能是李太太的人那天早晨正向树林走去。

“你认识那位老妇人，难道你真的认为她有能力、精心预谋制造一场事故吗？”我问。

“我的确不能相信事情会是这样，迈克尔。你需要有非常强烈的动机，才可能做那样的事，为你所遭受的某种人身伤害进行报复。有几分像发生的那件事。可埃利对她做过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疯狂，令人不能置信，但她为什么经常在那条古怪的小道出没、威胁埃利、要她离开呢？她似乎对埃利怀有一种仇意，可她为什么会有仇意呢？她以前从未遇到或看见过埃利。在她看来，埃利究竟是做什么的？仅仅是个完全陌生的美国人吗？她们之间不能有什么渊源，过去也无任何瓜葛。”

“我明白，我明白。却还是忍不住想这里面一定存在某种我们不清楚的事。迈克尔，我不知道你妻子婚前到过英国多少地方，她曾在这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吗？”菲尔波特问。

“我不能确定这件事。这太困难了。我实际上并不全知道有关埃利的事，我是指她都认识谁，她去过哪儿。我们仅

仅是相遇而结合。"我一边审视自己，一边盯着他回答，"你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对吗！肯定是这样！"我接着说："你一百年也猜不出我们是如何相识的。"突然，我不顾一切地狂笑起来。后来，我强行恢复了镇定。我感觉得出我的确已接近歇斯底里的边缘。

直到我恢复正常，我才弄清他和善、耐心的面容充满期待。他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这一点不容置疑。

我说："我们在这儿相识了，就在原先吉卜赛人的营地。当我沿着马路散步、爬山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出售'塔城'的广告板，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很好奇。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她的情形。她正站在那边的一棵大树下，我吓了她一跳，或者是她把我吓着了。无论如何，那就是所有一切的开始。那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糟糕的、万恶的、不幸的地方。"

"你一直感觉这儿很不幸吗？"

"是的，不，是的，我真的不清楚该怎么说。我从未真心喜欢接受这个地方，也永远不想接受。我认为她明白这一点。我感觉她处于一种恐惧状态。"我接着缓缓说道，"我想，的确有人恶意地想吓唬她。"

他很机警地问："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有谁想吓唬她？"

"假定是那个吉卜赛女人吧。但不知什么缘故，我对此并不十分确定……你也知道，她过去常常就是那么等埃利来，告诉她这个地方会给她带来不幸，劝说她应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天哪!"他愤愤地说,"但愿我知道更多有关于此的事,我会责怪老埃丝特夫人,警告她不能那么做。"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是什么使得她这样呢?"

菲尔波特答道:"正像许多人一样,她很爱出风头,热衷于给人告诫,或者告知他们财运如何,以及为他们预示幸福生活之类。她乐于假装自己能够预知未来。"

"假如有人给她钱的话,我知道她很贪财。"我慢条斯理地说。

"不错,她是很贪财。如果有人付钱给她……正像你假设的那样,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是基恩警官。"我回答,"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一层。"

"我明白了。"他充满疑惑地摇了摇头,"我仍旧不能相信她会蓄意吓唬你妻子,竟然到造成一场事故置她于死地的地步。"他说。

"她也许原先并不希望发生一场致命灾祸,她也许只是做某件事惊了那匹马,诸如放了个爆竹、投了张白纸或其他什么的。你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感觉她对埃利有种纯属个人的仇恨,一种我不知因何缘由而起的仇恨。"

"这话听起来太牵强了。"

"这地方从未属于过她吗?我是指我们建房的这块地。"我问。

"这儿以前是吉卜赛人的营地。吉卜赛人曾被警告过离开这块地,也许警告还不止一次。直到现在,吉卜赛人还常被迫迁往各地。但我拿不准他们是否对此怀有长期怨根。"

"也许吧。这话可能是有些不着边际。但我真的不知是否存在某种我们尚不确知的原因……有人付钱给她……"我说。

"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什么原因?"

我思索了一会儿。

"只是我所说的一切听起来有些荒唐。正像基恩提议的那样,我们假设有人付钱要她做那样的事。那个人想要什么呢?假定他们想使我们两个从这儿离开。于是他们倾全力地针对埃利,却不针对我,因为我不像埃利那样易于受惊。他们吓唬她,使她(通过她使我们两个)离开这儿。如果真是这样,就一定有某种原因想使这块地再上市出售。我们可以这么设想,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想要我们的房地。"我停了口。

"这个设想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我不懂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有人会这样做。"菲尔波特说。

"也许是为了某种无人知道的重要矿产的矿床。"我假设道。

"唔,我不信。"

"或者珠宝埋藏之类。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对了,也可能是某个大银行抢劫案的银钱埋藏地等等。"

菲尔波特仍是摇头,很明显,已不像刚才那么猛烈了。

"惟一例外的解释就是跟你刚才所想的相差甚远。李太太背后确实有人付钱给她,她也许就是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埃利的仇人。"我说。

"可你想不出有可能会是谁?"

"不错。她在这儿并不认识什么人,我可以肯定,她跟这

个地方无任何联系。"我站起身来，说："谢谢你能听听我的看法。"

"我衷心希望自己能多帮你一些忙！"

我走出房门，摸了摸口袋里带的东西。然后，突然作了个决定。我放开步子，返回屋里。

"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其实，我原本准备把它拿出来交给基恩警官，看看他对此能做什么。"我说。

我的手伸入口袋，掏出一块用碎纸片包着的石头，纸上还有书写的字迹。

"今天早上，有人扔这个东西砸穿我们早餐房的玻璃。当时我正在下楼梯，忽然听到玻璃破碎的爆裂声。早在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也曾有一次有人扔石头砸碎了窗玻璃。我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

我取下包裹石头的纸，递给他看。那是一张又脏又粗糙的小块纸，上面还有淡淡的墨水书写的痕迹。菲尔波特戴上眼镜，把那片纸折了折。那上面的话语非常简短，写的是"是一个女人杀死了你妻子。"

菲尔波特的眉毛向上扬了扬。

"你第一次接到的这类信上面写的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现在记不清了。那只不过是一个要求我们离开这儿的告诫，我如今甚至不记得上面的确切措辞。无论如何，看来都可以比较肯定那次是小流氓所为。这次似乎不是一回事！"

"你认为它是知道某件事的人扔进来的吗？"

“也许正是匿名信阶层中有点愚笨却又粗暴的蓄意犯罪呢。你也明白，在乡下你会遇到许多这种事。”

他把石头又交还给了我。

说：“但我认为你想把它交给基恩警官的直觉是正确的。关于这类匿名信，他可能比我知道的多。”

我在警察局找到了基恩警佐。很显然，他对此格外感兴趣。

“这儿一直有古怪的事发生。”他说。

“你认为这块石头有什么意义？”

“很难讲。也许可以作为指控某个人蓄意犯罪的证据。”

“我想，它可以用来指控李太太，对吗？”

“不，我认为不该那样做。可能是(我想事情是这样)某人看见或听到发生某事，比如听到吵闹声或尖叫声，或那匹马正在疾驰过某人身旁，不久，他们就遇见一位妇人。因为大家都认为吉卜赛人单凭看衣着打扮容易混淆，那很可能是另一位与李太太完全不同的人。不管怎样，这事看起来更像是另一位妇人所为。”

“老李太太怎么样了？你有她的消息吗？看到过她吗？”我问。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

“她一离开这儿，我们就调查了她过去常去的一些地方，东安格里亚那边。她有一些朋友住在那儿的吉卜赛人部落中。他们说她没去过那儿，但是无论真实情况怎样，他们都会那么说的。你也知道，他们一向嘴紧，不爱说闲话。她在那些地方混得相当熟，却没有人见过她。虽说这么做了，

我还是认为她不会走得有东安格里亚那么远。”

他说话措辞的方式带有某种特殊的不可言传的意味。

“我不是十分明白你的意思。”我说。

“你这样看待这件事。李太太受惊不小，她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她一直威胁、恐吓你妻子，现在假设正是她制造了这起事故，你妻子因此而死亡，警察一定会追捕她。她清楚这一点，所以就会像你假定的那样躲藏起来，尽可能地使自己和我们疏远。她肯定不再想炫耀、卖弄自己，她会很害怕与公众交流。”

“可你们终究能找到她，对吧？她的外表相当特殊。”

“噢，对！我们迟早会找到她的。这种事要费些时间。就是说，如果事情真像你想的那样。”

“可你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噢，你知道我一直感到很困惑的是：是否真有人付钱给她，要她那么说呢？”

“那样的话，她就可能更着急地要离开。”我一针见血地指出。

“但是有人也会很着急才对。你应该想到这一步，罗杰斯先生。”

“你是指那位付钱给她的人。”我话语很缓慢。

“正是。”

“假设付钱给她的确定是一位妇人。”

“再假设另有旁人知道某些与那有关的事，于是他们着手开始投递匿名信。那位妇人也该受惊才对。你也知道，她原本并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无论她指使那位吉卜赛妇人做

过什么威胁你妻子、要她离开这个地方，她都不希望发生导致你妻子死亡的事故。”

“的确是这样。埃利的死并不是她期望中的。她只是想吓吓我们而已，恐吓我妻子和我离开这儿。”我说。

“那么，下一个被恐吓的对象会是谁呢？制造事故的那位妇人，也就是埃丝特·李太太。所以李太太会来澄清自己，对吗？假如真的不是她主谋此事，她甚至会承认有人付钱要她这么做。她会提到一个名字，说出是谁付钱给她的。肯定有人不希望事情那样发展，对吗？罗杰斯先生。”

“你是指我们或多或少一直假定的、甚至不知其是否存在的那位不知名妇人吗？”

“那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假如有人付钱给她的话，那么，那人一定希望她尽快消失、再无音信，难道不是吗？”

“你在想她可能已经死了？”

“有这种可能，不对吗？”基恩反问道。他转换了个话题，似乎相当突然。“罗杰斯先生，你还记得在树林尽头的、你们曾整修过的那个‘荒唐之地’吗？”

“记得，这又怎么啦？我和我妻子是对它作了些整理和修补。我们过去偶尔到那儿玩玩，但并不常去，最近，当然更没有再去。为什么问这个呢？”

“哦，你也知道，我们一直在搜寻线索。我们进‘荒唐之地’搜查了，它的门没锁。”

“是的，我们从不费事锁它。那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几件零散不成套的家具而已。”我答道。

“我们本来以为，老李太太离开村子后，可能一直住在里面，但是没有发现她的任何痕迹。尽管事实上，我们找到了这个。我正准备给你随便看看。”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纤小的、精致的、镶金打火机。那是一个女用打火机，上面还有一个用钻石镶嵌的首字母，大写字母 C。“这不可能是你妻子的，对吗？”

“埃利的首字母并非 C。对，这不是埃利的，她没有这类东西。也不是安德森女士的，她的名字叫格里塔。”我回答说。

“它就掉在那儿，有人无意中遗失的。它是那种比较时髦的东西，很值钱。”

我一边重复着思索那个首字母，一边说：“C，除了科拉以外，我想不出哪位跟我们接触的人名字首字母是 C。她是我妻子的继母范·施托伊弗桑特夫人，我真的不明白她怎么会沿着灌木丛生的小路攀上‘荒唐之地’。不管怎样，她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长，大约，大约一个月左右吧。我觉得从未见过她用这个打火机，也许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吧。安德森夫人可能认识这个打火机。”我说。

“好吧，你带上它让她看看。”

“我会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如果它确实是科拉的，而我们最近在‘荒唐之地’时却没有见过它，这似乎未免太奇怪了。那里的东西并不多。你大约是注意到这个东西掉在地板上——它在地板上？”

“是的，离那张长沙发很近。当然，可能有别的什么人在‘荒唐之地’住过。你知道，仅就一对恋人约会来说，那是——

个相当方便的地方，我是说本地人。但他们又不太可能有这种昂贵的东西。”

“还有就是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我拿不准她是否有这类高价特级的东西。而且，她在‘荒唐之地’做什么呢？”我疑惑地说。

“她一定是你妻子的朋友，对吗？”

“正是。我想她是埃利在这个地区的最好的朋友了。何况，她也知道我们不会介意她随时使用‘荒唐之地’。”我回答。

“噢！”基恩警佐长吁一声。

我很严厉地看了看他：“你也认为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不会是埃利的仇人，对吗？那么说未免太荒唐了！”

“我也同意，表面看来确实她没有什么憎恨埃利的理由。可你并不十分了解女人。”

“假设……”我搭上话却又住口不说了。因为我要说的，可能听起来太古怪了。

“您想说什么？罗杰斯先生。”

“我确信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最初嫁的是一个美国人，一位姓劳埃德的美国人。而事实上……我妻子在美国的财产受托管理人的名字是斯坦福·劳埃德。世上肯定会有若干姓劳埃德的人，但如果我说的是同一个人的话，无论如何，姓名应该是完全一致的。该怎样处理所有这一切呢？”

“这事听起来不太可能。不过……”他住口不说了。

“有趣的是我觉得事故发生那天，就在这里的闹市区我看到了斯坦福·劳埃德，当时我在巴廷的乔治饭店吃午

餐……”

“他没看到你吗？”

我摇了摇头。

“他正和一个外表看来很像哈德卡斯尔夫人的女子在一起。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一个误会。我猜，你很清楚是她堂哥为我建造的房屋。”

“她对那所房子有兴趣吗？”

“没有，”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喜欢她堂哥的建筑类型。”说着，我站起身来，“好了，我不再过多地占用你的时间了。希望你们继续尽力寻找老李太太。”

“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不会停止找寻她的。验尸官也想见到她。”

我道了声再见，走出警察局。在那条古怪的小道上常会出现一些意外，你会突然遇见嘴里一直谈论着的某人。正当我经过邮局那儿时，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从里面出来了。我们两个都停住了脚步。她带着那种当你遇着某位丧亲的人时所特有的轻微困窘说：

“我对埃利的事感到万分遗憾，迈克尔。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这当儿，无论旁人对你提什么都很残忍。我只是……只是想说声遗憾。”

“我知道，你过去一向对埃利很好。你使她在这儿感到很舒适。我一直对你充满感激。”

“我原来想问你一件事，又觉得也许现在在你去美国前问最好，听说你很快就要离开这儿了。”

“尽可能快吧。我那边还有许多事要处理。”

“有件事是……如果你要在市面出售房子的话，我想也许在你离开前就该着手办理这事了……如果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很想拥有这幢房子的优先购买权。”

我愣愣地盯着她。她的话的确使我很震惊，这正是我暗中曾怀疑过的后一种情况。

“你是说你想买下它？我原先认为你不喜欢那种建筑类型。”

“我兄弟鲁道夫告诉我那是他完成的最好作品。我敢打赌他也知道你家发生的事。希望你提出一个我承受得起的价钱。是的，我的确想买下它。”

我禁不住想，这事也太奇怪了。她过去来这儿的时候，从来没对我们的房子表现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兴趣。正像我从前间或疑惑的那样，我很奇怪她和她的堂兄到底是什么关系。她真的很狂热地崇拜他吗？有时候，我几乎觉得她并不喜欢他，甚至也许是恨他，她总是带着一种十分古怪的神情说起他。但是，不管她的真实感情怎样，他对她却很重要，非常重要！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很明白，你可能认为由于埃利的死我会想卖掉房产离开这儿，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曾在这儿生活，很幸福很美满，这是我怀念她的最好地方。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我绝不会卖掉这所房子，你可以牢牢记住这一点。”我回答。

我们目光对视，好像在做着一种无声的争吵。后来，她的目光垂下了。

我鼓起勇气开口问了一句：

"先声明一点，这事和我没什么关系；听说你以前结过一次婚，你丈夫的名字叫斯坦福·劳埃德吗？"

她盯着我，好大一会儿没有动静。接着，突然开口说："是的。"然后转身就走了。

3

混乱——这就是我回顾过去时能记起的所有感觉。新闻记者询问——要求面谈——大量的信件和电报——格里塔应付着这些事……

真正令人吃惊的第一件事是埃利的家并不像我们假设的那样在美国。那是个相当大的震荡，当发现他们家中的大部分人实际上都在英国时。这样一来，科拉·范·施托伊弗桑特的行为举止就易于理解了。她是一个永不安生的女人，总是很匆忙地奔赴欧洲大陆，在意大利、巴黎、伦敦之间穿梭，然后又回到美国，回到帕姆海滩，离开西部去农场，在全世界到处游荡。埃利去世那天，她离这儿不超过五十英里，仍在忙于实现她在英国有幢房子的奇想。她已经很匆忙地去伦敦呆了两三天，而且为买房，她还找了房地产代理商。就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她游遍乡村，看了半打房产。

有人证实，斯坦福·劳埃德为参加在伦敦召开的一家商务会议，夸耀似的乘同一架飞机来去。这些人并非通过我们发往美国的海底电报，而是通过公众媒体报刊得知埃利的死讯的。

围绕着埃利应该葬在何处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争吵。我

原本以为把她葬在她去世的地方是惟一可行之道，这儿是我和她共同生活的地方。

但埃利的家人强烈反对这样做。他们想把她的尸体带回美国和她的先人葬在一起，她的祖父、父亲、母亲和其他亲人都已安葬在那里。一旦有人这么考虑安葬的事，我又觉得这样做的确也很合常理。

安德鲁·利平科特走过来跟我谈起此事，他以一种相当理智的方式提出了理由。

"她从未留下任何有关她想葬在何处的指示。"他对我强调说。

"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态度急躁地反问，"她才多大？二十一岁，在你只有二十一岁时，也不会想到死。当时，你一定不会开始考虑以后想要的埋葬方式。如果我们曾想到这个的话，我想，即使我们并不同时死，也会选择共同葬在某处。但是有谁会在愉快地生活时想到死呢？"

"你的说法是不错。"利平科特先生接着又说，"可我想，你将来恐怕也不得不去美国，你也明白的，那儿还有许多生意方面的事需要你照看。"

"什么样的生意？对生意我能做什么？"

"你会有许多事要做的。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依照遗嘱你是首要的继承人？"他问。

"你的意思是我是埃利最亲近的亲属或其他什么。"

"不错。依照她的遗嘱是这样。"

"我不知道她曾立过遗嘱。"

"哦，是这样啊。埃利是个做事相当有条理的年轻女子。

你也知道，她一向如此，一直都生活在条理化模式当中。她几乎是一结婚就立即为后事立下了遗嘱，并把它交由她伦敦的律师保管，附带一个条件送交给我一个副本。”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说：“如果你像我建议的那样真的到美国的话，我想你也会把自己的事交给那儿某个有名望的律师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涉及大笔遗产、巨额不动产、股票以及许多行业中的控制股权等，你一定需要技术方面的顾问。”

“我处理那类事情并不称职，我真的不行！”

“我很理解。”利平科特说。

“难道我不能把全部事情都交由你处理吗？”

“你当然可以那么做。”

“既然这样，我何乐而不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你应该独自打理这些事。我已经在为某些家庭中的成员代理一些事，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如果你放手让我做的话，我会留心找一个能力十足的律师替你打理生意，使你的利益得到保护。”

“请恕我莽撞……”他看上去有点窘迫。想到利平科特也会莽撞行事，我很高兴。

“什么事？”

“我建议你对所签署的任何东西都要仔细些，我是说所有的商业文件。在你签字之前，一定要认真彻底地通览一遍。”

“如果我确实看了你说的那类文件，它对我很有价值

吗？”

“如果你弄不清楚，你就把它转交给你的法律顾问好了。”

“你是在警告我防备什么人吧？”我兴致盎然地问道。

“我实在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想说，凡是涉及大笔钱财之处，建议你别相信任何人。”

他的确是在警告我防备什么人，却又不想给我提供具体的名字，我看得出来。那话是针对科拉吗？或者他是怀疑（也许已有相当长时间的怀疑）那位注重修饰、慈善无比、富有而无牵挂、最近还来过这儿“公干”的银行家斯坦福·劳埃德吗？又或许是那位有可能带着某些看似合理的文件来和我进行交涉的弗兰克姑父吗？我突然对自己产生了个奇想：一个贫穷无辜的傻瓜，在一潭湖水中游着，四周被恶意潜伏的鳄鱼所包围，而这些鳄鱼都面带伪善的笑容。

“这世界正是一个邪恶之地。”利平科特先生说。

也许说出来很愚蠢，可我还是十分突然地问了他一句：“埃利的死会使某些人受益吗？”

他严厉地看了看我。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你为什么问这呢？”

“我不清楚。刚好想到，问问而已。”

“埃利的死使你受益。”

“这当然，我受益是理所应当的。我是指，它还使别的什么人受益吗？”

利平科特先生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如果你是指是否芬妮娜的遗嘱将以遗产的形式使另

外某些人受益，从最低限度上说是这样的。几位老佣人，一名旧派女家庭教师，还有一两家慈善机构，但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还有一笔遗产是指定给安德森小姐的，数目并不大。你也知道，她早已安排过相当大的一笔钱款给安德森小姐了。"

我点点头。埃利是告诉过我她正在办转赠。

"你是她的丈夫。她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了。但我觉得你的问题并不是指刚才说的那些。"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问你这个问题的真正想法，但你已成功地设法让我领会了怀疑，利平科特先生，那就是怀疑我不知道的人或事，只有……哦，怀疑。我的确不懂得理财之道。"我又补充说。

"是的，那很显然。我要是对案子有确切的了解，有明确的怀疑对象就好了。人死时通常会留下一本要清算的与其死亡有关的账，这本账可能发生得很快，也可能会耽搁长达几年。"

"你实际上想说，有一些人很可能把一些亲近的人杀死，然后把水搅浑。要我签署放弃追查此事也许太难了，无论你估计的情况怎样。"

"我们姑且这么说，如果芬妮娜的事不太正常，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她的夭折可能是某些人的幸事，我们不一定非要知道这些人是谁。但可能有人把他的行迹轻易地遮掩过去，恕我直言，尤其是在对付像你这样单纯的人时。我只想点到为止，就这个问题也不想再说什么。说得太多会有失公正。"

在小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葬礼。如果能避开，我早就这么做了。我憎恶那些在教堂外排开盯着我看的人。窥伺的眼睛！格里塔帮我度过了难关。我想，迄今为止我都没有意识到她的性格多么坚强、可靠。她做了准备工作，订了花，筹备了一切。我现在才更清楚埃利是怎么变得依赖格里塔的。世上像格里塔这样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来教堂的人大部分是我们的邻居，我甚至不认识其中一些人。但我看到了一张曾经见过的面孔，只是此时记不得在哪儿见过。我回到家后，卡森告诉我有一个绅士正在客厅里等着见我。

"我今天不想见任何人。打发他走，别让他进来！"

"对不起！先生。他说他是一位亲戚。"

"亲戚？"

我突然想起了在教堂见过的那个人。

这时，卡森递给我一张名片。

刚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威廉·R·帕多先生"，我翻过名片看了看，摇摇头，把它递给了格里塔。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我问，"他的脸有些熟，但我记不清在哪儿见过。可能是埃利的一位朋友吧！"

格里塔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说："当然是了！"

"他是谁？"

"鲁本叔叔。你知道的，埃利的远亲。她对你提起过的，没错吧？"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这张脸看上去很面熟。埃利把好几张照片无意中放在她的卧室里，是她的几个亲戚的照片。

迄今为止，我只在照片中见过这张脸。

“我马上就来。”我吩咐道。

我离开房间来到客厅。帕多先生站起身来，说：“是迈克尔·罗杰斯吗？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你妻子和我是远亲，她一直喊我鲁本叔叔。可咱们俩从没见过面。自打你们婚后我第一次来这儿。”

“我当然知道您是谁。”我说。

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鲁本·帕多。他是一个大高个，一张很宽的脸，看上去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他总在琢磨别的事。然而你跟他交谈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觉到他的思维始终比你更活跃。

“我不必告诉你听到埃利的死讯后，我是多么震惊和伤心。”他说。

“请别提这个！”我说，“我不想谈这个。”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

他的品性中极富同情心，但他身上隐约带有的某种气息让我感到不适。

格里塔进来了。我介绍说：

“你认识这位格里塔小姐吗？”

“当然！”他道，“你好吧？格里塔。”

“马马虎虎吧。”格里塔道，“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一两周左右。来这儿逛逛。”

突然间，我又陷入了曾经有过的一种冲动之中。“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真的吗？在哪儿？”

"在巴廷顿·麦纳的一家拍卖行里。"

"我想起来了,"他说,"我想我是见过你,你当时和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红胡子男人在一起。"

"噢,那是菲尔波特少校。"

"你当时气色很好,你们两个人都是。"他说。

"绝对地好!"带着惯有的那种奇怪的感觉,我说道,"绝对好!"

"当然,那时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天就是出事当天,对不对?"

"是的。我们正等着埃利一块儿去吃午饭。"

"悲惨呀! 真是悲惨!"鲁本叔叔说。

"我还不知道您在英国,我想埃利也不知道。"我停顿一下,等着他讲话。

"对,"他说,"我没有来过信。实际上,我并不清楚能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但是我已经比料想的提前结束了业务,那时我还犹豫是不是在拍卖之后来看你们。"

"您从美国来这儿办理业务?"我问。

"噢,既是也不是。科拉想就一两件事征求我的意见。有一件是关于她想买这所房子的。"

然后他才告诉我科拉已经逗留在英国了。我一再说:

"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些。"

"事实上,那天她就呆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说。

"这儿附近? 她住在一家旅馆里吗?"

"不,她住在一位朋友那儿。"

"我不知她在这里有什么朋友呢。"

"一个女人叫做——叫什么来着，哈德什么，噢，哈德卡斯尔。"

"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我非常惊奇。

"对，她是科拉的一位好友，她们在美国时就相互认识了，你不知道吗？"

"我几乎一无所知，对那个家庭一无所知。"我说。

我看了看格里塔：

"你知道科拉认识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吗？"

"我想我没听科拉讲起过她。"格里塔说，"或许那就是克劳迪娅那天没有出现的原因吧。"

"当然，"我说，"她当时正和你在伦敦逛商店，你们想在凯特威尔车站市场碰头……"

"对…可她没在那儿。我刚出发，她就往我的房间打电话，说有些美国人不期而至，所以她离不开。"

"我想，是不是那些美国人也到科拉那儿去了？"我问道。

这时鲁本·帕多摇着头说："很明显，全都一团糟。"然后，他继续说道："我明白调查为什么停止了。"

他喝干了杯中的饮料，然后站起来。

"我不想再打扰您了，"他说，"不知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我住在凯特威尔市场的威严旅馆里。"

我谢了他，并说恐怕没有什么值得烦劳他的。他走后，格里塔说：

"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为什么来这儿？"然后又尖刻地说："我宁愿他们全都早点儿离开。"

“我不知道在乔治饭店看见的那个人是不是斯坦福·劳埃德，我只扫了一眼。”

“你说那人跟一个长得像克劳迪娅的人在一起，那就很可能是他。他大概去拜访过克劳迪娅，而鲁本也去看望了科拉……情形可真混乱！”

“我可不喜欢这种情况，所有的人在那天都骚动不安。”

格里塔说事情常常这样，说这话时，她又恢复了往常的高兴和理性。

4

在“吉卜赛营地”我已无事可做。我让格里塔料理这座房子。我则渡海到纽约去了结那儿的事务，在那里我将置身于埃利的金碧辉煌的葬礼之中，我一直觉得在那儿要发生最恐怖的事。

“你正投身丛林。”格里塔警告我，“当心你自己，别让他们活剥了你的皮。”

她说得对极了。那儿确定是个丛林。我一到那儿就感觉到了。我从没听说过丛林——更别说那种丛林了。我知道自己茫然无知。我不是猎人，而是猎物。人们在矮树丛中包围我，向我射击。有时，我希望自己是在想象一切，有时我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记得自己拜访了利平科特向我推荐的律师，一个最本地化的男人，他接待我的方式更像普通医生在出诊中的所作所为。曾有人建议我出兑部分所有权证书不十分清晰的矿产。

他问我这是谁告诉我的，我说是斯坦福·劳埃德。

“呃，我们必须调查一下，”他说，“像劳埃德先生这样的人应该知道。”

他接着对我说：

“在你的权益证书上没有任何纰漏，当然你匆忙出售土地也没有一点儿错，正如他对你建议过的。坚持住这一点。”

我感觉我一直是对的，每个人都在向我开火。他们都清楚一谈到财政问题我就成了笨伯。

葬礼很隆重，但我觉得也很恐怖。它恰如我猜想的那样：金碧辉煌。在仪式上鲜花堆积如山，而墓地本身像一所公园，富人对悲痛的所有点缀都表现在大理石塑像上。埃利肯定憎恶它，我敢保证。但我想她家里还是要这么做的。

四天后我返回纽约，从金斯敦教区那儿得到了一些消息。

人们在山坡另一侧废弃的采石场里找到了李太太的尸体。她死了好几天了。那儿以前曾出过事。有人建议应该把那里封起来，但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已经下了意外死亡的结论。有人再次建议议会把那地方围起来。在李太太的小房子里，人们发现了藏在地板下的三百英镑，都是面值一元的钞票。

菲尔波特少校又附加了一条消息：“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昨天外出打猎时从马上摔下死了，我想你一定很遗憾。”

克劳迪娅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感到一阵震颤和恶心。两周之内，有两个人死于骑马时的意外。这看上去似

乎是一种极不可能的巧合。

我不想详述我在纽约度过的时光。在异国风情中，我是一个陌生人。我觉得我一直要注意的是自己说什么和做什么。我认识的那个埃利，一度只属于我的那个埃利已不复存在。我现在只把她看成一个美国姑娘，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周围充斥着朋友、主顾和远亲，一个已经在那儿定居了五代的家庭之一员。她从那儿来，像一颗流星般莅临我的领地。

现在她已经回归，同她的亲属葬在一起，那儿有她的家。我很高兴自己这么看问题。我本不该在村旁松林脚下举行的整洁的仪式上有这么轻松的感觉。是的，我不应该感到轻松。

"归去吧，埃利。"我自言自语。

她常和着吉他唱的那首歌的旋律，不时在我头脑中响起：

> 每一个早晨，每个夜晚，
> 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

我想这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你生来就甜蜜温馨，你在吉卜赛人的营地上也有甜蜜温馨，不过为时很短，现在已经结束了。你已经回到了也许并没有快乐的地方，在那儿你也不高兴，但你毕竟是在家里，在自己的亲属中间。

当我死时，我会在哪儿呢？我突然迷惑了。吉卜赛人的营地？可能吧。妈妈会来看躺在坟墓里的我，如果她还没死

的话。可我不能想象妈妈的死，倒更容易想起自己的死来。嗯，她将会来看我被埋掉。可能她脸上严厉的表情会放松点儿吧！我把思路从她身上移开。我不愿想起她，我不愿接近或看到她。

说我不愿看到她并不准确。不是我看她的问题，而是妈妈看我的问题。带着扫除一切的焦虑，她的眼睛审视着我，像瘴气般裹挟着我。我想：母亲就是恶魔。为什么她们把血脉传给孩子呢？为什么她们自认为对孩子了如指掌？她们不了解，她们不了解孩子！她应该为我骄傲，为我欣慰，为我取得的绚丽生活而欣慰，应该……这时，我的思路又从她身上挣脱了。

我甚至记不得在美国逗留了多长时间。似乎很长时间。我警觉地走路，被面带笑容眼含敌意的人注视。每天我都对自己说："我已经结束这一切了，我已经结束这一切了——并且"这是两个关乎未来的字眼。我像曾经使用另外两个字"我要"一样使用它们。每个人都刻意和我亲善，只因我富有。以埃利遗嘱的名义，我成了一个极其富有的人。我感到非常可笑。我拥有自己也搞不清的投资、股份、股票、产业。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和利平科特先生作了一番长谈。我常在头脑里想着作为利平科特先生的他。对我来说，他从来没有成为安德鲁叔叔。我告诉他我想从斯坦福·劳埃德手中收回对投资的控制权。

"唔，真的？"他的灰眉毛耸起来。他用精明的眼神和毫无表情的脸仔细端详着我，以至让我弄不清他说的"真的"

究竟意味着什么。

"您认为那么做合适吗?"我忐忑不安地问。

"我想你有理由。"

"不,"我说,"我没什么理由。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我想和您谈一谈,可以吗?"

"当然,这样谈话是您的权利。"

"好吧,"我说,"我觉得他是个骗子。"

"是的,可以说您的直觉是对的。"利平科特先生看上去兴致盎然。

于是我知道我的感觉是正确的。斯坦福·劳埃德在埃利的契约和投资以及其他财产上做了手脚。我签署了一份律师权限书,把它交给安德鲁·利平科特。

"您愿意接受吗?"

"就财政问题而言,"利平科特说,"您可以绝对信任我。我在这方面将为您效犬马之劳。我想您将没有理由抱怨我作为管家是否称职。"

我不明白他在意指什么。他言有所指。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并不喜欢我,但在财政方面他将尽其所能,因为我是埃利的丈夫。我签好了必需的文件,然后他问我打算怎么回英国,是坐飞机吗?我说不,我不想坐飞机,我将从海上走。"我想自己呆一段时间,"我说,"我认为海上旅行对我有好处。"

"那么,您将在哪儿住下来呢?"

"吉卜赛营地。"我说。

"啊,你提议住在那儿。"

“对。”我说。

“我还以为您打算把它出售呢。”

“不。”我说，这个“不”字甚至比我想表达的还要强烈。我不打算放弃吉卜赛营地，它已成为我梦想的一部分。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时，就心怀着这个梦想。

“您离开那儿来美国期间，有人料理吗？”

我说，我让格里塔·安德森掌管一切。

“哦，”利平科特先生说，“是格里塔。”

他讲起格里塔时话里有话，但我不想和他较真儿。如果他不喜欢她，那他就不会喜欢。他不喜欢她。这造成了一阵难堪的停顿，于是我转移了话题。我觉得我该讲点儿什么。

“她对埃利很好，”我说，“埃利生病时格里塔来护理她，她住在我们那儿护理埃利。我……我对她感激不尽。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你不知道她像什么，你不知道埃利死后她是怎样料理一切的。我不知道没有她我当时该怎么办。”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利平科特说。他的声音比你能想象的还要干巴巴的。

“你看，我欠了她很多。”

“一个能干的姑娘。”他说。

我起身说再见，并且谢了他。

“你没什么可以感谢我的。”他说，声音还是那么呆板。

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给你写了一封短信，已经航空寄往‘吉卜赛营地’了。如果你从海上走，你到家时会发现信已投到了。”然后他说道：“旅途愉快。”

我很迟疑地问他，是否认识斯坦福·劳埃德的妻子，一

个叫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的女人。

“哦，你是说他的第一位妻子。我从未见过她。据说这段婚姻很快就破裂了。离婚后他又再婚，最后又以离婚而告终。”

情况就是如此。

回到旅馆后，我看见一封电报，让我去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医院。上面说，我的一位朋友叫鲁道夫·桑托尼克斯，希望我去，他活不多久了，想在临死前见我一面。

我换了下一班的船票，然后乘飞机到了旧金山。他还没死，但极度衰弱。他们告诉我，他们怀疑他能否在死前恢复神志。但他非常急切地想要见我。我坐在医院病房里看着他，看着我熟识的男人的躯壳。他病恹恹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透明度，看上去虚弱极了。他现在躺在那里，看上去像一个蜡人儿。我坐在那儿想：“我希望他和我说话，我希望他讲点儿什么，在他死之前说点儿事情。”

我感到如此孤独，如此可怕的孤独。现在，我已从敌人手中逃脱，来到一位朋友身边。实际上，他是我惟一的朋友。除了妈妈，他是惟一了解我一切的人，但我此刻不愿想起妈妈。

偶尔我和一位护士说会儿话，问她，她们能否再做些什么。她摇摇头说：

“他也许能恢复神志，也许不能。”

我坐在那儿。终于，他动了一下。护士轻轻地把他扶起来。他面向我，但我却不知他是否能认出我来。他就像超越过我那样看着我。突然，他的眼神起了一丝变化。我想：“他

认出我了，他认出我了。”他声音微弱地说了些什么，我只有俯下身去才能听见。但这并不像是一些有意义的词。这时，他的身体一阵痉挛和抽搐，他把头向后一仰，喊道：

“你这个该死的笨蛋，为什么不走另一条道？”

说完，他身体一软，死了。

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也不知他本人是否清楚他在说什么。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桑托尼克斯。我怀疑如果我对他说些什么，他能否听见。我很想再次告诉他，他给我建的那所房子是我拥有的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也是最困扰着我的东西。一座房子意味着奇特，我想这是象征主义的手法。你渴求着什么东西，你如此渴求什么东西以致你并不了解它是什么。但他知道那是什么并把它给了我。我得到了它，正要回家去拥有它。

回家，这就是我在船上的全部思想。接下去，起初是死一般的沉寂，然后像是从内心深处渗出一股欣慰的潮水……我在回家，我在回家。

水手在回家，从海上归来。
猎人在回家，从山上下来。

5

是的，我正在那么做。现在全都结束了。战斗的最后一瞬，抗争的最后一刻，漫漫旅途的最后一程。

我那永不安生的青年时代、那些“我要、我想”的日子，似乎过去很久了。但它为时不长，还不到一年时间……

我躺在船舱的铺上，把那些日子回顾了一遍，想着：

遇见埃利——我们在摄政王公园的时光——我们在登记处结婚。房子——桑托尼克斯建了它——房子完工。我的，全是我的。我成了我，我，那个我一直想成为的我。就像我一直向往的那样，我得到了向往的一切，现在正回去拥有它。

离开纽约前我写了一封信，通过航空邮递，以便在我回去之前就能寄到。信是写给菲尔波特的。有时我觉得尽管其他人不能理解，菲尔波特却能。

给他写信比跟人讲容易得多。毕竟他已经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不理解，但我想他会明白的。他已经亲眼看到埃利和格里塔的关系有多密切，埃利多么依赖格里塔。我想他会明白我也多么依赖格里塔。除非得到别人的帮助，我在这所曾与埃利共住的房子里独自生活简直不可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安排得面面俱到。但我已经尽力了。

“我希望，”我这样写道，“您最先知道这件事。您一直都对我们这么好，我认为您是惟一能理解我的人。我不能面对独自住在吉卜赛营地的生活。在美国期间，我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我已经决定，一旦回到家我就要求格里塔嫁给我。您知道，她是我能与之谈起埃利的惟一人选。她会理解的。也许她不愿和我结婚，但我想她会的……我们的结合将使一切如同我们三人还住在一起一样。”

在表达了所要说的一切之前，我写了三遍信。菲尔波特

应该在我返回前两天就收到这封信。

船驶近英国时，我登上了甲板。陆地越来越近，我放眼望去，心想："我真希望桑托尼克斯在我身边。"我确实希望他在我身边。我希望他知道一切是怎么实现的，我曾计划的一切，我曾向往的一切，我曾渴求的一切。

我已经摆脱了美国，摆脱了骗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摆脱了我极为憎恶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因我的微贱出身而蔑视并憎恶我的人！我凯旋了。我正回到松树林，回到穿越吉卜赛营地到达山顶房子的回环险要的小路。我的房子。我正奔向两件我期盼已久的东西。我的房子——我梦寐以求的房子，我策划已久的房子，我最想得到的房子。其次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我早就知道终有一天我会遇到一个漂亮女人。从第一次见到她起，我就明白自己整个永远地属于她了。我是她的。现在，终于，我奔向她了。

没人见到我抵达金斯敦教区。天几乎黑了，我乘坐火车来，然后步行离开车站，走上一条乡间小路。我不愿碰见村里的任何人，至少今晚不想。

太阳落山后，我踏上了通往吉卜赛营地的路。我已经通知了格里塔我抵达的时间。她正在那所房子里等我。终于，我们去掉了遁词和所有的伪装（不喜欢她的伪装）。我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想着我扮演的角色，从一开始就精心扮演的角色。假装讨厌格里塔，不愿她来和埃利同住。嗯，我可真费神哪！想必每个人都被这种假相欺骗了。我想起了我们假装的、以便埃利无意中能听到的争吵。

格里塔从我们一见面起就看透了我的本质。我们彼此

从未产生愚蠢的错觉。她有着同我一样的意识和愿望。我们除了整个世界之外，什么也不要。我们都想站在世界之巅。我们想要满足每一个野心。我们都要拥有一切，对自己有求必应。我还记得在汉堡第一次见到她时，我是如何任自己的心曲向她倾涌，告诉她我对一切的疯狂的欲望。我从未对格里塔隐瞒我对生活的无节制的贪婪，她也有同样的贪婪。她说：

"你一生所追求的只是拥有金钱。"

"对，"我说，"但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得到它。"

"嗯，"格里塔说，"你不会通过勤奋的工作去获得，你根本不是那种人。"

"工作，"我讪笑道、"我得成年累月地工作！我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我不想人过中年才拥有它。"我接着说："你知道那个叫谢里曼的家伙的故事吧？他是怎么干的？辛苦地劳作，然后积攒起一笔财富以便能使他一生的梦想成真，再来到特洛伊进行发掘，直到发现了特洛伊古墓。他不得不等到五十岁才圆了自己的梦。但我不想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人老了，一只脚踩在坟墓里。我想趁现在年轻力壮时就得到。你也是这样，对吗？"

"对，但我知道你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去获得。这很简单。我不敢断定你没那么想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迷住女孩子，是不是？我能看出来。我能感觉到。"

"你以为我很在意女孩子——或曾经在意过吗？我只想得到一位姑娘，"我说、"是你。而且你也知道，我属于你，一见到你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一直以来我就知道将遇见像你

这样的人。我遇到了。我只属于你。"

"是的,"格里塔说,"我想你会的。"

"我们都想从生活中得到同样的东西。"我说。

"我告诉过你那很容易。"格里塔说,"很简单,你要做的只是娶一位富有的姑娘,世界上最富有的姑娘之一。我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

"别发神经了。"我说。

"不是发神经,这很容易做到。"

"不",我说,"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不想成为富婆的丈夫。她把我买下来,我们共同生活,她把我关在金鸟笼里,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当被拴起来的奴隶。"

"你不用成为奴隶。这是一件不太长久的事儿。只要时间够长的话,妻子就死了,懂吗?"

我瞪着眼看她。

"现在你被吓住了吧。"她说。

"不,"我说,"我没有被吓住。"

"我想你也不至于被吓住。我想或许已经被吓住了?"她怀疑地看着我。但我不想回答。我还有一点自保的心理,有一些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从秘密的角度而言倒不算什么,而是我根本就不愿想起它们。我不愿想起第一次,幼稚而可笑。但没什么。我一度对一个男孩(他是我在学校的朋友)得到的一只时髦手表怀有一种男孩特有的情感:我想得到它。我太想得到它了。它价值不菲,一位富有的教父给了他这块表。我想要,但我从未想过有机会得到它。有一天我们一块儿去溜冰,冰层还没厚到足以支承住我们。我们事

先并没预见到。就在那时，冰碎了。我向他滑过去，他正挣扎着。他已经爬到了一个冰窟窿的边上，紧紧抓着割手的冰缘。当然，我滑过去是想把他拉上来，那时我看见他的手表闪着光。我想"假如他沉下去淹死了，"我想那将会多容易就……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几乎是无意识地解开表带，把表抓在手里，把他的头向下按，而不是努力把他拉上来……只是把他的头向下按。他不再挣扎，沉到冰下去了。有人看见并向我们跑过来。他们还以为我在努力拉他上来！他们很快把他捞上来，但费了一番周折。人们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是太迟了。我把宝贝藏在一个我时常放东西的特别的地方。我不想让妈妈看见那些东西，因为她会问我从哪儿搞来的。一天，妈妈在拨拉我的袜子时偶然发现了那块表。她问我那是不是彼得的表。我说当然不是，那是我在学校从一个男孩子手里换来的。

我跟妈妈在一起时总感到神经紧张——我常觉得她对我了解得太多。当她发现那块表时我非常紧张。我想，她怀疑我了。当然她不可能了解内情，任何人都不了解。她曾经用一种有趣的方式看着我。每个人都以为我已倾尽全力去救彼得。但我认为她从不会这么想。我猜她知道了。她只是不想了解，但她的难缠之处是对我了解得太多了。有时我带着点儿负罪感，但很快就消失了。

再后来，是我在军营里。在我们军训期间，我和一个叫埃德的家伙去了一个赌窝。我极不走运，输了个精光，但埃德赢了一大笔。他把筹码换成钱，我们就回去了。他身上塞

满了钞票，口袋被钱撑得鼓鼓的。这时一群歹徒从街角处向我们扑过来。他们手里都握着精致的弹簧刀。我胳膊上中了一刀，埃德却被狠捅了一下，倒了下去。这时传来一阵有人走来的嘈杂声。歹徒们拔腿跑了。我当时想，如果我快点儿的话……我确实够快！我的反应很出色——我拿出一块手帕裹住手，然后从埃德的伤处拔出刀子，选了更致命的地方戳了两刀。他吭了一声，一命呜呼了。我被吓呆了，当然，呆了一两秒钟吧。然后我知道完事大吉了。所以我感到，嗯，真的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敏捷感到自豪！我想："可怜的老埃德，他永远都是个笨蛋。"我没花多少时间就把那些钞票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也比不上有快速敏捷的反应，并能抓住机遇。问题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我想，有些人，当他们知道自己杀了人之后被吓呆了。但我没被吓呆，这一次没有。

请注意，这不是你可以常做的事。除非真的值得你做。我不清楚格里塔的感觉。但她已经知道了。我不是说她已经知道我杀了多少人，我在想她应该知道杀人的念头吓不住我或使我灰心。我说：

"这个丧心病狂的故事如何，格里塔？"

她说："我正适合帮你。我可以让你和美国最富有的姑娘中的一个接触。我多多少少照顾过她。我和她住在一起，对她影响很大。"

"你以为她会看上我这样的人吗？"我说，一时有点不敢相信。为什么一位富家千金会把挑选中意的富有性感魅力的男人的准则套在我身上？

"你有很强的性感魅力，"格里塔说，"姑娘们都扑向你，不是吗？"

我咧嘴笑着说我干得确实不赖。

"她从没经历过那种事。她被照顾得太周到了。她被允许接触的年轻男人尽是些传统的男孩子，银行家的公子，大亨的儿子。她被培养着准备在有钱阶层中缔结一份良缘。人们担心她会遇到英俊的外国男人，这些人可能冲着她的钱而来。但实际上她对这类人更亲近。他们对她来说很新奇，她从未见过的一类人。你完全可以给她演一出好戏。你假装与她一见钟情，然后弄得她神魂颠倒！这太简单了。她从未同任何人有过实质上的性接触。你能得手的！"

"我试试看吧！"我半信半疑地说。

"我们能促成这事儿。"格里塔说。

"她家里会插足阻止的。"

"不，他们不能，"格里塔说，"他们对此将一无所知。等知道时为时已晚，直到你们已经秘密结婚。"

"这么说，你主意已定了。"

我们商量了这件事。我们作了计划，但并不很详细，请注意。格里塔回到美国，仍同我保持联系。我则继续从事各种工作。我告诉她"吉卜赛营地"的事及我对它的窥伺，她回话说那正好可以用来编造一个浪漫故事。我们安排了周密的计划，以便我和埃利的邂逅能在那儿适时地发生。格里塔鼓动埃利在英国置办一处房产，以便她一旦成年就可以离开家庭。

噢，对，我们安排了这件事。格里塔是一位伟大的策划

者。我想我不可能这样策划，但我知道我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一直都非常喜欢扮演某个角色。随后是事情怎么发生的，也就是我怎么遇到了埃利。

整个事情都很有趣，整个儿都是。这种令人激动不已的趣意当然是由于始终存在着一个危险，始终存在着它无法成功的危险。真正使我紧张的是不得不与格里塔接触的时刻。我被迫确保自己在看着格里塔时不露出马脚。我尽量不看她。我们同意我最好假装不喜欢她，妒忌她。我做得很成功。我记得在她来这儿逗留的那天，我们戏剧性地进行了一番争吵、一番埃利能听见的争吵。我不知我们是否扮得有点过火。我认为没有。有时我很担心埃利猜出来或出了别的什么岔子，但我想她没猜出来。我不清楚，我真的不清楚，我从来摸不透埃利的心思。

同埃利调情很容易。她很可爱。是的，她真的很可爱。只是有时我有点儿怕她，她常不告诉我就做些什么。她还懂得一些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她能懂的事情，但她很爱我，嗯，她爱我。有时，我想我也爱她……

我不是说像爱格里塔一样爱她。格里塔是那种我托付一生的女人。她是性的化身。我投身于她却又不得不压抑自己。埃利有点儿不同，我喜欢和她一起生活。不错，现在再回顾这些显得有点儿奇怪。但我确实非常喜欢和埃利在一起。

现在，我把这些写下来，因为这是我从美国返抵的那个晚上的所思所想。当我回到世界之巅时，我已经得到了渴望的一切，现在我可以亲口说，这是不顾风险、不怕冒险和不

惜成为一个出色的杀人犯而得来的。

的确，有一两次我曾想过，这是骗局，不是因为我们采取的方式，而是因为没人能戳穿它。现在危机已经结束，风险也已过去，而我正走向吉卜赛营地，一如那天看到墙上张贴的告示后去看旧房的废墟那样走着。当我继续走到路的拐弯处时——

这时——我刚好看见她。我是说我刚好看见了埃利，就在我走到发生事故的小路拐弯处。她站在一度曾经站在的地方，立在一棵冷杉树的浓荫里。她立在那儿，挪动了一下，好像看到了我；我也挪动了一下，看着她。就在那儿，我们最初彼此对视，然后我上前和她搭话，扮演了一个突然堕入情网的青年男子的角色，很好地扮演了他！嗯，我说过我是一个出色的演员！

但我并没料到会在此刻看到她……我是说，我不应该在此时看到她，对吗？可我正看着她……她在看——直愣愣地看着我。只有一件事让我惊恐，让我非常惊恐的事。那就是她像没有看见我——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她不可能真的在那儿，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我看见她了。她已经死了，尸体埋在美国的墓穴里。但她这会儿一直站在冷杉下盯着我看。不，不是在看我。她在观望，好像是等着见到我，脸上洋溢着爱意。有一天我曾见过同样的爱意，当时她拨着吉他的弦，对我说："你在想什么？"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问？"她说："你看着我，似乎深爱着我。"我就说了一些类似"我当然爱你"的傻话。

我死一般地站着，死一般地停在小道中间。我在发抖。

我大声喊道：

“埃利？”

她一动不动，只是呆在那儿，看着……直接把我看穿了。那真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只要想上一分钟，我就会明白她为什么看不见我，而我不想知道。对，我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敢肯定我不想知道为什么。直直地看着我立足之处，却不是在看我。我跑起来。我像个懦夫一样跑起来，朝着我的房子灯火闪亮的方向，直到我从这阵可笑的惊惧中摆脱。我胜利了。我回家了。我是山中归来的猎人，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向往已久无与伦比的家，回到我托付了灵魂和肉体的漂亮女人身边。

现在我们就要结婚，并将住在这栋房子里。我们已得到了为之苦心经营的一切，我们成功了——轻而易举就成功了。

门没有上栓。我踩着脚走进去，穿过书房敞开的门。格里塔站在窗边等着我。她光彩照人。她简直是我曾见过的最靓、最可爱的尤物。她简直像北欧神话中长着一头金发的布仑希尔德。她看着，笑着，显示着性的味道。我们已经自抑了那么久，除了偶尔在“荒唐之家”的短时间的幽会之外。

我直奔她的怀抱，水手从海上回到了栖息之所。没错，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

日前我们又落到了地面。我坐下来，她把一小扎信推给我。我几乎是无意识地挑出一封贴有美国邮票的信，是利平科特航空邮寄来的。我不知道他在里面塞了些什么，为什么他非要给我写信呢？

“哦，”格里塔说着长吁了一口气，“我们成功了。”

“完事大吉的胜利日。”我说。

我们都笑了，肆无忌惮地笑。桌上摆着香槟，我打开它，然后我们举杯祝贺。

“这地方真美啊，”我环顾四周，说道，“比我印象中的还美。桑托尼克斯——我还没告诉你，他死了。”

“天哪，”格里塔说，“真不幸，这么说他真的得了病？”

“当然他得了病。我从不会这么问。我在他死时去探视过。”

格里塔稍稍颤抖了一下。

“我本不该那么问。他说过什么吗？”

“实际上没说什么。他只说我是个该死的笨蛋——我本来该走另一条路。”

“他指的什么——哪条路？”

“我也不知他指的是什么。”我说，“我猜他是在胡言乱语，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啊，这座房子倒是一座怀念他的纪念馆。”格里塔说，“我想我们应该接着住下去，是吧？”

我瞪着她：“当然，你以为我们会到别的地方住吗？”

“我们不能老是住在这儿，”格里塔说，“不能长年住在这儿，埋在像这个村子一样的洞穴里。”

“但这儿是我想住的地方——这儿是我一直想居住的地方。”

“当然，可是，我们毕竟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迈克尔。我们可以到处旅行，我们可以游遍整个大陆，我们可以在非

洲狩猎旅行。我们可以探险，寻找诸如激动人心的绘画什么的。我们可以去吴哥窟。你不是一直想过一种冒险的生活吗？”

“嗯，我希望如此……但我们将经常回到这里，对吗？”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什么事出了岔子的感觉。那些都是我曾日思夜想过的，房子和格里塔。其余的我什么也不想要。但她想。我看出来了。她才刚刚开始，开始去希冀一切，开始明白她能拥有一切。我突然生出了一种残酷的预感。我开始发抖了。

“怎么了，迈克尔，你在发抖，生病了吗？”

“根本不是。”我说。

“出了什么事，迈克尔？”

“我见到了埃利。”我说。

“你说什么，你见到了埃利？”

“刚才我在山路上拐弯时，看见她站在一棵冷杉树下，看着——我是说向我看。”

格里塔睁大了眼睛：

“别荒唐了。这，这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有时一个人确实会想象。这毕竟是在吉卜赛人的营地上。埃利就站在那儿，看着——看上去很快乐。仿佛一直在那儿，并准备一直在那儿呆下去。”

“迈克尔！”格里塔紧紧抓住我们的肩膀，摇着我，“迈克尔，别说了。你回来之前喝多了吗？”

“没有。我一直准备回你这儿来。我知道你为我们准备了香槟。”

“好吧，让我们忘了埃利，干杯！”

“那就是埃利。”我固执地说。

“那当然不是埃利！那只是光线造成的效果，就是那么回事儿。”

“是埃利，她站在那儿，她在看——寻找我并看着我。但她看不见我。格里塔，她**看不见我**，”我的声音突然提高了，“我明白为什么了，我明白为什么埃利看不见我了。”

“你在说什么啊？”

这时我低声耳语道：

“因为那不是我。我不在那儿。她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漫漫长夜。”我又用一种惊惧不已的腔调喊道：“有人生来就温馨甜蜜，有人生来就长夜漫漫。是我，格里塔，那指的就是我。”

“格里塔，还记得吗？”我说，“她是怎样坐在沙发上的？她常抱着吉他弹那首歌，伴着她轻柔的歌喉。你一定记得！”

“‘每个夜晚，每个早晨’，”我低声唱着，“‘有些人生来痛苦；每个早晨，每个夜晚，有些人生来温馨甜蜜。’那是埃利，格里塔，她生来就温馨甜蜜。‘有人生来就温馨甜蜜，有人生来就长夜漫漫。’母亲知道我将来就是这样。她知道我生来就属于长夜。尽管我尚未到那儿，但她知道。桑托尼克斯也知道，他知道我正往那儿走。但这本来有可能不发生的。只有短短的一会儿、一会儿，就在埃利唱这首歌时。我本该非常快乐的，同埃利结婚之后，不是吗？我本来应该继续和埃利做夫妻的。”

“不，你不能。”格里塔说，“我从不认为你是那种能失去

信心的人，迈克尔。”她再度粗暴地摇着我肩膀：“醒一醒。”

我盯着她。

“很抱歉，格里塔。我都说了些什么？”

“我想他们在美国弄得你很沮丧。但你都安顿好了，对吗？我是说，所有的投资都安顿好了。”

“每一件事都安排妥当了。”我说，“我们未来生活的每一件事都安排好了。我们辉煌的，辉煌的未来。”

“你的话怪怪的，我想看看利平科特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我抽出信，打开它。除了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张剪报之外，什么也没有。这不是一张新的剪报，相当陈旧、干黄。我低头凝视着它。上面是一幅街道的照片。我马上认出了这张照片上以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为背景的街道。这是汉堡的一条大街，有些人正朝摄影师走过来，其中两个人手挽手走在前面，是我和格里塔。看来利平科特早已知道。他一直都知道我认识格里塔。肯定是谁把剪报寄给了他，可能并非出于恶意，也许仅仅是觉得认出格里塔·安德森走在汉堡的大街上很好笑。他知道我认识格里塔，我想起他曾那么特别地问我是否遇见过格里塔·安德森。我当然矢口否认，但他早就知道我在说谎。这一定引起了他对我的怀疑。

我突然怕起利平科特来了。当然，他也许还没有怀疑我杀了埃利，尽管他心里疑惑。也可能他已经怀疑过了。

“瞧，”我对格里塔说，“他知道我们彼此认识，他一直都知道。我一直恨这条老狐狸，他也恨你。”我说，“当他得知我们要结婚后，他会起疑心的。”随后我就明白了，利平科特肯

定怀疑格里塔和我将要结婚、怀疑我们彼此认识，甚至怀疑我俩是一对情人。

“迈克尔，你能不能改掉诚惶诚恐的毛病？是，我是这么说的，诚惶诚恐的毛病。我佩服你，一直都佩服你，但现在你崩溃了，你害怕每个人。”

“别那么说我。”

“好吧，可那是真的。”

“漫漫长夜。”

除此而外，我想不出说什么。我至今都不懂那意味着什么。漫漫长夜，意味着黑暗，意味着我身在其中不被发现。我可以看见死者，而死者却看不见我，尽管我还活着。他们看不见我，因为我没在那儿。那个真正爱着埃利的男人已不复存在，他自愿融入了漫漫长夜。我深深弯下腰，头触着地。

“长夜。”我再次说道。

“别再说了。”格里塔怒喝道，“站起来，像个男子汉一样，迈克尔，别被这个荒唐的迷信吓倒。”

“我怎么能不被吓倒呢？”我说，“我已经把灵魂卖给了吉卜赛营地。吉卜赛营地从来都不安全，它对任何人都不安全，它对埃利来说不安全，对我来说不安全，甚至对你也不安全。”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站起来，向她走过去。我爱过她。是的，我仍带着最后一股浓厚的性欲爱着她。但爱、恨和欲望不一直都是一回事儿吗？三合为一又一分为三。我从未恨过埃利，但我恨格里塔。我从恨中体验到快乐。我全神贯注地，带着按捺不住

的欣喜的愿望去恨她——我等不到安全的解决办法，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一点点儿向她走去。

"你这个臭婊子！"我骂道，"你这个可恶的迷人的金发婊子。你并不安全，格里塔。我对你来说很危险。你明白吗？我已经学会享受——享受杀人的乐趣。那天，当我获悉埃利骑着马奔向死亡时，我很兴奋。整个上午我都因为杀人而陶醉不已。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面对面地杀人。这次不同了。我想享受到比知道一个人吃了早餐中的胶囊而死更多的乐趣。我想享受比把一个老妇人推下采石坑多得多的乐趣。我想用手杀人。"

格里塔现在害怕了。她，正是我在汉堡一见就委身的那个人，是那个我遇到后就为她装病，把工作抛在脑后，只求和她朝夕相伴的人。是的，我那时从灵魂到肉体，都属于她。现在我不属于她了。我是我自己，我正步入另一个我梦想已久的领域。

她害怕了。我爱怜地看着她的恐惧，握紧了掐在她脖子上的双手。是的，直到现在，当我坐在这儿写下一切时（请注意，这是一项非常快乐的工作），写下所有关于你的一切，你的所思所想以及怎样骗过每个人——是的，这很精彩。杀死格里塔时，我异常快乐。

6

之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的意思是，事情在此时达到了高潮。我想，有人常忘记一条，已经没什么更好的东西

值得追寻了，你们已经掌握了全部内情。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块儿来的。他们不可能一块儿来，因为他们不会任由我杀死格里塔。我注意到上帝先来了。我不是指上帝，我糊涂了，我说的是菲尔波特少校。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他对我也不错。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像上帝，我想。我的意思是假如上帝是一个凡人而不是在高高的天堂里的超自然的东西。他是个非常普通的人，既普通又慈祥。他照看着所有的人和物，尽其所能为人服务。

我不清楚他对我了解多少。我记得那个早上，当他在拍卖行里说我"末日将至"时，他奇怪地看着我的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我那天恰好"末日将至"。

随后我又想起当我们坐在一座小土堆上，埃利例行地骑着马……我不知他是否在那时就知道我和此事有关，抑或产生了一些想法。

在格里塔死后，恰如我所述，我坐在椅子里，低头凝视着我的香槟酒杯。它空着。什么都是空的，根本上是空虚的。只有一盏灯亮着，是我们点亮的，我和格里塔，但它被放置在角落里。它没发出多少光，而太阳——我想太阳早就落山了。我只是坐在那儿，傻呆呆地困惑着，考虑下一步将发生什么。

我想，人们在那时云集而至。可能一大堆人立刻就来了。他们非常安静地到来，一定是这样，否则我就不会听见和注意到任何人。

如果桑托尼克斯在这儿的话，他可能会告诉我该做什

么。桑托尼克斯死了。他走了一条与我迥异的路，因此他在也没什么用。实际上，任何人在此都于事无补。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萧医生。他那么安静，我起初几乎不知道他在这里。他站得离我很近，似乎若有所待。过了一会，我觉得他在等我说话。我对他说：

"我回来了。"

在他身后有一两个人动了一下。他们看来是等候，等候他要做些什么似的。

"格里塔死了，"我说，"我杀死了她，我希望你最好把尸体运走，行吧？"

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闪光灯，一定是警方摄影师在给尸体拍照。萧医生转过头来厉声说道：

"还不行。"

这时他把脸转向我。我倾过身去，说：

"我今晚看见了埃利。"

"真的吗？在哪儿？"

"站在外面的一棵冷杉树下。你知道的，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我停下一会，然后说："她没见到我……她看不见我，因为我没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那使我心神不宁，那使我非常忐忑不安。"

萧医生问："东西在胶囊里，是不是？胶囊里的氰化物？那天早上你交给埃利的东西？"

"那是用来治她的花粉热的，"我说，"她骑马时常服一粒以防止过敏。格里塔和我在其中的一两粒内装了从花房采来的蜂毒，然后再把它们合起来。我们在'荒唐之地'做的

这一切。很聪明，是吗？”我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奇怪的笑，我亲耳听到了。它听起来更像一阵古怪的“格格”声。我说：“你们已经检查了她带的所有东西，是吗？你们检查了她的脚踝、安眠药和抗过敏胶囊。可它们却没问题，对吧？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是无害的。”

“的确无害，”萧医生说，“它们都是无辜的。”

“那一着实际上相当聪明，对吧？”

“你们的确很聪明，但还不够聪明。”

“我一直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的。”

“当第二起命案出现后，我们就发觉了。这起死亡你本来没有刻意让它发生。”

“克劳迪娅·哈德卡斯尔？”

“对，她和埃利死因相同。她在猎场从马上摔下来。克劳迪娅也是一个健康的女人，但却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时间不长，他们几乎马上就把她扶起。这时氰化物的气味还在弥漫。如果她像埃利一样在野地里呆两个小时，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闻不到，什么也发现不了。然而，我不知道克劳迪娅怎么得到的胶囊。除非你们在‘荒唐之地’留下了一粒。克劳迪娅时常去那儿。在那儿发现了她的指纹，并且她在那儿掉了一只打火机。

“我们必须相当仔细，把这些细节拼凑起来非常困难。”

这时我说：

“你怀疑我和埃利之死有关，是吗？你们所有的人？”我看着四周模糊的人影，“也许你们所有的人？”

“常常只有一个人知道。但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能采取

什么措施。”

“你该早就警告我。”我谴责地说。

“我并不是一个警察。”萧医生说，“我是一名医生。”

“我不需要医生。”

“这还有待观察。”

我看着菲尔波特，说：

“你在做什么？来这儿评判我，主持对我的审判？”

“我只是一名治安官，”他说，“我是作为一位朋友在这儿的。”

“我的朋友？”我吃了一惊。

“埃利的朋友。”他说。

我不能理解。这些对我都没有意义，但我却不由得感到相当重要。他们都在这儿。警官和医生，萧和业务繁忙的人——菲尔波特。整个过程很复杂。我开始不省人事。你看，我太累了。我常常突然感到累，然后就人睡了……

人们来来去去地探视我。各色各样的人。律师，一个律师，跟他一起的还有其他几类律师；医生，好几个医生。他们不停地聒噪着，而我并不想回答他们。

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停地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有。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说我需要一枝圆珠笔和一大堆纸。我想，你看，把所有的事都写下来，它们是怎么发生的。我想告诉他们我的感觉和想法。我对自己想得越多，我越觉得对每个人来说这都会很有趣。因为我很风趣。我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做了相当有趣的事情。

那些医生（至少一位医生）似乎以为这是个好主意。我

说：

“你们常让人们供述，那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供词写出来呢？或许有一天，每个人都能读到它。”

他们让我写了。我不能长时间不停地写。我常感到疲劳。有些人用了一个像是“减轻责任”的词，而其他人不同意。有时他们也不想想，我正在听。因此我不得不出庭，我让他们拿来我最好的衣服，因为我得在那儿有一个良好的形象。看起来他们派了一些侦探来监视我。有很长时间，那些新来的护理人员，我想他们是被利平科特雇的，或是准备审判我。他们了解到我和格里塔之间相当多的事儿。真有趣，自格里塔死后我从没多想过她……我杀了她之后，她对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我竭力想找回掐死她时拥有的那种辉煌的胜利感。但就连那种感觉也逝去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带我妈妈来看我。她站在门口看着我。她不再像往常那样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觉得她的目光中充满了悲哀。她没多说什么，我也没有。

她说的是：

“我努力了，迈克尔。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一直担心我会失败。”

我说：

“好了，妈。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那时我突然想，这是桑托尼克斯说过的，他也为我担心。他同样无能为力。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可能除了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我不时想起——想起那

天，埃利对我说："当你那样看我时，你在想什么？"我说："哪样？"她说："仿佛你很爱我。"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

我想我的麻烦是我想要的东西总是太多，追求它们时，我采取了走捷径和贪婪的办法。

那天，当我第一次在吉卜赛营地邂逅埃利，当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时，遇到了埃丝特。那天，她把警告注入我的头脑中。她要我警告埃利，她要因此而得到报酬。我知道她是那种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的人，我给了她钱。她开始警告埃利，让她觉得正处在危险中。我想更有可能的是埃利死于恐惧。那一天，我现在知道，我敢肯定，埃丝特被震骇了。她真的为埃利之死感到惊骇。她曾警告埃利，警告她离开，别和吉卜赛营地发生任何关系。当然，她也警告埃利别和我有任何关系。我没理解她的告诫，埃利也没有。

埃利是怕我吗？我想一定是的，尽管她自己并不知道。她知道有什么威胁着她，她知道这儿有危险。就像我妈妈一样，桑托尼克斯也知道我的邪恶，可能他们三个都知道。埃利知道但不介意。很奇怪，太奇怪了。我现在知道了。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真的，非常快乐。我希望当时能知道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本来有机会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我却一转身而去。

看起来很奇怪，不是吗，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

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

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长夜……这就是我的故事的结尾。

我的终点就是起点……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但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的故事又从哪里开始的呢?我必须试着想一想……